佛祖歷代通載序　　冊一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爲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遥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

冊一

衆者莫盛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絶奇偉之士生摩騰敭等相爲羽翼翻譯經義盡爲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至有遂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陁耶舍遠相從游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涼廣華嚴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律教於南山金剛啓秘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豪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磨之来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傳法正宗我

冊一

國朝秘密之興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畧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録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録豈無遺闕近世有爲佛祖統紀者僭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禪寺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悦之外博及羣書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衣法嫡傳之

冊一

衍正派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考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二十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情世界道果無爲五論則我

冊一

世祖皇帝時
嘉思八帝師對
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褻謬妄存其證信不誣而佛道世道

汙隆盛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瀉山有問於仰山仰山每有年代深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則此書宜在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菴道人

廣集序

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

夫語言文字載道之器傳遠之用歷千古徵簡牘何以紀事考實耶

大成至聖春秋作而賊亂懼

大覺世尊經律集而賢哲興其五經六藝諸

冊二

子百家立言垂訓後之来學明今酌古遊心仁義非編冊之益乎佛祖歷代通載梅屋禪師之所作也其文博其理明敘事且實出入經典考正宗傳殊有補於名教至正辛巳輸林道園廣公序冠其首益尊肇之禪師世居

華亭黃姓父文祐母楊氏初祈嗣於觀世音
忽一夕夢僧龐眉雪髮稱大長老託宿焉因
而娠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誕于夜神光
燭室異香襲人逾日不散既長喜焚香孤坐
風骨秀異氣宇英爽年十二懇父母求出家
母鍾愛之誘以世務終莫奪其志遂舍之依
平江圓明院體志習經書尚倜儻財慕義
稷心律典元貞乙未江淮總統所授以文憑
薙髮受具弱冠遊江浙大叢林博究群經宿
師碩德以禮為羅延之皆撝謙弗就至大戊
申佛智晦機和尚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
禪師徃參承值上堂佛智舉太原孚上座閙
角聲因緣頌云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
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関有省於言
下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遂俾掌記室嘱
之曰真吾教偉器外護文苑之奇材也服勤
七年延祐乙卯佛智遷徃山禪師職後版表
率明年
朝廷差官理治教門承遵選端世嘉興祥符
至治癸亥夏五乘驛赴
京緡寫黃金
佛經暇日得以觀光三都遊覽勝槩禮五臺
異殊室利披燕金遺墟之跡由以動司馬撰
書之志出入翰相之門討論墳典陞諸名師
堂奥講解經章如司徒雲麓洪公別峯印公
皆尊愛之
帝師命坐授食閙大喜樂容乘之要自京而
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服其
有德自非宿有靈姿稟慧多生曷以臻其明
敏著述祖禰彰顯正教致公卿大人萬敬也
耶至大閒愚執侍佛智薩奉教于禪師知梗
槩而序之禪師諱念常梅屋其號焉至正四
年三月松江余山昭慶住持比丘覺岸謹序

佛祖歷代通載凡例

一世祖皇帝玉音一百段出弘教集實帝
師大臣欽承對旨謹置于編

一帝師所說彰所知論冤于篇者尊之也

一吾佛世尊未生以前時代本不與書欲
一往古帝王即位改元崩殂及僭國之主
一帝王於聖教御製贊序及大臣碩儒撰
述其間有關大教者皆具載焉

一僧道對折論辨詳收始末以備參考

一世尊示滅之後凡經百年必書其於旃
檀像及教被東土之年倣此

一佛祖傳法偈翻譯詳見梁大同六年

一教門隆贊並依史籍編錄使來學知有
自焉

一諸祖事實備載于示寂之年倣先經終
義之例

一昇山居士鳴道集說凡二百一十七篇
今錄一十九篇蓋彰其識見耳

一教門事要異同訛正略加考定據諸傳
記摭集不以私臆謬加論辨或恐繁
失於冗簡失於陋以竢博雅之士改
而正之

一太史公史記稱黃帝三十八年命風后

定甲子始因而編之隨年列爲横層
于上

佛祖歷代通載凡例終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

第一卷

七佛偈
日輪
諸星宿
彰所知論器世界品
月輪
妙高山三十三天
人祖大梵
器世界壞并贊
天皇
人皇
有巢氏
伏羲氏
神農氏
少昊
帝嚳
唐堯
夏后氏
周文王
成王立七廟制
四國諸侯

第二卷

盤古王
地皇
五紀
燧人氏
社神
黄帝
顓頊
世尊示說法
老王
第一祖摩訶迦葉
屬王
二祖阿難
宣王
三祖商那和修
平王
四祖優波毱多
莊王
五祖提多迦
襄王
六祖彌遮迦
定王
老聃生于楚
靈王
孔子生于魯
景王
八祖佛陀難提
敬王
九祖伏馱密多
貞定王
十祖脇尊者

第三卷

周昭王
世尊示降生
穆王
世尊示成道
慶舜
殷湯
武王
穆神
康王
世尊示出家
稱像緣起
世尊示涅槃
秦非子
上座大衆二部
王殺杜伯感報
十一祖富那耶舍
顯王
十二祖馬鳴大士
赧王
十三祖迦毘摩羅
七祖婆須密

第四卷

周安王

秦始皇
室利防等十八化人　十四祖龍樹尊者
西漢文帝
十五祖迦那提婆
武帝
十六祖羅睺羅多
昭帝
十七祖僧迦難提
宣帝
論師無著天親
成帝
十八祖伽耶舍多
新室王莽
十九祖鳩摩羅多
東漢明帝
帝夢金人
摩騰竺法蘭
二十祖闍夜多
第五卷
安帝
教流東土
釋道比較焚經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桓帝
安世高至洛
靈帝
竺佛朔至洛
獻帝
牟子理惑論
袁宏論佛
二十三祖鶴勒那
三國魏文帝
罽先主
吳大帝
維祇難支謙
明帝
曹植傳
齊王芳
康僧會至吳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高貴鄉公
罽賓賊亂累釋
吳關澤論佛
曇摩迦羅等傳律

二十二祖摩拏羅
黃巾作叛
漢史范曄論釋
康孟詳大力至京
道始作靈寶醮章

陳留王
沙門朱士衡講經始
第六卷
西晉武帝
吳皓毀神祠及梵宇
育王塔緣起
惠帝
鮑靚撰三皇經
愍帝
維衛迦葉石像至吳
元帝
沙門吉友至建康
明帝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成帝
三藏惠理至杭
何充議不應拜俗
穆帝
佛圖證示寂
沙門于法開賢術
釋淮公入寂

哀帝
詔竺潛講經
郗超慕佛
廢帝
釋道安法師論
許詢
簡文帝
詔法曠檄星
第七卷
東晉武帝
東林惠遠法師
符秦德星現獲安什
北魏道武皇帝
安帝
太山竺僧朗 卅一
羅什法師論
道融與婆羅門辯論
僧敭四海僧望
天竺弗多羅尊者
桓玄下書令僧辇俗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
劉遺民卒
秦主姚萇感報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北魏興佛教詔 十
道碩僧正
道恒道標抗表行道
僧肇詳定經論
佛陀耶舍尊者
佛陀跋駄被擯
法果初受封爵
三藏曇無讖至姑臧
恭帝
北魏崔浩駁罷之論
齊著作魏收佛老志
第八卷
宋文帝
神僧杯渡
帝幸大莊嚴寺
求那跋摩三藏
帝幸曲水
詔法瑗主天保寺
魏冦謙之修張魯術
魏武受籙建靚輪宮
沙門曇始至魏救法
魏又下詔復釋
詔求那跋陀羅
中興寺寶亮法師
右司陳僧辇俗
招淵明入社
法顯西天取經始
道生法師堅石爲徒
玄高禪師被譖
求那跋陀羅入朝
謝靈運伏誅
蕭京尹請制建寺像
惠琳叛教獲報論
浩譖太子及僧玄高
魏武詔誅天下沙門
魏崔皓伏誅論
朱靈期遇聖僧
廢帝
凱勒王送佛衣
明帝
寶誌大士 卅一
詔僧瑾爲僧正
齊太祖
帝幸僧遠所居
武帝
勅法獻爲僧主
寶誌獄中顯化
顧歡夷夏論
孟景翼正一論
魏詔度僧尼
東昏侯
陳顯明造步虛經
和帝
僧伽跋陀羅律藏
第九卷
梁武帝
姚興敘重僧導
廢帝
康居郁頒公 十三
魏史釋老志
玄暢首述華嚴頌論
曇超爲龍說法
司徒袁粲駁夷夏論
張融作門律關之 論

陶弘景造太清經
郗氏夫人求懺
何點何胤不仕
魏主尚釋
帝製涅槃疏序
沈休文中食論
惠皎著高僧傳
帝受歸戒
僧蔵諫帝律僧
魏評釋道
紹祖達磨大師論
劉勰出家
惠約法師
譯佛祖偈始末
古今書籍之數
梁史魏徵論
簡文帝
北齊台宗慧文禪師
元帝
真諦三蔵
荆山居士陸法和
詔誌公任便宣化
帝舍邪歸正願文
帝注大品命法雲講
詔僧旻講勝鬘經
宗廟祭祀戒殺
魏胡太后建寺
僧朗及道英神異
僧達入水觀
蔵登御座
魏書佛老志
昭明太子
雙林傳大士
高王經緣起
隱士阮孝緒
逆賊侯景反

北齊詔稠禪師
敬帝
北齊勅陸修靜與羣臣鬬角試
齊著作王劭述佛
周惡黒衣廢釋
煬帝
詔僧遵率俗明瞻登對而罷
三祖僧璨大師
恭帝
神僧法喜傳并論
第十一卷
唐高祖
詔僧道論議定優劣
李師政内德論辨惑篇附
太宗
帝問羣臣治政難易
玄奘往西天求法
勅建寺以度陣亡
勅塋玄琬法師
傅奕疏請滅釋
詔汰釋道二教
太子問張士衡奉佛事
勅魏王泰祭度世南
惠琳被譖
傅奕感報
帝幸弘福寺

第十卷
陳高祖
柏岩稠禪師
寶瓊法師
廢帝
天台惠思禪師
宣帝
周武命三教伸述利病
周武滅佛
道安著二教論
靜藹以法滅舍身
隋文帝
下詔復教
釋尼智仙傳
李士謙聆報應說
甄鸞上笑道論
周武登座序廢立義
任道琳伸請復教
法師曇延授帝八戒
律師玄蔵陪駕
二祖慧可大師
天台智者禪師
文中子講道負苓篇附并論
詔問洪山智舜禪師
詔三十州建塔
闍那笈多譯法華經
丞相蕭瑀傳

祇羅國主仰唐聲教　原州瑞石記國禎祥
玄奘齎經歸朝　三藏進新譯經請序
祕識女主代有天下　帝勸奘師罷道爲政
奘陳辭願終身行道　帝製三藏聖教序 謝表附
太子繼聖教序　賜奘百金磨衲
詔創弘法院留奘師　詔建大慈恩寺
詔奘陪駕　史贊并論

第十二卷

唐高宗

四祖道信大師　勅建大慈恩塔

惠寬禪師及姐信相　天竺一致書奘師 答書附
立法師斥呂才論　制設官監護譯經
御製大慈恩寺碑 謝表附　奘法師示疾
詔辨二教先後　牛頭法融禪師
追僧道論議　奘法師表辭還山

復追僧道論議　屈僧拜俗道宣上疏
法師玄奘示寂　道世法師辯道經真僞
南山道宣律師　詔僧道定奪化胡經
五祖弘忍大師 史贊附　佛陀波利尊者
慈恩窺基法師　道世著法苑珠林

則天武后　始定妓服及建明堂
中宗　譯華嚴大經　慶山始出
房融潤文譯楞嚴　詔嵩山惠安禪師　詔康法藏爲僧
大通神秀禪師 張說作記　歙僧錢鑄佛像論 也
詔嵩山惠安禪師　鑄像成百像禮祀　淨義三藏自西土回
詔僧道齊行並集　詔賢首法藏講新經 疏

詔三藏實义難提　詔六祖不起
名道岸律師授戒　神僧萬回法雲公論
詔一行赴闕不起　安國師卒

第十三卷

唐睿宗

六祖惠能大師　泗洲大聖
玄宗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
永嘉玄覺禪師
嵩岳元珪禪師 論附
宋璟禮六祖塔

智昇上藏經目錄　一行製黃道儀成
郭行女嘗齋感報　牛雲求聰感應
日本始有律　三藏菩提流志卒
嵩山破竈墮　一行示寂論
般若心經序 張說作 重定五服制 十七
三藏金剛智卒
恒州張果先生　義福禪師卒
不空三藏降狂象論　三藏無畏卒
李長者著華嚴合論　法秀献田向寺玉篇
興唐寺普寂卒　青原行思禪師

詔本淨禪師赴闕　南嶽懷讓禪師
詔道士吳筠問道　制僧尼給祠部始
詔不空驗羅思遠　鶴林玄素禪師
詔立毘沙門天王祠　台宗左溪玄朗禪師
天台法門議 梁肅作　魯山元德秀卒 論

肅宗

閻州斬畫像　納錢度僧道始
新羅無漏凌空立化　詔南陽惠忠禪師
詔置放生池碑 柳公權書附　王摩詰卒
真如升天授十三寶

第十四卷

唐代宗

良賁造新仁王經疏　道義始作盂蘭盆會

杜鴻漸問法於無住禪師　論

各忠國師試太白山人

牛頭惠忠禪師

不空三藏碑　嚴郢作

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作

史華與僧崇惠角法

詔旣源問無縫塔話

詔徑山國一禪師

忠國師試大耳三藏　論

雲一律師碑　梁肅作

撫州寶應戒壇記　顏真卿作

李源訪圓澤

天柱山崇惠禪師

德宗

千臂千鉢文殊經序　南岳明瓚禪師

荊溪湛然禪師　止觀統例　梁肅作

御製大乘六波羅密經序

十五

馬祖道一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詔清涼講華嚴經題

東林熙怡律師碑　許堯佐作

雲峯法證律師

東都聖善凝公

十六

大珠惠海禪師

詔清涼講華嚴經題

重巽赴中丞請序　孟簡作

上弘律師碑　白樂天作

詔迎佛骨韓愈排佛表

潮陽大顛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澹

南嶽般舟和上碑　子厚作

順宗

鸚鵡舍利記　韋皐作

第十五卷

唐憲宗

蘇湖大義禪師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劉

江西北蘭讓禪師

信州草衣記　德輿撰

寒山拾得豐干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　論

上問政寬猛孰先

上問澄觀華嚴法界

無著禪者入五臺

龐居士

永州淨土院記　子厚作

道樹法師降天幻

大明律師碑　子厚作

十七

五臺鄧隱峯

布毛會通侍者

陝右馬郎婦

台教元浩禪師

韓潮州過天顛辨論

十八

柳州刺史子厚

穆宗

烏窠禪師

龍潭崇信禪師

王智興罰禁置戒壇

第十六卷

唐敬宗

詔劉從政資質仙事

文宗

藥山惟儼禪師碑

蘇州重玄石經碑　白居易作

凌行婆

李訓上跋沙汰僧尼

大達法師碑　裴休作

圭峯宗密禪師

十九

北山神清法師

詔無業禪師不赴

杭永福石壁經記　元徽之作

福州古靈禪師

武宗

潭州雲岩晟禪師

作望仙臺於禁中

詔下廢釋　裴休

宣宗

勅併省天下佛寺　帝銳意永仙詔　佛道論議

詔復釋氏
貶李德裕詔
黃檗希運禪師
詔弘辯問南北宗旨
溈山靈祐禪師
詔羅浮軒轅問攝生
（十卷）
補陀示現事跡
第十七卷
唐懿宗
大慈寰中禪師
臨濟義玄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
裴相國禪源詮序
僖宗
夾山善會禪師
昭宗（此下十三朝）
仰山慧寂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五代
梁太祖朱溫
雪峯義存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惟勁集寶林傳
末帝
明州布袋和上
唐莊宗李存勗
興化存獎禪師
（卷一）
明宗
長慶惠稜禪師
晉石敬瑭
打鍾息苦緣起
遼主德光御汴宮
漢劉知遠
雲門文偃禪師
周郭威
南院惠顒禪師
世宗
詔廢釋造僧帳
（卷二）
第十八卷
宋太祖
詔雕佛經一藏
風穴延沼禪師
聖節設立試僧科
（卷三）
清涼文益禪師
德韶國師示寂
永明智覺禪師
吳越王作宗鏡序
太宗
御製三藏聖教序
詔立譯經院
香林澄遠禪師
首出省念禪師
真宗
帝製繼聖教序
詔諸路建天慶觀
汾陽善昭禪師
大陽警玄禪師
長水子璿法師
御製廣燈錄序
楊岐方會禪師
李覯留意佛書
（卷四）
詔懷璉禪師住淨因
華嚴道隆禪師
天衣義懷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英宗
宗鏡後序（楊無爲作）
贊寧脩大宋僧傳
趙普報應
南安巖尊者
道原集傳燈錄
孤山智圓法師
賜天台教入藏
四明法智講師
慈雲遵式懺主
慈明楚圓禪師
言法華
浮山法遠禪師
（卷五）
雪竇重顯禪師
達觀曇頴禪師
歐陽脩問臨終事

雲峯文悅禪師
第十九卷
宋神宗
圓通居訥禪師
白雲守端禪師
吉州慶閒禪師
嘉興真如法堂記 司馬光作
金國李屏山論
金國屏山有辨
哲宗
詔賜民間寺額
明教契嵩禪師
華亭惠辨都師
舒州義青禪師
明道厭科舉立論
法雲善本禪師
大樹惠持入定
女真叛遼
靈芝元照律師
黃龍惟清禪師
上聽林靈素講經
改佛號滅僧寺
覺範德洪禪師
第二十卷
南宋高宗
上聽林靈素講經
改佛號滅僧寺
覺範德洪禪師
西竺蘇陀室利
虎丘紹隆禪師
牧庵法忠禪師
感山曉瑩禪師
孝宗
圓悟克勤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
真歇清了禪師
宏智正覺禪師
蔡京食鵝感夢
帝幸玉清昭陽宮
死心悟新禪師
林靈素以術要君
佛鑑惠懃禪師
大金立國
張無盡傳
詔道法師復僧服 北澗銘附
送憲拱辰參照覺 張無盡作
晉水淨源禪師
蘇老泉圓覺院記
圓通法秀禪師
玉泉承皓禪師 平
淨因道臻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瑞光宗本禪師
徽宗
御製續燈錄序
靳州五祖法演禪師
徑山宗杲禪師
石室祖琇禪師
慶壽教玕禪師
帝製原道論 拜觀音贊
德藏可觀法師
第二十二卷
帝註圓覺經賜徑山 宋遣宇文虛中使金
光宗
王孝禮言影表
寧宗
靈隱崇岳禪師 平一
紫微觀記 元遺山作
吽哈囉悉利幢記
資壽尼無著禪師
第二十一卷
大元太祖皇帝
天竺此庵宗印講師
憲宗
慶壽海雲印簡大師
世祖上
琴劉秉忠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制
帝師說鵡磨儀軌序
諡劉太保文貞制
聖旨僧道辨析
辨偽錄隨函序
劉太保神道碑
帝師贊惠八行狀
焚諸路道藏經碑
辨偽錄十四章 一之八

世祖下
辨偽錄九之十四
焚道藏經下火文
江南禪教登對錄
世祖弘教玉音百段 卷一
成宗
五臺眞覺文才國師
武宗
勅撰臨濟正宗記
上都華嚴至温禪師
仁宗
三藏沙囉巴譯師
勅建瑞像殿記
京都崇恩講講師
三藏達益巴國師
英宗
詔各路建帝師殿碑
玉山普安寶殿講師
大都妙善尼舍畫壇
今上皇帝萬萬歲
諸禁道藏經品目
僧道持論經名衔
徑山雲峯妙高禪師 卷五
脞巴金剛上師
乞台薩里碑
華僧衙門論
秦州普覺英辨論師
加封普庵宣命
京城普慶法聞律師
京師寶集妙文講師
玉堂普寧可性講師
天目中峯明本國師
臨壇大德受沒律師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終

佛祖歷代通載序凡例及目錄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〇六頁上一行「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序」，清作「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下同。

一 八〇六頁上四行第九字「遂」，徑、及「序」各一行。

一 八〇六頁上一行「佛祖歷代通載序凡例及目錄」，清作「三末多王」。

一 八〇七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拜下」，清作「拜」。下同。

一 八〇九頁下一九行「佛圖證」，徑、清作「佛圖澄」。

一 八一〇頁中一五行「崔皓」，清作「崔浩」。

一 八一一頁下一七行「勑魏王泰祭虞世南」上，徑、清有卷次「第十三卷」。

一 八〇六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二序」，清作「三十六卷」。

一 八一二頁上八行「第十二卷」，徑、清作「第十四卷」。

一 八一二頁上一七行前，徑、清有卷次「第十五卷」。

一 八〇八頁上三行「凡例終」，清無。

一 八〇八頁上四行「佛祖歷代通載目錄」，徑作「佛祖歷代通載目錄卷第一」；清作「第一卷目錄」。

一 八〇八頁上五行「第一卷」，徑、清作「第二卷」，下至「第十一卷」，卷次例同。

一 八〇八頁上一〇行「三末多王」，清作「三末多王」。

一 八〇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拜下」，清作「拜」。下同。

一 八一〇頁中一五行「崔皓」，清作「崔浩」。

一 八一一頁下一七行「勑魏王泰祭虞世南」上，徑、清有卷次「第十三卷」。

一 八一二頁上一七行前，徑、清有卷次「第十五卷」。

一　八一二頁中一四行「第十三卷」，徑、清作「第十六卷」。
一　八一二頁下八行「法秀献回向寺玉簫」上，徑、清有卷次「第十七卷」。
一　八一三頁上一行「第十四卷」，徑、清作「第十八卷」。
一　八一三頁上一三行「南岳明瓚禪師」上，徑、清有卷次「第十九卷」。
一　八一三頁中五行「第十五卷」，徑、清作「第二十卷」。
一　八一三頁中一七行「重巽赴中丞請序」上，徑、清有卷次「第二十一卷」。
一　八一三頁中一六行「智海慕喆禪師」上，徑、清有卷次「第二十二卷」。
一　八一三頁下六行「第十六卷」，徑、清作「第二十二卷」。
一　八一三頁下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徑、清有卷次「第二十三卷」。
一　八一四頁上七行「第十七卷」，徑、清有卷次「第二十四卷」。
一　八一四頁上一一五行夾註「此不十三處」，清作「此下十三處」。
一　八一四頁上一六行「趙州從諗禪師」上，徑、清有卷次「第二十五卷」。
一　八一四頁中一七行「第十八卷」，徑、清作「第二十六卷」。
一　八一四頁下一〇行前，徑、清有卷次「第二十七卷」。
一　八一五頁上二行「第十九卷」，徑、清作「第二十八卷」。
一　八一五頁上五行「惠辨都師」，清作「惠辨禪師」。
一　八一五頁中一四行「曉瑩禪師」，徑、清作「曉瑩禪師」。
一　八一五頁中一一行與二行之間，徑、清有卷次「第三十一卷」。
一　八一五頁下九行「第二十一卷」，清作「第三十二卷」。
一　八一五頁下一八行「焚諸路道藏經碑」上，徑、清有卷次「第三十三卷」。
一　八一六頁上四行「徑山雲峯妙高禪師」上，徑、清有卷次「第三十四卷」。
一　八一六頁中卷末經名，清作「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卷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七佛偈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毋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寡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毋稱戒居槃翼城坐博洛义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名扶遊二名鞞多摩侍者舜滅于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德毋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毋善勝居清淨城坐優曇婆羅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鞞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毋財主居波羅柰城坐尼拘類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進單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姓刹利父淨飯天毋大清淨居舍衛城坐菩提樹下說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姓刹利父淨飯天毋大清淨居舍衛城坐菩提樹下說法一會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度人無數神足二一舍利弗二目揵連侍者阿難子羅睺羅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悉數也世尊有云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故按佛名經紀過現二劫千如來暨于釋迦但標七佛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佛祖偈讚譯乃高僧雲啓一同天竺那連耶舍三藏於龜茲國譯出本末載於梁

大元帝師發合思巴說
彰所知論
　寧瑎江淮福建等處釋教總統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沙羅巴譯
器世界品
　器世界所成之體即四大種種具生故地堅水濕火暖風動是等大種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析釋彼七隣虛爲一極微彼七極微爲一微塵彼七微塵爲一透金塵彼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彼七透水塵爲一兎毛塵彼七兎毛塵爲一羊毛塵彼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彼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彼七遊隙塵爲一蠛蠓量彼七蠛蠓量爲一蚪量彼七蚪量爲一麥量彼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此是度量世界身相成世界因由一切有情共業所感云何成耶從空界中十方風起互相衝激堅密不動爲妙風輪其色青白極大堅實深十六洛叉由旬廣量無數由暖生雲名曰金藏降注大雨依風而住謂之庶海深十一洛叉二萬由旬廣十二洛叉三千四百半由旬其水搏激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即金地輪故水輪減唯厚八洛叉餘轉成金厚三洛叉二萬由旬金輪廣量與水輪等周圍即成三倍合三十一百五十由旬其前風輪娑羅海廣一萬由旬六洛叉一萬二百五十由旬其前風輪娑羅海廣一萬由旬四修騰婆羅海廣五千由旬六毘泥怛迦婆界底地水二輪四洲果底於地輪上復澍大雨即成大海被風鼓擊精妙品聚成妙高山中品聚集成七金山下品聚集成輪圍山雜品聚集成四洲等其妙高體東銀南琉璃西玻梨珂北金所成餘七唯金四洲地等檁品所成彼輪圍山唯鐵所成其妙高量入水八萬繞絡那下於餘山皆悉高妙故曰妙高然後次第七金山者一踰乾陀羅高四萬由旬二伊沙陀羅高二萬由旬四修騰婆羅高一萬由旬其外有輪圍山高二百一十二由旬半彼山二山相去三洛叉二萬二千由旬其外海水雖無有分由妙高色東海色白南海色青西海色紅北海色黃現是等色故稱四海是彼周遭三十六洛叉七百五十由旬外輪圍山周圍三十六洛叉二千六百由旬三伊沙陀羅高二萬由旬四修騰婆羅高一萬由旬其外海南贍部洲者狀如車廂狹向鐵圍三由旬半餘三邊者各二千由旬周圍六千三由旬半有二中洲東遮摩羅

摩竭陀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其狀四方面各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池內徧滿八功德水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殑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渡河從牛口中流出頗胝迦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怛河從師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彼四河從無熱池右遶七匝隨方流轉是香山北度二十由旬彼處有岩名難陀岩面各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高三由旬半又有八千小岩其岩北邊二十由旬有娑羅樹王名曰善住其根入地四十（六）丈量高八十丈量七重行樹羅列圍繞東邊度二十由旬有緩流池其狀圓相廣五十由旬周圍一百五十由旬又有八千小池盈八功德水內有蓮華葉若牛皮其莖如軸花若車輪味美如蜜是處又有帝釋臨戰所乘象王名曰善住與八千象寒四月時住金岩所熱四月時住善住所兩四月時住緩流池無熱池側有贍部樹果實味美其量如甕熟時墮水出贍部音龍化為魚吞啖是果殘者遇流成贍部金由此樹名故號贍部此洲向西有烏佃國大金剛宮持種所居金剛乘法從彼而傳南海之中山曰持舡觀音菩薩居止其頂聖多羅母居洲金洲月洲等者係贍部洲餘大洲等小洲亦尒次上空中四萬由旬純淨無礙勝止山下東有五峯文殊菩薩居止其上有等所有受用出如意樹臨沒七日其如意樹出不美音報曰當七日死或曰洲人早舌即割食肉鬼音故曰鴆婁是不美音其外海西洲曰牛貨形如滿月徑二千五百由旬周圍七千五百由旬有二中洲南舍（此云具諂）北揵怛羅鴆怛哩拏（此云儀上）彼洲人等多寶牛貨故曰牛貨洲海山等向下皆悉八萬由旬近金地故近贍部洲星割棘洲金洲月洲等者係贍部洲餘大洲等小洲亦尒次上空中四萬由旬純淨無礙勝堅風輪從右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正而住

日輪者火珠所成徑五十一由旬周圍百五十三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上有金緣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莊成四角日天子等所居宮殿由風運行一晝一夜遶四大洲日行向北時日即長南行時短行南北閒時晝夜停由遊處光即有寒暑為冬夏際北行六月南行六月行至中道曰日月迴星輪歷徧謂之一歲

月輪若水珠所成徑五十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梨珂等奏成四角月天子等所居宮殿是彼日月相去遠近自影增減由增一分即生上半十五分畢謂之圓滿由減一分即生下半自影覆彼十五分畢曰不圓滿由增減故名曰宿空由一晝夜名曰宿地如是三十名曰一月諸星宿者空居天宮諸寶所成其形皆圓小一牛吼中三牛吼大六牛吼周圍三倍

係四王衆

妙高山者有四層級始從水際向上相去十千由旬即四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十六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二層級傍出八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三層級傍出四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四層級從妙高山其頂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止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体金俱用百一樓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桴寶椽寶檐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闕一小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寂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縱廣二倍上度三洛叉二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〇化樂天宮量如離諍百一却敵各有七樓一一寶樓各七小樓各七池沼一一池沼各七蓮華一一華上各有七數童男童女奏種種樂歌舞歡娛善見城東有諸所乘日衆車苑高千由旬南臨戰處曰廉惡苑西諸行處曰相雜苑北游戲處名歡喜苑縱廣同前其苑等外度二十由旬有善地曰衆車廉惡相雜歡喜量同四苑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条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嘌摩蘗歌色白如氍毹面各五十由旬周二百由旬善見

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〇離諍天宮量若妙高山頂二倍上度一億六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〇兜率天宮量如離諍縱廣二倍上度三洛叉二萬由旬於空界中依化樂天宮量如兜率縱廣二倍上度六洛叉四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〇他化自在天宮量同化樂縱廣二倍此即欲界上有初禪如是四洲七山妙高輪圍欲界六天并初禪等謂四洲界一數至千為小千界一小鐵圍山圍繞此小千界一數至千為中千界一中鐵圍山圍繞此中千界一數至千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大鐵圍山圍繞如是有百億數四洲界等皆悉行布鐵圍山等諸洲山閒黑暗之處無有晝夜舉手無見〇初禪天量等四洲界〇二禪天量

等小千界〇三禪天量等中千界〇四禪天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相去量皆倍倍增謂曰色界〇無色界者無別處所若有生者何處命終即彼生處住無色定故曰無色

情世界品

謂情世界總有六種一者地獄二者餓鬼三者傍生四者人五者非天六者天此等六種名義云何謂斫壞肢體故曰地獄飢渴所逼故曰餓鬼傍覆而行故曰傍生意多分別故名曰人摩奘沙義身及受用雖與天同微分鄙劣或由無酒故曰非天阿修羅義從梵身生遊戲娛樂或應供養故謂曰天是提婆義一地獄者贍部洲下過二萬由旬純鐵所成土縱廣正等五百踰繕那壁量四方四角有四大鐵門門有二守捉大鐵叉常住其側遮諸有情不令出離其地平正周匝火焰猛熾流遍其地可愛樂相見者皆生厭離獄卒手執大鐵叉驅諸有情令入獄門入已即閉其門諸有情眾或時馳走或時坐臥或時經行或時跳躑或時遊戲或時娛樂或時飲食或時睡眠或時大小便利或時洗浴或時嚬呻或時歌舞或時哭泣或時憂愁或時苦惱或時悶絕或時號叫或時馳突或時僵仆或時宛轉或時東西或時南北或時上下或時往來或時進退或時屈申或時俯仰或時出沒或時隱顯或時高舉或時下墜或時迴旋或時遍歷或時暫住或時久住或時多住或時少住或時一處或時多處或時一方或時多方或時一面或時多面或時一邊或時多邊或時一角或時多角或時一分或時多分或時一節或時多節或時一支或時多支或時一肢或時多肢或時一體或時多體或時一身或時多身或時一命或時多命或時一趣或時多趣或時一生或時多生或時一苦或時多苦或時一受或時多受或時一觸或時多觸或時一識或時多識或時一想或時多想或時一行或時多行或時一業或時多業或時一果或時多果或時一報或時多報或時一熟或時多熟或時一異熟或時多異熟或時一增上或時多增上或時一等流或時多等流或時一士用或時多士用或時一離繫或時多離繫或時一不離繫或時多不離繫或時一不動或時多不動或時一不退或時多不退或時一不還或時多不還或時一阿羅漢或時多阿羅漢或時一獨覺或時多獨覺或時一菩薩或時多菩薩或時一如來或時多如來或時一轉輪王或時多轉輪王或時一小王或時多小王或時一大王或時多大王或時一天王或時多天王或時一天或時多天或時一龍或時多龍或時一藥叉或時多藥叉或時一健達縛或時多健達縛或時一阿素洛或時多阿素洛或時一揭路荼或時多揭路荼或時一緊那羅或時多緊那羅或時一莫呼洛伽或時多莫呼洛伽或時一人或時多人或時一非人或時多非人或時一男或時多男或時一女或時多女或時一黃門或時多黃門或時一黑業或時多黑業或時一白業或時多白業或時一黑白業或時多黑白業或時一非黑非白業或時多非黑非白業或時一善趣或時多善趣或時一惡趣或時多惡趣或時一善或時多善或時一不善或時多不善或時一有記或時多有記或時一無記或時多無記或時一有罪或時多有罪或時一無罪或時多無罪或時一有漏或時多有漏或時一無漏或時多無漏或時一有為或時多有為或時一無為或時多無為或時一世間或時多世間或時一出世間或時多出世間或時一染或時多染或時一不染或時多不染或時一有學或時多有學或時一無學或時多無學或時一非有學非無學或時多非有學非無學或時一見所斷或時多見所斷或時一修所斷或時多修所斷或時一非所斷或時多非所斷或時一見道或時多見道或時一修道或時多修道或時一無學道或時多無學道或時一非道或時多非道或時一見道所斷或時多見道所斷或時一修道所斷或時多修道所斷或時一無學道所斷或時多無學道

仗同故一增攝四烈河增名曰無渡徧滿
極熱烈灰汁水有情入中或浮或沒或逆
或順或橫或竪被蒸被煮骨肉糜爛如大
鑊中滿盛灰汁置稻米等猛火下然米等
於中上下迴轉舉體糜爛有情亦然設欲
十三
逃避於兩岸上有諸獄卒手執刀鎗傑捍
令回無由得出此河如墊前三似苑彼等
名曰近邊地獄〇八寒獄者一曰水疱二
皰曰疱裂三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嗢喉喉六
裂如蘇鉢羅華此云青蓮華七裂如蓮華八裂

如大蓮華〇水疱獄者生寒氷間極甚嚴
寒隨身生疱曰水疱獄彼壽量者摩伽陀
國所有大斛八十斛麻百年除一若芝麻
盡彼壽亦爾〇疱裂獄者由極嚴寒其疱
而裂黃水漏流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阿

吒吒獄者由大嚴寒咬齒忍耐彼壽量者
倍前二十〇阿波波獄者忍寒音聲彼壽
量者倍前二十〇嗢喉喉者由寒號泣出
是苦聲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蘇鉢
羅華獄者嚴寒身裂如蘇鉢羅華葉彼壽

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蓮華獄者嚴寒身
裂如蓮華開彼壽量者倍前二十〇裂如
大蓮華獄者身裂越前如大蓮華開數多
葉彼壽量者倍前二十孤獨獄者在贍部
提曠野山間一晝一夜受苦受樂相雜受

故八熱地獄八寒地獄近邊孤獨如是名
為十八地獄
二餓鬼者王舍城下過五百由旬有餓鬼
城名曰黃白亦名慘淡彼鬼王曰閻羅法
王共三十六眷屬等居其類有四一者外
障二者內障三者飲食障四者障飲食一
外障者飲食音聲亦不得聞二內障者瘦
微飲食口若針竅不能得入設能入口咽
如馬尾無能得過設若過咽腹若山廓不
能飽滿雖滿腹中胵如草莖無能舉動受

壽半中劫短如蚋等壽一刹那身量無定
四人者住四大洲八中洲等及諸小洲彼
壽量者如贍部洲人初成劫時其壽無量
次後漸減今六十歲次後漸減至十歲間
次復漸增無有定量北鳩婁人定壽千歲

間一萬五千歲或居人間寒林等處食血
肉等皆餓鬼類
三傍生者多居河海亦如酒糟混浸而住
大蓮華獄者身裂越前如大蓮華開數多
以大食小以小食大互相驚怖由海波濤
住所不定或處人天彼壽量者長如龍王

東勝身人壽五百歲西牛貨人壽二百五
十歲除北鳩婁餘有夭橫彼等受用北鳩
婁中食自然稻衣服瓔珞出如意樹餘三
洲者食穀肉等資寶受用彼等身量贍部
提人身量四肘東勝身人身量八肘四牛貨人身十六肘北鳩
婁人身三十二肘人等面相亦如洲狀其
小洲人亦如大洲身各減半故如是說
五非天者妙高水際下過一萬一千由旬
山曠廓閒光明城內阿修羅王曰羅睺羅此云
攝脇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星摩

城內阿修羅王名曰項髮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堅牢城內阿修羅王名曰毘摩質多妙鎮又曰大力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甚深城內阿修羅王名曰毘摩質多羅此云無種種故名衆眷屬居常共帝釋

比對鬪諍城曰具金殿名奏樂如意樹王名即怛鉢嗢聚集之處名曰賢財石名善賢苑名普喜妙喜家喜甚喜善地亦名普喜妙喜家喜甚喜臨戰所乘象名無能敵遊戲所乘象名堅雪馬曰峭脖是等非天共三十三天諍須陀味及修羅女為戰諍故從山廓出身服金銀琉璃玻瓈珂等堅固鎧甲手執劒槊標鏑弓箭領四部軍彼阿修羅王羅睺羅項髮妙鎮毘摩質多羅等或前三來或四皆來是時帝釋五守護衆一住戲海額樂白法龍王等衆與非天軍鬪戰今迴龍若不勝去堅守所共二守護復與修羅鬪戰又若不勝去持劒所共三守護復與鬪戰又若不勝去恒憍所共四守護復與鬪戰又若不勝去四王所共

五守護復與鬪戰四大天王率四軍衆服寶堅鎧執諸戈杖鬪戰多分四天王勝若不能却去忉利天前白帝釋曰我等守護有城名曰增長有大天王名曰廣目龍神衆居南方衆居餘四層級七金山等日月星宿鐵圍

輪山贍部洲山多羅樹所四王部衆亦共止住咸屬四王是謂一部彼壽量者人五十歲為一晝夜如是壽量經五百年若其身量一俱盧舍四分之一三十三天妙高頂上天主帝釋住衆勝處共非天女名曰妙安同衆天女受諸欲樂無有厭足復有臨戰所乘象王名曰善住遊戲苑中所乘象王名曰蹄羅筏拏此云持地二象周圍各七由旬各以八千小象衆居又有馬王名迅疾風與八千馬居天主輔臣數三十二

天王藥叉衆居如是東方城名賢上有大天王名曰持國乾闥衆居西方有城名曰衆色有大天王名曰廣目龍神衆居南方有城名曰增長有大天王名曰增長炳著衆居餘四層級七金山等日月星宿鐵圍

是故名曰三十三天諸天子等耽五欲樂若放逸時有大天鼓鼓聲出音警諸天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與修羅軍鬪戰之時出除苦音警曰天衆得勝額修羅敗宮殿城池樹集石等如前

事

六天者欲界六天色界十七無色界四欲界六天者欲界六天色界十七無色界四欲界六天者欲界六天色界十七無色界四欲界

所辦彼天壽量人間百歲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一千歲其天身量半踰闍那○焰摩天者三十三天共非天諍此離諍故名離諍天彼天壽量人二百歲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二千歲其天身量二踰闍那○兜率陀天者有慈氏尊紹世出世法王之位受大法樂謂曰兜率是俱樂義人間四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四千歲身量四踰闍那○化樂天者自化受用謂之化樂人間八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八千歲身量八踰闍那○他化自在天者受用他化謂之他化自在彼中天王威德自在即是魔主人間千六百年彼天一晝夜壽一萬六千歲身十六踰闍那下從無間至他化自在天謂之欲界耽著欲樂所食段食故如是說

大

○色界一十七天者四靜慮攝○初禪三天者謂梵衆梵輔大梵彼天壽量少光無量光極光光彼天壽量少光二劫半由旬一由旬一由旬半○二禪三天者謂少光無量光極光光彼天壽量光

大

（上四天四十中劫為一大劫已下諸天八十中劫為一大劫）無量光四劫極光八劫彼天身量少光二由旬無量光四由旬極光八由旬○三禪三天者謂少光無量光遍淨彼天壽量少光一十六劫無量光三十二劫遍淨六十四劫彼天身量少光無量善三十二由旬無量善六十四由旬○四禪八天者無雲福生廣善六十四由旬○福生三十牟休多為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為一月十二箇月即為一年劫有六十小劫成劫住劫壞劫空劫六大劫一中劫者成贍部人從無量歲漸漸減至八萬歲時即成劫攝從八萬歲減至十歲謂中劫初復增八萬歲減至十歲為一轆轤如是增減十八數者為十八中劫然後十歲至八萬歲中劫後際前後中間十八轆轤為二十中劫二成劫者

九

二萬大劫識無邊處四萬大劫無所有處六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八萬大劫彼等壽量謂歲劫時其量云何時寂滅二成劫名二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劫一中劫者成贍部人從無量歲漸漸減至十歲為一轆轤如是減十歲增一歲乃至八萬歲為一轆轤如是增減十八數者為十八中劫然後十歲至八萬歲中劫後際前後中間十八轆轤為二十中劫二成劫者

始從風輪至無間獄生一有情器世界成經一中劫如前已說

情世界者此三千界火壞後成從極光天天人命終生大梵處孤生疲勤嗚呼若有同分生此界者有何不可發如是心雖非

念力極光天人有命終者即生彼處先生(天慈)之心而作是念由我貪生故世咸稱人祖大梵如次梵輔梵衆他化自在乃至四王次第而生北鳩婁洲西牛貨洲東勝身洲南贍部洲次第而生時贍部洲人壽無量

歲飲食喜樂有色意成身常光明騰空自在如色界天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美色白如蜜其香馥郁時有一人稟性貪味嗅香起愛取嘗便食亦告餘人隨學取食食已食故身光隱沒由衆業感日月便出照曜四洲次地味隱復生地餅其味甘美色紅如蜜競貪食之地餅復隱次林藤生競貪食故林藤復隱有非耕種自然稻生衆共取食此食麁故即餘滓穢根道俱出尒時諸人隨食早晚取香稻食後時有人稟性懶墮長取香稻儲宿為食餘亦隨學香稻隱沒隨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已分田生慳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故生爭競是時衆人議一有德封分田主衆所許故謂曰大三未多王(此云衆所許)王多有子相續紹王嫡子號曰光妙彼子善帝彼子寂善彼子靜齊是等謂曰咸劫五王靜齊王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帝彼子近妙彼子具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髻尼彼子固室彼子善見彼子大善見彼子除礙彼子金色彼子具分彼子離惡彼子妙高彼子善彼子靜齊是等謂曰咸劫五王靜齊王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帝彼子近妙彼子具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髻尼彼子固室彼子善見彼子大善見彼子除礙彼子金色彼子具分彼子離惡彼子妙高彼子善彼子靜齊是等謂曰咸劫五王靜齊王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帝彼子近妙彼子具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髻尼彼子固室彼子善見彼子大善見彼子除礙彼子金色彼子具分彼子離惡彼子妙高彼子善彼子靜齊是等謂曰咸劫五王靜齊王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帝彼子近妙彼子具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髻尼彼子

等毘盧遮那羅佉怛及康龍尊讓等七人翻譯教法餘班弥達共諧譯主廣翻教法三摩禁戒興源在國後第三代有王名曰乞嗹傑巴膽是王界廣時有積那弥多并濕連怛羅善提班弥達等共思割幹吉祥積酌羅龍幢等已翻校勘未翻而翻廣興教法西番王種至今有在班弥達等翻譯譯主善知識衆廣多有故教法由興北蒙古國先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二合始成吉思從北方王多音國如鐵輪王彼可畏于名曰幹果戴時稱可罕紹帝王位疆界畏阿干益前有子名曰古偉紹帝王位成吉思皇帝次子名朶羅朶羅長子名曰蒙哥亦紹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紹帝王位降諸國土疆界豐廣歸佛教法依法化民佛教倍增于幸前光明熾盛帝有三子長曰真金豐足如天法寶莊嚴二曰厖各辣三曰納麻賀各具本德係嗣亦尔茲是始從釋迦王種至今王種

始帝王祖三未多王是時田分互起侵益初發偷盜被王推問言不實偷始起安語王法誅戮即有殺害不善法生尔時衆生造不善法命終之後即生傍生次生餓鬼漸生地獄次無間獄生一有情時成劫終如是有情行諸不善毒量漸減受用乏少閻浮提人壽八萬歲無間地獄生一有情是二同時如是情世界成十九中劫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始為住劫住劫亦經二十中劫如是成劫二十中劫器世界成即一中劫如是情世界成十九中劫器世界成即一中劫如是成劫二十

其餘第四禪天雖無外災是等有情生與
殿生命盡廢隱如是器情世界并成壞等
咸皆說已
念常讚曰軻書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誠哉是言也迫我
皇元混一區宇萬邦咸寧敬崇佛乘禮請
法王上師薩思迦大班弥達斐思巴惠幢吉
祥賢為帝師廣興好事詔製
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
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今茲彰所知
論廼
裕宗潛邸時請師所說也大旨約標器情道
果無為五法總攝一切所知故名此論大
槩依念處日藏起世等經論對法相應之
義而錯錄其宏綱尒尚非具大智辯窮法
實相其孰能明空刼牌虛之細大昭然如
庵摩勒果觀於掌中哉欽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道契佛心德超義
聖弘護大教錫以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璽
篆寵優其尊師重道豈特為萬世
帝王之彝典耶抑亦燦昏塗迷惑之真燈也
姑錄器情二章著于編首餘道果無為三
章具於本論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一九頁上一三行眉註，清無。

以下及各卷同。

一　八一九頁中七行「二百」，清作「三百」。

一　八二一頁中一三行「麁惡苑」，徑作「麤惡苑」。

一　八二三頁上二行「或迸」，徑、清作「或逆」。

一　八二五頁中八行「善現善見」，清作「善現」。

一　八二五頁中一一行「善現」，清作「善見」。一五行同。

一　八二五頁中一二行「善見」，清作「善現」。一五行同。

一　八二五頁中一四行「由句」，徑、清作「由旬」。

一　八二五頁下一九行「疲勠」，徑、清作「疲倦」。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臣　梵琦　等編集

盤古首君治一萬八千歲古今記曰天太古諸君太王也古先也君主也古也聯也聯下之聯心也也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頭極東足極西左手極北右手極南古也杜曰盤古天地人皇氏一頭九目為晝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為風為雲吐氣成雷聲四時行為八統九圖之大其號與先古不記盤古死後形分之等其號與先古不記盤古死後形分之等物象也

天皇氏一身十三頭韋昭曰兄弟十三人分地治化各一萬八千歲古今記曰天皇一身上十三首也

地皇氏一身十一頭韋昭曰兄弟十一人治一萬一千年帝王甲子云九千年也有云三皇皆一萬八千年

人皇氏一身九頭韋昭曰兄弟九人分治一萬八千年

九州帝王甲子云四千五百年人皇六十五代四萬五千六百年

五紀

五龍紀五姓在位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

時人食棗居巢

攝提紀七十二姓在位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年始分晝夜日時月朔月為五兎歧黿金烏三是出扶桑沒咸池也

合煞紀三姓在位六萬三千年也

連逐紀六姓在位六萬九千年韋昭曰三萬二千年敘命紀四姓在位四萬年也

有巢氏百代不記年禮曰昔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血茹毛也

遂人氏鑽木出火禮曰燔黍捭豚炰肉加于燒石之上食古未有釜甑擇米腥肉以代結繩之制是文籍生焉

炎古洪荒起自

雷氏曰上古三皇羲農軒轅太昊伏羲氏風姓蜚太昊母曰華胥履巨迹感而生焉蛇身人首養百草之王遥制嫁娶日嫁女適人曰娶婚男娶女曰姻壻曰昏

太昊伏羲氏風姓蜚太昊母曰華胥履巨迹感而生焉蛇身人首養百草之王遥制嫁娶日嫁女適人曰娶婚男娶女曰姻壻曰昏

留令兗州小黃縣界在位一百一十年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制是文籍生焉制嫁娶女適人曰嫁

三皇中庸子曰皇大也內外無為以道化民者也

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百七十九閏則九十有九歲七閏則春是為一章也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夏而歲漸不定矣三失閏則春皆入夏歲矣而時不歲矣

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四十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十六日四分日之一故四歲有閏率則十三歲一閏則三歲一閏則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一歲之閏二百三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一歲之閏二百三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一歲之閏二百三

以立四極在位一百四十年

共工氏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陸終氏 驩連氏 赤胥氏 尊盧氏

混沌氏 昊英氏 葛天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凡一十五代通一萬

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經史不載

社神 昔共工氏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封土紀之以報土功不知何代配乎后土更侯知者

炎帝神農氏姜姓licit炎帝母女登感神龍而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

日以為姓也

王火德都陳遷曲沃在位一百四十年葬長沙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種五穀又嘗百草味為本草治醫藥演八卦為六十四作市井貨易作祭禮製五絃琴象五行也

自下帝承帝臨魁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凡八代五百四十年

丁丑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少典次子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齊聖循修德振兵治炎帝而諸侯相侵蚩尤最為暴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帝乃徵用大鳴鳳鳥鷹鸇為五帶以名其事雲師應龍以從之遂擒殺蚩尤而天下咸服帝遂代炎帝為天子以土德王天下土氣和而大地成黃故稱黃帝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其穀稷其畜牛其星鎮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者體也內心無為而治少昊之子玄冥為水正亦少昊之子后土為土正高陽之子重為木正少昊之子該為金正顓頊之子祝融為火正帝嚳之子棄為稷正堯之子契為司徒舜之子皋陶為士帝顓頊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曰仲堪曰叔獻曰季仲曰伯虎曰仲熊曰叔豹曰季貍世謂之八凱

帝嚳高辛氏姓姬名夋黃帝曾孫玄枵之子蟜極之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以己私聰明玄通知人善任仁而威信修德振兵順天之義其動也時其服也節其色也和其治也平其德也正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淫威而不猛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賓服帝即位三十八年始命大撓作甲子以紀日作調律以和聲順天地之性而行其政治五氣設五教明其義故天下太和萬國咸寧帝有子二十五人其八人有才德能繼其業是為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世謂之八凱

天神人不櫟萬物有序生八才子謂之八愷平九黎之亂制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辨君臣之道作五莖之樂合為五行之根基也凡八代五百二十年

帝嚳高辛氏姓姬名夋黃帝曾孫玄枵之子蟜極之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以己私聰明玄通知人善任仁而威信修德振兵順天之義其動也時其服也節其色也和其治也平其德也正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淫威而不猛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賓服帝即位三十八年始命大撓作甲子以紀日作調律以和聲順天地之性而行其政治五氣設五教明其義故天下太和萬國咸寧帝有子二十五人其八人有才德能繼其業是為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世謂之八凱

首篡數問道廣成子蒼頡為史岐伯辨草木俞附定脉經伶倫制律呂以調律管長九寸以竹為之或孟以定五音或置九州帝有子二十五人姬百祁已滕任姞儀各十二用藻王之子孫或至幼以次封之後子孫雍容大庭氏生二子長曰玄扈次曰昌意

凡十八代一千五百二十年

五帝 中庸子曰帝者體也內心無為而迹涉有為以德教化民也德配天地

雷氏曰 少顓曰帝顓頊高陽氏有聖德之子生而神異幼而敬莊長而賢智能治九德以承天之利制五行之官以治五氣以和五音以定五聲以成五律以通五常以任五材以分五地以生五穀以養五牲以享五神以降五福以服五刑以威五兵以動五衆以順五教以導五禮以節五服以別五色以彰五章以旌五旗以表五鉞以正五戒以修五政以行政以濟水車舍也可以行居建屋宇制棺槨以送死始有葬禮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而葬天子墳下臨于溪康之野斬于中申綿非成仙拳龍去也壽二百一十歲葬於羽山

在位一百年臣左徹制法始制木為相壽十年

造合宮製衣服使魯班造舟車舟游也可行

用天老力牧太山稽為相

風后定甲子一云大撓○帝即位三十八年始命大撓作甲子故以三十八年為第一甲子逆推元年得丁亥歲也

容成造曆隸首筭數問道廣成子蒼頡為史岐伯辨草木俞附定脉經伶倫制律呂以調律管長九寸以竹為之或孟以定五音或置九州帝有子二十五人姬百祁已滕任姞儀各十二用藻王之子孫或至幼以次封之後子孫雍容大庭氏生二子長曰玄扈次曰昌意

及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栾適士倍之樹以槐庶人桑墳高四尺樹以楊柳

在位一百年臣左徹制法始制木為相壽十年

造合宮製衣服使魯班造舟車舟游也可行

以濟水車舍也可以行居建屋宇制棺槨以送死始有葬禮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而葬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栾適士倍之樹以槐庶人桑墳高四尺樹以楊柳

下臨于溪康之野斬于中申綿非成仙拳龍去也壽二百一十歲葬於羽山

在位一百年臣左徹制法始制木為相壽十年

造合宮製衣服使魯班造舟車舟游也可行

以濟水車舍也可以行居建屋宇制棺槨以送死始有葬禮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而葬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栾適士倍之樹以槐庶人桑墳高四尺樹以楊柳

用天老力牧太山稽為相

風后定甲子一云大撓○帝即位三十八年始命大撓作甲子故以三十八年為第一甲子逆推元年得丁亥歲也

容成造曆隸首筭數問道廣成子蒼頡為史岐伯辨草木俞附定脉經伶倫制律呂以調律管長九寸以竹為之或孟以定五音或置九州帝有子二十五人姬百祁已滕任姞儀各十二用藻王之子孫或至幼以次封之後子孫雍容大庭氏生二子長曰玄扈次曰昌意

凡十八代一千五百二十年

五帝 中庸子曰帝者體也內心無為而迹涉有為以德教化民也德配天地

雷氏曰 少顓曰帝顓頊高陽氏有聖德之子生而神異幼而敬莊長而賢智能治九德以承天之利制五行之官以治五氣以和五音以定五聲以成五律以通五常以任五材以分五地以生五穀以養五牲以享五神以降五福以服五刑以威五兵以動五衆以順五教以導五禮以節五服以別五色以彰五章以旌五旗以表五鉞以正五戒以修五政以行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字青陽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感而生被帝之子孫是無冠冕黃帝

在位八十四年王百歲丁卯立在位八十四年王百歲丁卯立在位八十四年王百歲丁卯立

磬墳篪皮以鉼而不鳴乃鑄金合土以似竹為之長一尺二寸半圍三寸小者尺二上有六孔也

凡九代三百五十年

帝堯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黃帝玄孫帝嚳次子母曰慶都生於丹陵十四月而生眉分八采土堆茅室甲辰立在位九十八年戊申都平陽今晉州又遷安邑通舜爲政一百一十八年

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字都君顓頊六代孫瞽叟之後大口目有重瞳年二十以孝聞於天下三十登庸年五十矣王土德都蒲坂今河中府境內丙午即真終乙未葬九疑山謚仁聖恵明曰舜在位五十年

詩舉十六相謂八元八凱也去四兇兇左傳曰縉雲帝子

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字都君顓頊六代孫瞽叟之後大口目有重瞳年二十以孝聞於天下三十登庸年五十矣王土德都蒲坂今河中府境內丙午即真終乙未葬九疑山謚仁聖恵明曰舜在位五十年

詩舉十六相謂八元八凱也去四兇兇左傳曰縉雲帝子

禹夏后氏姓姒名文命字高密黃帝八代孫顓頊之子號禹王初舜舉禹治水不成舜殛之羽山行攝帝事三載陸行載泥行載山行行載舡水行載橇東至於河南河北兗州南至於淮及海州東北海西南距岱徐州濟南東北至於河西青州東北及兗州西南距岱及揚州北距海及淮揚州之間北至於海及青州西南及荊州東北及豫州西南及梁州東北及雍州南至於華山西及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荷澤既豬東原底平天下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歸格于藝舉皋陶曰汝作士五刑五用哉汝明勗偕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違道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有邦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昧谷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仲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汩作九共九篇槀飫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禹夏后氏姓姒名文命字高密黃帝八代孫顓頊之子號禹王初舜舉禹治水不成舜殛之羽山行攝帝事三載陸行載泥行載山行行載舡水行載橇東至於河南河北兗州南至於淮及海州東北海西南距岱及揚州北距海及淮揚州之間北至於海及青州西南及荊州東北及豫州西南及梁州東北及雍州南至於華山西及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荷澤既豬東原底平天下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歸格于藝舉皋陶曰汝作士五刑五用哉汝明勗偕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違道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有邦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昧谷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仲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汩作九共九篇槀飫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夏后氏姓姒名文命字高密黃帝八代孫顓頊之子號禹王初舜舉禹治水不成舜殛之羽山行攝帝事三載陸行載泥行載山行行載舡水行載橇東至於河南河北兗州南至於淮及海州東北海西南距岱及揚州北距海及淮揚州之間北至於海及青州西南及荊州東北及豫州西南及梁州東北及雍州南至於華山西及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荷澤既豬東原底平天下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歸格于藝舉皋陶曰汝作士五刑五用哉汝明勗偕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違道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有邦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昧谷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仲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汩作九共九篇槀飫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位十六年始甲戌終己酉泉廻至會稽崩壽一百年諡受禪成功曰禹

號年曰歲建實爲正作大夏樂葬用

聖虞氏長四十尺有防風氏骸土爲之時有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啓禹之子母曰塗山氏女名曰女嬉生於石中一云生石紐因以爲姓

十年郊禘祖宗禘黃帝配天祖顓頊

癸未立在位九年

一云

啓祀立廟毀壇　太祖禹配大祖太祖宗禹父祖太康昭二穆

太康啓之子作歌風之遂失其位壬辰立治五

二十九年

仲康太康之弟辛酉即位

帝相仲康子徙都商丘爲有窮后羿所殺

少康相之遺腹子名曰杼滅于豷豷還禹舊邦是爲中興

癸未立治四十九年作秫酒

宁少康子癸卯立治十七年

槐宁之子庚申立在位二十六年

芒槐之子丙戌立治十六年

泄芒之子甲辰立在位十六年

不降泄之子庚申即位治五十九年

扃不降弟己未立在位二十一年

廑扃之子庚辰即位治二十年

孔甲不降子好事鬼神瀆亂夏民德衰諸侯叛之　辛丑立在位

三十一年湯王始生

皐孔甲之子壬申立治十一年

發皐之子癸未即位治十年一云十一

桀鈹之暴虐以遺臣斟尋氏女名琬琰有施氏女名妹喜淫于酒色造酒池肉林宮牆飾以美玉衣裳綺穀一云十九

十二年

凡十七代通四百三十二年

湯

亳即今偃師縣也

契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

昭明

相上甲微

昌生

曹圉

冥勤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

主壬

主癸

天乙生子也湯名履以乙日生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太甲弟

太甲湯長孫太丁子立而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悔過改迎歸亳政其位

沃丁太甲子

太庚沃丁弟

小甲太庚子

雍己小甲之弟

太戊雍己弟初立不道諸侯叛之伊尹陟焉相放道復興

中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囂隞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亶甲子又遷于邢今河東皮氏縣屈貫氏縣是其地

祖辛祖乙之子

沃甲祖辛弟

祖丁沃甲子

南庚祖丁子

陽甲南庚弟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武丁小乙子

祖庚武丁子

祖甲祖庚弟

廩辛祖甲子

庚丁廩辛弟

武乙庚丁子

太丁武乙子

帝乙太丁子

帝辛帝乙子

五年

祖丁沃甲兄祖辛弟治二十五年○南庚沃甲子治二十九年

陽甲祖丁子治十七年

盤庚陽甲弟改殷曰商後迁都于亳治十八年

小辛盤庚弟治二十一年族道衰百姓思先帝作盤庚三篇

小乙小辛之弟治二十二年

武丁小乙子以傅說爲相脩德布政天下咸歡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君不言禮云三年之喪君不言百官咸聽冢宰治五十九年壽一百歲廟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治七年○祖甲祖庚弟商道衰治十六年

廩辛祖甲子治六年○庚丁廩辛弟迁于朝歌今衛州界治廿一年

武乙庚丁子不道慢神虐民徙河渭間暴雷震死治四年

太丁武乙子治三年○帝乙太丁子商道衰治三十七年

紂辛一名受帝乙之子資質過人聞見甚敏手格猛獸才力絕倫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己自賢輕侮先哲好酒淫樂嬖于妲己妲己有不得嗣位辛母正后之譖辛弟啓之母賤在朝不得嗣位外用惡來嬖臣內寵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剖孕婦觀其產斮朝涉之脛以視其髓作炮烙之刑以逆忠諫殺梅伯醢鬼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遂失天下自焚于鹿臺之火

文王

姓姬氏至武王十三世凡三十主通六百二十九年

稷帝嚳元妃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多有神異堯舜之世封于邰歷虞夏之際世修后稷之業公劉遷于豳古公遷于岐山之陽乃立城郭宮室以居百姓翕然歸之

季歷古公次子王季名歷娶于摯仲氏生子昌有聖德古公知其必興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仲雍奔荊蠻荊蠻從之歸者千餘家立季歷爲君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之業諸侯順之

文王季歷子名昌生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及季歷薨文王嗣位修后稷公劉古公公季之業遵其法度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天下之士士以此多歸之

密○鞫○公劉○慶節○皇僖○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王亶父一曰公古生三子太伯虞仲季歷文王父也初國于豳古公遷于岐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仲知古公意乃適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及昌一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各五十里不及日附庸置王畿千里公五百里侯世本古制王畿千里以方九百里封公侯伯各七十里子男各五十里不及日附庸闕置王畿千里公五百里侯七十里伯六十里子男各五十里不及日附庸一百里不及日附庸葬之以翼其形如冢墓墻以飾棺乙卯立建子爲正

周

凡三十主通六百二十九年

雷氏曰下迨有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靖

武王

姓姬氏帝嚳元妃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舜封于邰十三世至古公遷于岐山之陽古公生三子太伯虞仲季歷季歷娶于摯仲氏生子昌有聖德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仲雍奔荊蠻荊蠻從之歸者千餘家立爲君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之業諸侯順之昌遵其法度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天下之士士以此多歸之

伯夷姓墨胎氏竹君子諫西伯善養老歸之虞芮有爭愬于西伯又鬬訟去地絕之刑

太公望呂氏本姜姓炎帝之裔伯夷之後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于呂封于呂或于申或于齊因以爲氏本傳云姜太公釣于渭文王將田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文王田于渭陽果遇太公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周後改封于魯

召公奭姬姓與周同姓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召後改封于燕

畢公高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畢後改封于畢

衛康叔名封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康後改封于衛

聃季載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聃後改封于冉

冉季載聃季載之後也

毛公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毛後改封于毛

祭公謀父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祭後改封于祭

南宮括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初封于南宮後改封于南宮

蔡叔度文王子武王弟初封于蔡後改封于蔡

霍叔處文王子武王弟初封于霍後改封于霍

成王名誦武王子康王昭王父也

康王名釗成王子昭王父也

昭王名瑕康王子穆王父也

穆王名滿昭王子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父也

共王名緊穆王子懿王孝王夷王厲王父也

懿王名囏共王子孝王夷王厲王父也

孝王名辟方懿王子夷王厲王父也

夷王名燮孝王子厲王父也

厲王名胡夷王子宣王父也

宣王名靖厲王子幽王父也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平王父也

圖

老歸之虞芮有爭愬于西伯又鬬訟去地絕之刑

武王發文王子周公兄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畢之徒爲左右同謀伐紂起兵渭水諸侯不期會者八百皆云紂可伐矣戊午日兵臨孟津癸亥夜陳于商郊甲子戰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克敵大定天下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下倒載干戈在位七年壽九十三葬于鎬禮曰武王克定禍亂曰武

齊太公望

名呂尚東海人也本姓姜氏其先佐禹治水有功兆一渭得非熊之兆獵亦名而封于呂文王卜得非熊之兆獵亦名而封于呂文王卜得非熊之兆獵亦名而封于呂文王卜

曰蒸進也品物進之天子祭天地一年九祭三祭昊天上帝一一廟昭一穆人無廟祭之于寢矣郊禘祖宗成王祭大使與士禘配文祖太祖與二昭二穆大夫三廟太祖五廟考文祖祖與一昭一穆無廟祭五方大帝諸侯祭社稷五祀司命中雷門行厲五也○諸侯祭天司六祭五祀司命中雷門行厲五也○諸侯祭天地曰祭○王郊稷宗武王配天宋祖文也成王祭天地之宮也

明堂制在布政之宮也

三人天鬼曰祭地曰祀享也

蠶其雜也文也象也

日月星辰其明也象也

藻象水草也其潔也

粉米為米而粉之也

山貴靜取不取其勢也

火以圜也取其神不取其形也

龍象其變化德也

華象聖人表也

黼象其白與黑謂之黼能辨是非以取其善斷已相背取其

丙戌即位

穆神之前皆配祀稷周公后稷代之自周而下皆配祀稷周公后稷代之自周也五穀者稻粱之麻麥分成百也

制冕旒衮服十有二章○○○氣四旬七十二增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位也

宋晉衛楚四國成王封同姓者長曰伯父幼曰叔父異姓者長曰舅幼曰姊舅

宋微子啓紼之庶兄也既克殷啓乃持牽羊右把茅繫造于軍門祖肉面伏左子封紼于武庚以續殷祀使管蔡二子傳之武王崩周公輔成王殷叛王命誅武庚乃封啓代殷為宋今睢陽

晉

燮百三十年當周武王子成王弟成王與其地凡三十二君八百四十二年

灌也後至襄公始霸自啓下微仲繇丁姑別鰲

衛

康叔文王第九子武王同母弟成王幼冠周公攝政之三年也封康叔為衛侯至共和元年始有紀年可考

楚

熊繹顓頊之後至季連以芊為氏後世發君角為楚人凡四十三君八百年也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兵誅秦滅之間故商墟也至元公徙郢王郢下康伯孝嗣康靖惠辛懿文成共敖桓宣惠莊班起悼敖肥懷王槐頃襄完秦昭王舉文武勤勞之後也成王封熊繹于楚蠻自繹至負劍二十世子孫能帥熊繹辟在荊蠻荒蛮之地不與中國通職貢周衰益驕熊渠甚至僭稱王熊通又僭稱武王子文王熊貲始都丹陽子成王熊惲立始霸自稱楚王子莊王旅立春秋稱盛子共王審立子康王昭立子平王棄疾立子昭王壬夷立子惠王章立子簡王中立子聲王當立子悼王熊疑立子肅王臧立子宣王良夫立子威王商立子懷王槐立子頃襄王横立子考烈王完立子幽王悍立子哀王猶立子負芻立為秦所滅凡二十三君八百二十二年

康王釗

成王子

召畢二公受顧命而相之二十九年歸胙于周文武成康之業至是衰矣

世安寧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三〇頁中一〇行夾註左「逆推」，徑、清作「逆推」。

一　八三〇頁中末行夾註右末字「唐」，清作「唐堯」。

一　八三〇頁下七行夾註右「葬子」，清作「葬于」。一五行夾註左同。

一　八三〇頁下九行夾註左「梳前後」，徑、清作「旒前後」。又「藻王」，清作「藻玉」。

一　八三一頁上一行夾註左第三字「鈐」，清作「鈐」。

一　八三一頁上三行夾註右「鴈卯」，徑、清作「鴈卯」。又左「而有六孔」，徑作「有六孔孔」。

一　八三一頁上一一行「牝羊」，徑、清作「牝羊」。

一　八三一頁中五行夾註「左傳曰驩兜」，清作「左傳曰驩兜」。

一　八三一頁中七行夾註左「禱杌」，清作「檮杌」。

一　八三一頁下五行夾註右「目其名」，清作「因其名」。

一　八三一頁下九行夾註左「扁廑」，徑作「爲廑」；清作「扃廑」。

一　八三一頁下一〇行夾註「四百三二」，清作「四百三十二年」。

一　八三二頁中六行夾註右第七字「嬖」，徑、清作「孌」，徑、清作「嬖」。又「未喜」，清作「妹喜」。

一　八三二頁中一一行首字「殷」，清作「殷道」。一六行同。

一　八三三頁上末行夾註右「炮巷」，清作「炮烙」。又左「衣寶玉衣」，清作「剖娠婦胎」。

一　八三三頁中七行夾註「三十七八百六七」，清作「三十七主八百六七年」。

一　八三三頁中一〇行夾註右「復敔」，清作「復收」。

一　八三三頁中一四行夾註右末字「岐」，徑、清作「岐」。

一　八三三頁中一八行夾註「七數二十一」，清作「七數二十八」。

一　八三四頁上五行夾註右「駭曰」，清作「駭曰」。

一　八三四頁上末行首字「杞」，清作「杞」。

一　八三四頁中三行夾註右第八字「第」，徑、清作「弟」。八行夾註右第八字同。

一　八三四頁下六行夾註「太悼太保」，清作「太傅太保」。

一　八三五頁上一二行夾註右「白賤黑」，清作「白與黑」。

一　八三五頁中一一行夾註右「徒野王縣」，清作「徒野王縣」。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周

己丑 癸丑 昭王瑕 康王子 王道微缺國南 巡狩乘舟 船沉於水 治五十一年

二十五年四月八日大聖現白象瑞七支案地乘雲而下降神大術胎中右脇而住豈若虹樞現表厥命世者也

甲寅 二月八日世尊生子迦毘羅衛國藍毘尼 誕右脇 誕為主 園波羅乂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

姓剎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生時九龍吐水金盤沐已周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相好莊嚴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諸經有別 且依一文三十二者一足下平滿二千輻輪紋三手柔軟如兜羅綿四指開網七諸指纖長六足跟充滿七處如伊尼鉢羅華 足趺相永入 雙臂脩直 九雙腨圓滿如 足廉王十 陰藏 舉藏密如象馬王十一 毛青右旋十二 髮毛上靡十三 身皮金色十四 皮細薄垢十五 七處充滿十六 肩項殊妙十七 膊腋隱角十八 容儀紅滿十九 身相端嚴二十 量圓孤傾二十一 頷腮師子二十二 當光一尋二十三 齒白齊密二十四 牙鮮鉾利二十五 常得上味二十六 舌薄廣長二十七 梵音頻伽二十八 眼睫紺青二十九 眼睛如牛王三十 面如滿月三十一 眉間白毫三十二 烏瑟膩吒猶如天蓋更有八十隨好具如餘若等說

丙辰 太子三歲父王携謁天神廟神像起立王驚嘆曰天中天

壬申 太子七歲詣師習世間書典

癸酉 太子十歲與兄弟捆力以手擲象城外射

甲子 八歲 透鐵鼓九重世尊示出家太子出遊四門見生老病死者北門見出家人生欣樂心二月八日夜淨居天報言太子出家時至遂乘馬逾城至檀特山拔劒斬髮入獼猴山阿藍迦處習不用處定令依六年苦行

三十成道之教也有說十二月八日出家諸部說異玄贊踈云總會諸文而為二說一云諸部說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本起因緣經亦十九歲思維無相三昧經三十成道智論亦十九不說成道時佛住世實八十年有會十九出家五年事仙人行樂行六年行苦行三十成道智論用此二云亦有諸部及大乘說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增一中雜三阿含經出曜經和須密論並說二十九悲華　經善見論說三十五成道本起經云三十五也菩提流支引經

戊戌 偈云八年作嬰兒七年作童子四年學五明十年受五欲六年行苦行三十五成道

己亥 四十五年中教化諸衆生真諦及西域記並同此說金光明經報恩經等同說佛壽

庚寅 八十年也甲子但七十九年畧釋偈曰 言五

辛卯 穆王滿 昭子 用造父為御乘乎八駿日行千里 周昭王 甫刑 王命甫侯呂級入為司寇增減五刑為三千墨劓各一千剕二百宮三百大辟是 甫侯 作呂刑 周史 治五十五年 壽一百四年 化 即位五十歲

是佛弟子

癸 世尊示成道苦行六年既滿沐於熙泥連河受牧牛女之乳糜納吉祥之軟草詣菩提樹王坐金剛座上三十四心示成正覺踰天人師具一切智住世垂訓四十九年說法三時初中後善以有空言破空有執二邊既離中道斯存俾利鈍機發脩自行故演而伸之爲八萬四千之法蔵也博施濟衆因果張焉斷惡懲善聖凡別矣群生自茲有仗也初入鹿苑度五比丘度優樓頻羅迦葉千人出家

甲 佛象頭山爲龍鬼說法等

乙 佛度舍利弗目犍連二百五十人出家

丙 須達長者布金買祇陀園建寺奉佛

丁 佛在拘耶尼國爲婆陀和菩薩說苦行般若等經

戊 佛在柳山爲純真陀羅王等說法

己 佛在穢澤爲阿拙摩說法及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優闐國王思慕如來命梓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年上忉利天爲大目連及毘首羯摩天化爲匠人詣天宮摹佛相好以梓檀香木刻像供養既而夏滿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國人民同往迎佛其像騰空向佛問訊佛爲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以後汝往震旦廣利人天

庚 佛還摩竭國爲弗沙王說法等

辛 佛從弟阿難始出家

壬 佛始檢約徒衆掃置戒律

癸 佛說金光明并法華等經于靈山會上昇虚空現有聖德治十二年

子 孝王辟方僭王號王時外國有進二尺虎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慈氏令斷絶（拘花之事載國王公對佛息禪師衆藏卷言親見於梵王問佛經中具載但此經多言國家帝王之事蔵之秘府世故無聞）

寅 二月十五日世尊示涅槃應世七十九年

卯 化緣周畢於拘尸羅國金沙跋提河間娑羅雙樹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右脇而卧於中夜寂然無聲闇維得舍利八斛四斗（涅槃經前後分具明）時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連宵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王曰朕常患此今既滅度更何憂耶西土諸王以香木闇維分身建塔震旦計十九處

辰 共王繄扈子穆王 有聖德治十二年（王書游于涇上）

巳 懿王囏（密康公從有三女弄康公之而不以獻王遂滅密）共王子 周室衰詩人刺之遷都十五年（齊乃世衰公旌淫王命烹之作變風刺之）

午 孝王辟方（共王弟懿王叔）王時外國有進二尺虎

丙辰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火遠劫中毘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量世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錄是志求出家與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須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萬禪師正宗記評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訶迦葉是）

（癸巳四）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然正宗者聖人密相傳授不可必知其處以經勁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起塔見寶塔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闍耶或謂靈山拈花又曰付法於多子塔前然此未見所出吾疑猶未敢果以爲實也。佛告諸大弟子迦葉在耆闍崛山（六）寶鉢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寶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七）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八）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是偈已乃持僧伽黎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丁卯 秦非子其先高陽之後始女脩大業（大費佐舜爲相大廉玄孫爲身人言爲鼓太（行乃大費之後仲衍中滴飛廉惡來秦之先也）武之後蜚氏至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大蕃息封于秦殉曰秦嬴至德公居雍城秦州龍城縣也後穆公始（翳至昭襄稱王自非子下秦侯公仲莊平文宣出武德宣城穆

者如来迎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
故悉不能覩仁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
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
復衰老豈能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
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故来辭
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
時當爲我說時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
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
折其柄珠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
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踊慟哀
感天地即至毘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
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
界尊棄我而至此曁憑悲願力且莫般涅
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
一何速而歸寐滅場頃住須臾間而受於
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来勸請乃說
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
淨而無諸有故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
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
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寐滅是時
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五百仙人聞
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
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
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
仙衆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
應當来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
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
商那和脩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
乃告之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
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
受吾教當聽偈言本来付有法付了言無
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法眼
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
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
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
各建寶塔而供養之乃屬王十年癸巳歲
世尊入滅一百年矣
傳曰百歲已前人傳難異法味一如五
師傳教首迦葉波傳之阿難阿難傳商
那和脩商傳優波毬多優傳末田底迦
自此百年之後法蹤一味水乳兩和拆
甄分金各宗異見源流派別二部斯興
一上座部二大衆部三百年来展轉分
破大衆本末別成九部大衆部一說部
說出世部鷄胤部多聞部說假部制多
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上座本末
成十一部說一切有部上座部犢子部
法上部賢冑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
部法藏部飲光部經量部嗚呼正法加
絲以麻嘉謨增乳以水慕道者惑于異
端孰非曷是悲哉

共和元年王崩 王時求道濫吻百姓不言政道路相遭視之以目由是作乳改王子疏在政三十七年周名二伯行政攝共和凡十四年

宣王靖 屬王子初王弟靖太子匿名公家國人匿之公以子代之太子方得

古文爲大篆 今改下石改有數字至宋藤紙辨得氣字

鄭桓公友 屬王少子宣王之弟初封鄭今華陰縣後徙衆屬今新鄭是也公爭君乙鳥君自桓下武莊屬邵豐罢屬復豐衆悼屬

第三祖商那和脩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唐言六年而生）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邪在胎六年而生楚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地祖生時瑞草斯應昔如来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祖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地以建梵宮祖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為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邪荅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三載後遂為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来以無上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爾實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祖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祖乃作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翔空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王無辜殺杜伯一日出畋見杜伯持弓矢射王中心墮車折脊而死事見墨子載也

幽王宮涅（宜王子夏姬生伯服褒姒不好笑王乃舉烽燧大鼓諸侯皆至又見無寇下令罷兵申侯與犬戎同伐王于驪山復舉烽燧諸侯不至遂殺山下乃拔太子宜臼以奉周祀）在位十一年

携王伯服（幽王無子西夷敝王伯服乃立圖人不順未經年而廢之）東周（二十四主都于洛陽）

平王宜臼（幽王太子洛邑人立之）東遷洛京以辟難治

諸侯寢盛政出方伯

第四祖優波毱多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華言世尊示滅二百年矣）

嗢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

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祖即入三昧觀其所由偈曰汝今正是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絡縻之于頸及祖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更言慰諭

我擔回向佛道永斷不善祖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髮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祖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谷曰我未出家不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所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本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坐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

王三十年庚子歲也

王四十九年乃魯隱公元年孔子春秋編年始于此

桓王林平王孫太子狐早卒立王

莊王佗桓王子

在位十五年

在位二十三年

在位十五年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祖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過去諸佛說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

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本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坐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遂十力弟子修

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

第六祖彌遮迦者罽賓國人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祖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過去諸佛說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婆須蜜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

第七祖婆須蜜者罽賓國人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祖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過去諸佛說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佛陀難提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罽賓國人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祖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過去諸佛說無心亦無法說偈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佛陀蜜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

周惠王閒

子曰霸者假也用威刑而防政使仁義不浹也春秋桓五霸者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稱爲五霸之首晉文公召天子於河陽而朝諸侯秦繆公因戎翟而霸西戎宋襄公爲慶上之盟欲以霸諸侯矣楚莊王楚人不書楚子初莊王立陳殺其大夫泄冶皆伏矣諸侯皆伏也惟楚莊王獨後作亂王弄鄭鄭伯戕頹頹

三四 殺之立王時齊桓伐楚
子責包茅不貢入周矣治二十五年
襄王鄭惠王子子帶作亂王奔
鄭晉文公殺子帶立王治三十三
年
甲寅 世尊入滅三百年矣此後龍猛菩薩造中
婆等諸大論師造百論
等弘闡大義了義燈明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
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
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
乃入城於閭閻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逢而
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
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
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
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
當後示本因彼因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
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
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
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
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
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
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敝一如來寶座
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
教令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
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
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說偈已入師子
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
坐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
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
頃王壬臣襄王子 治六年楚莊王始霸
旨臣王班頃王子 在位六年

老聃氏於是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楚國陳
郡苦縣賴鄉曲仁里魏書云老聃父姓韓
名乾字元畢母曰精敷二合而娠孕八十
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爲姓名耳字伯陽
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唇鷹鼻龜背
脖潤聃耳髮頭故謚曰聃以疑獨之道祕
于心三寶之德資于用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景王巳卯崇氣浮闕竹
往流沙時有函關令尹喜知道之人也乃
請言教老氏遂著道德二篇合五千言皆
評大道也既而弗克至于流沙薨于槐里
年八十四歲時有秦佚之弔三號而出是
知天命殞于周也墓在槐里西南三十里
渭水之陽今興平縣也佛先三百四十五
年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
墮常服淨衣執酒器游行里閈或吟或嘯
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
自惺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
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
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
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
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
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
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
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
時無是無非法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
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

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
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
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
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
寶塔以塞全身即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

周定王 元年 甲申

周簡王 元年 乙酉 老氏仕周爲守藏吏時年二十二矣

周簡王 十三年 丁亥 老氏遷太史令時年三十四矣一云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調時人目爲吏隱也王十四年魯襄元也

周靈王 元年 庚戌 靈王生而有髭治二十七年

周靈王 二十一年 辛酉 十一月初四日老氏五十五歲矣

孔子生于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晉昌里
實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初四日按啟本紀孔子父姓叔梁名紇
爲鄒邑縣宰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
後娶顏氏女名徵夫婦禱尼丘山神而生
孔子生而有髮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
垂手過膝河眸海口龍顏方頡鳳顯燕頷
虬髭虎視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温而
厲有四十二表如世家自易姓孔氏名丘
字仲尼至唐玄宗諡曰文宣王丘先殷之
後裔顏考叔弗何祖焉至紇移居魯易姓
叔梁後孔子追昔先生姓字以子配一更
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
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
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文教於洙泗
之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風約魯史而
修春秋周平魯隱始之自己未終敬王魯
哀壬戌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王室衰
諸侯霸褒貶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
刪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
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郟氏
傳者分爲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
明有夫婦次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迭順
辨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典次及
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
漢儒伏生口授載二十餘篇正禮樂有二禮
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于喪服之
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
傳者徐生首爲周禮者六官之屬王百七
十五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格典儀大
全其式矣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
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
繫下繫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說卦敘
卦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資學三千達者
七十有二四科十哲德行顏回閔損冉耕
仲弓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
學言偃卜商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
數壽七十三歲薨佛先三百九十九年

周景王 二十五年 己丑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初遇婆須密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城毘舍羅家見其舍有白光上騰謂徒衆曰此家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說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

曰我未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是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祖既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父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蜜多聞祖妙偈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處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屢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密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釋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衆衆量悉覆阿羅漢品

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坐儼然寂滅衆與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年丙寅歲也

孔子時年二十六適周問禮於老聃聃年已七十九老聃是年薨壽八十四歲

壬申四月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六月子朝作亂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猛卒弟敬王丐立敬王丐悼王弟劉獻公單穆公韓宣等伐子朝入成周白是成周為東周

朝立王治四十三年

○冬克單逐王子朝入成周為西周成周王城為東周

庚十一年乃魯定元

辛孔子為魯司寇年已五十二矣

癸十一年乃魯定元

壬孔子為魯司寇年已五十二矣

癸十六年夏四月八日孔子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吾其為東周乎

甲寅歲孔子絕筆于獲麟

丁十三年吳滅矣

己卯元王仁敬王子治八年○越王勾踐始霸矣

貞定王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庚辰四月王三十三年甲寅歲孔子自衛返魯作春秋定六經時年六十一矣

戊戌王四十年魯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癸卯敬王三十六年乃魯哀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作春秋定六經時年六十一歲矣

庚申世尊示滅五百年矣

己酉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瞬眠謂其脇不至

壬戌世尊示滅五百年矣

癸亥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瞬眠謂其脇不至

而師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尊者付法已即入滅晝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故

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然祖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付法已即現神變入于涅槃化火自焚四衆以衣械盛舍利隨處興塔焉即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

考王嵬一名隰貞王子治十五年

威烈王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王十九年魏斯好賢即文侯之德

丁丑 通鑑始于此宋司馬光集

王命趙魏韓爲諸侯自此歸爲七雄

日東比丘溥銘助刊此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行首干支紀年不屬眉註範圍，以下各卷同。

一 八三七頁上九行「生子」，清作「生于」。

一 八三七頁上一一行「淨飯天母」，清作「淨飯王母」。

一 八三七頁下一九行夾註右「山州」，清作「楚莊王始霸」。

一 八三九頁下一〇行夾註左第八字「惡」，清作「以」。

一 八四〇頁上一五行第九字「頭」，清作「願」。

一 八四〇頁中八行首字「商」，徑、清作「作乳」，下同。

一 八四〇頁下一四行夾註右「作乳」，清作「作亂」。

一 八四二頁上五行眉註右首字「化」，徑作「此」。

一 八四二頁下一九行夾註右「楚井王」，清作「楚莊王」。

一 八四三頁上九行第一五字「送」，徑、清作「逆」。

一 八四三頁中九行小字「楚莊王始霸」，清作「楚莊王始鬻」。

一 八四四頁下一一行「三百九十九」，徑作「二百九十九」。

韓魏趙　雷氏曰魏趙韓齊燕楚及秦是為七雄

韓武子（其先與周同姓武王克殷之後封于韓自武子至王安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

魏武子（晉公族畢公萬之後與周同姓武王克殷之後封于畢自時秦王嬴政滅魏武子方受子夏經義客陵城曰文侯師田子方禮人賢國民稱仁上下有賢人益軹鄧衍淳于髡之徒矣可謂也有時有女子化為丈夫自畢公萬至王假凡九世通計一百年至秦始皇滅之）

趙武子（其先與秦同祖殷飛廉二子惡來季勝季勝趙之先後造父萬穆王御封于趙城因姓趙氏至敫奚都邯鄲自後至大王嘉為秦將王賁虜之凡十一世計一百八十七年齊燕楚秦見上注）

宸安王驕（一名龍威烈王之子）

甲辰二年晉分為三晉趙魏及韓同謀滅晉三分其地也

己酉十九年齊滅

後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惺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

己酉二十九年戊戌

庚戌三十年

辛亥三十一年

壬子三十二年

癸丑三十三年

甲寅三十四年

乙卯三十五年

丙辰三十六年

丁巳三十七年

戊午三十八年

己未三十九年

庚申四十年

辛酉四十一年

壬戌四十二年

癸亥四十三年

甲子四十四年

乙丑四十五年

丙寅四十六年

丁卯四十七年

戊辰四十八年

己巳四十九年

庚午五十年

辛未五十一年

壬申五十二年

癸酉五十三年

甲戌五十四年

乙亥五十五年

丙子五十六年

丁丑五十七年

戊寅五十八年

己卯五十九年

庚辰六十年

辛巳六十一年

壬午六十二年

癸未六十三年

甲申六十四年

乙酉六十五年

丙戌六十六年

丁亥六十七年

戊子六十八年

己丑六十九年

庚寅七十年

辛卯七十一年

壬辰七十二年

癸巳七十三年

甲午七十四年

乙未七十五年

丙申七十六年

丁酉七十七年

戊戌七十八年

己亥七十九年

庚子八十年

辛丑八十一年

壬寅八十二年

癸卯八十三年

甲辰八十四年

乙巳八十五年

丙午八十六年

丁未八十七年

戊申八十八年

己酉八十九年

庚戌九十年

辛亥九十一年

壬子九十二年

癸丑九十三年

甲寅九十四年

乙卯九十五年

丙辰九十六年

丁巳九十七年

戊午九十八年

己未九十九年

庚申一百年

辛酉一百一年

壬戌一百二年

癸亥一百三年

甲子一百四年

乙丑一百五年

丙寅一百六年

丁卯一百七年

戊辰一百八年

己巳一百九年

庚午一百十年

辛未一百十一年

壬申一百十二年

癸酉一百十三年

甲戌一百十四年

乙亥一百十五年

丙子一百十六年

丁丑一百十七年

戊寅一百十八年

己卯一百十九年

庚辰一百二十年

辛巳一百二十一年

壬午一百二十二年

癸未一百二十三年

甲申一百二十四年

乙酉一百二十五年

丙戌一百二十六年

丁亥一百二十七年

戊子一百二十八年

己丑一百二十九年

庚寅一百三十年

辛卯一百三十一年

壬辰一百三十二年

癸巳一百三十三年

甲午一百三十四年

乙未一百三十五年

丙申一百三十六年

丁酉一百三十七年

戊戌一百三十八年

己亥一百三十九年

庚子一百四十年

辛丑一百四十一年

壬寅一百四十二年

癸卯一百四十三年

甲辰一百四十四年

乙巳一百四十五年

丙午一百四十六年

丁未一百四十七年

戊申一百四十八年

己酉一百四十九年

庚戌一百五十年

辛亥一百五十一年

壬子一百五十二年

癸丑一百五十三年

甲寅一百五十四年

乙卯一百五十五年

丙辰一百五十六年

丁巳一百五十七年

戊午一百五十八年

己未一百五十九年

庚申一百六十年

辛酉一百六十一年

壬戌一百六十二年

癸亥一百六十三年

甲子一百六十四年

乙丑一百六十五年

丙寅一百六十六年

丁卯一百六十七年

戊辰一百六十八年

己巳一百六十九年

庚午一百七十年

辛未一百七十一年

壬申一百七十二年

癸酉一百七十三年

甲戌一百七十四年

乙亥一百七十五年

丙子一百七十六年

丁丑一百七十七年

戊寅一百七十八年

己卯一百七十九年

庚辰一百八十年

辛巳一百八十一年

壬午一百八十二年

癸未一百八十三年

甲申一百八十四年

乙酉一百八十五年

丙戌一百八十六年

丁亥一百八十七年

戊子一百八十八年

己丑一百八十九年

庚寅一百九十年

辛卯一百九十一年

壬辰一百九十二年

癸巳一百九十三年

甲午一百九十四年

乙未一百九十五年

丙申一百九十六年

丁酉一百九十七年

戊戌一百九十八年

己亥一百九十九年

庚子二百年

辛丑二百一年

壬寅二百二年

癸卯二百三年

甲辰二百四年

乙巳二百五年

丙午二百六年

丁未二百七年

戊申二百八年

己酉二百九年

庚戌二百十年

辛亥二百十一年

壬子二百十二年

癸丑二百十三年

甲寅二百十四年

乙卯二百十五年

丙辰二百十六年

丁巳二百十七年

戊午二百十八年

己未二百十九年

庚申二百二十年

辛酉二百二十一年

壬戌二百二十二年

癸亥二百二十三年

甲子二百二十四年

乙丑二百二十五年

丙寅二百二十六年

丁卯二百二十七年

戊辰二百二十八年

己巳二百二十九年

庚午二百三十年

辛未二百三十一年

壬申二百三十二年

癸酉二百三十三年

甲戌二百三十四年

乙亥二百三十五年

丙子二百三十六年

丁丑二百三十七年

戊寅二百三十八年

己卯二百三十九年

庚辰二百四十年

辛巳二百四十一年

壬午二百四十二年

癸未二百四十三年

甲申二百四十四年

乙酉二百四十五年

丙戌二百四十六年

丁亥二百四十七年

戊子二百四十八年

己丑二百四十九年

庚寅二百五十年

辛卯二百五十一年

壬辰二百五十二年

癸巳二百五十三年

甲午二百五十四年

乙未二百五十五年

丙申二百五十六年

丁酉二百五十七年

戊戌二百五十八年

己亥二百五十九年

庚子二百六十年

辛丑二百六十一年

壬寅二百六十二年

癸卯二百六十三年

甲辰二百六十四年

乙巳二百六十五年

丙午二百六十六年

丁未二百六十七年

戊申二百六十八年

己酉二百六十九年

庚戌二百七十年

辛亥二百七十一年

壬子二百七十二年

癸丑二百七十三年

甲寅二百七十四年

乙卯二百七十五年

丙辰二百七十六年

丁巳二百七十七年

戊午二百七十八年

己未二百七十九年

庚申二百八十年

辛酉二百八十一年

壬戌二百八十二年

癸亥二百八十三年

甲子二百八十四年

乙丑二百八十五年

丙寅二百八十六年

丁卯二百八十七年

戊辰二百八十八年

己巳二百八十九年

庚午二百九十年

辛未二百九十一年

壬申二百九十二年

癸酉二百九十三年

甲戌二百九十四年

乙亥二百九十五年

丙子二百九十六年

丁丑二百九十七年

戊寅二百九十八年

己卯二百九十九年

庚辰三百年

辛巳三百一年

壬午三百二年

癸未三百三年

甲申三百四年

乙酉三百五年

丙戌三百六年

丁亥三百七年

戊子三百八年

己丑三百九年

庚寅三百十年

辛卯三百十一年

壬辰三百十二年

癸巳三百十三年

甲午三百十四年

乙未三百十五年

丙申三百十六年

丁酉三百十七年

戊戌三百十八年

己亥三百十九年

庚子三百二十年

辛丑三百二十一年

壬寅三百二十二年

癸卯三百二十三年

甲辰三百二十四年

乙巳三百二十五年

丙午三百二十六年

丁未三百二十七年

戊申三百二十八年

己酉三百二十九年

庚戌三百三十年

辛亥三百三十一年

壬子三百三十二年

癸丑三百三十三年

甲寅三百三十四年

乙卯三百三十五年

丙辰三百三十六年

丁巳三百三十七年

戊午三百三十八年

己未三百三十九年

庚申三百四十年

辛酉三百四十一年

壬戌三百四十二年

癸亥三百四十三年

甲子三百四十四年

乙丑三百四十五年

丙寅三百四十六年

丁卯三百四十七年

戊辰三百四十八年

己巳三百四十九年

庚午三百五十年

辛未三百五十一年

壬申三百五十二年

癸酉三百五十三年

甲戌三百五十四年

乙亥三百五十五年

丙子三百五十六年

丁丑三百五十七年

戊寅三百五十八年

己卯三百五十九年

庚辰三百六十年

辛巳三百六十一年

壬午三百六十二年

癸未三百六十三年

甲申三百六十四年

乙酉三百六十五年

丙戌三百六十六年

丁亥三百六十七年

戊子三百六十八年

己丑三百六十九年

庚寅三百七十年

辛卯三百七十一年

壬辰三百七十二年

癸巳三百七十三年

甲午三百七十四年

乙未三百七十五年

丙申三百七十六年

丁酉三百七十七年

戊戌三百七十八年

己亥三百七十九年

庚子三百八十年

辛丑三百八十一年

壬寅三百八十二年

癸卯三百八十三年

甲辰三百八十四年

乙巳三百八十五年

丙午三百八十六年

丁未三百八十七年

戊申三百八十八年

己酉三百八十九年

庚戌三百九十年

辛亥三百九十一年

壬子三百九十二年

癸丑三百九十三年

甲寅三百九十四年

乙卯三百九十五年

丙辰三百九十六年

丁巳三百九十七年

戊午三百九十八年

己未三百九十九年

庚申四百年

辛酉四百一年

壬戌四百二年

癸亥四百三年

甲子四百四年

乙丑四百五年

丙寅四百六年

丁卯四百七年

戊辰四百八年

己巳四百九年

庚午四百十年

辛未四百十一年

壬申四百十二年

癸酉四百十三年

甲戌四百十四年

乙亥四百十五年

丙子四百十六年

丁丑四百十七年

戊寅四百十八年

己卯四百十九年

庚辰四百二十年

辛巳四百二十一年

壬午四百二十二年

癸未四百二十三年

甲申四百二十四年

乙酉四百二十五年

丙戌四百二十六年

丁亥四百二十七年

戊子四百二十八年

己丑四百二十九年

庚寅四百三十年

辛卯四百三十一年

壬辰四百三十二年

癸巳四百三十三年

甲午四百三十四年

乙未四百三十五年

丙申四百三十六年

丁酉四百三十七年

戊戌四百三十八年

己亥四百三十九年

庚子四百四十年

辛丑四百四十一年

壬寅四百四十二年

癸卯四百四十三年

甲辰四百四十四年

乙巳四百四十五年

丙午四百四十六年

丁未四百四十七年

戊申四百四十八年

己酉四百四十九年

庚戌四百五十年

辛亥四百五十一年

壬子四百五十二年

癸丑四百五十三年

甲寅四百五十四年

乙卯四百五十五年

丙辰四百五十六年

丁巳四百五十七年

戊午四百五十八年

己未四百五十九年

庚申四百六十年

辛酉四百六十一年

壬戌四百六十二年

癸亥四百六十三年

甲子四百六十四年

乙丑四百六十五年

丙寅四百六十六年

丁卯四百六十七年

戊辰四百六十八年

己巳四百六十九年

庚午四百七十年

辛未四百七十一年

壬申四百七十二年

癸酉四百七十三年

甲戌四百七十四年

乙亥四百七十五年

丙子四百七十六年

丁丑四百七十七年

戊寅四百七十八年

己卯四百七十九年

庚辰四百八十年

辛巳四百八十一年

壬午四百八十二年

癸未四百八十三年

甲申四百八十四年

乙酉四百八十五年

丙戌四百八十六年

丁亥四百八十七年

戊子四百八十八年

己丑四百八十九年

庚寅四百九十年

辛卯四百九十一年

壬辰四百九十二年

癸巳四百九十三年

甲午四百九十四年

乙未四百九十五年

丙申四百九十六年

丁酉四百九十七年

戊戌四百九十八年

己亥四百九十九年

庚子五百年

辛丑五百一年

壬寅五百二年

癸卯五百三年

甲辰五百四年

乙巳五百五年

丙午五百六年

丁未五百七年

戊申五百八年

己酉五百九年

庚戌五百十年

辛亥五百十一年

壬子五百十二年

癸丑五百十三年

甲寅五百十四年

乙卯五百十五年

丙辰五百十六年

丁巳五百十七年

戊午五百十八年

己未五百十九年

庚申五百二十年

辛酉五百二十一年

壬戌五百二十二年

癸亥五百二十三年

甲子五百二十四年

乙丑五百二十五年

丙寅五百二十六年

丁卯五百二十七年

戊辰五百二十八年

己巳五百二十九年

庚午五百三十年

辛未五百三十一年

壬申五百三十二年

癸酉五百三十三年

甲戌五百三十四年

乙亥五百三十五年

丙子五百三十六年

丁丑五百三十七年

戊寅五百三十八年

己卯五百三十九年

庚辰五百四十年

辛巳五百四十一年

壬午五百四十二年

癸未五百四十三年

甲申五百四十四年

乙酉五百四十五年

丙戌五百四十六年

丁亥五百四十七年

戊子五百四十八年

己丑五百四十九年

庚寅五百五十年

辛卯五百五十一年

壬辰五百五十二年

癸巳五百五十三年

甲午五百五十四年

乙未五百五十五年

丙申五百五十六年

丁酉五百五十七年

戊戌五百五十八年

己亥五百五十九年

庚子五百六十年

辛丑五百六十一年

壬寅五百六十二年

癸卯五百六十三年

甲辰五百六十四年

乙巳五百六十五年

丙午五百六十六年

丁未五百六十七年

戊申五百六十八年

己酉五百六十九年

庚戌五百七十年

辛亥五百七十一年

壬子五百七十二年

癸丑五百七十三年

甲寅五百七十四年

乙卯五百七十五年

丙辰五百七十六年

丁巳五百七十七年

戊午五百七十八年

己未五百七十九年

庚申五百八十年

辛酉五百八十一年

壬戌五百八十二年

癸亥五百八十三年

甲子五百八十四年

乙丑五百八十五年

丙寅五百八十六年

丁卯五百八十七年

戊辰五百八十八年

己巳五百八十九年

庚午五百九十年

辛未五百九十一年

壬申五百九十二年

癸酉五百九十三年

甲戌五百九十四年

乙亥五百九十五年

丙子五百九十六年

丁丑五百九十七年

戊寅五百九十八年

己卯五百九十九年

庚辰六百年

辛巳六百一年

壬午六百二年

癸未六百三年

甲申六百四年

乙酉六百五年

丙戌六百六年

丁亥六百七年

戊子六百八年

己丑六百九年

庚寅六百十年

辛卯六百十一年

壬辰六百十二年

癸巳六百十三年

甲午六百十四年

乙未六百十五年

丙申六百十六年

丁酉六百十七年

戊戌六百十八年

己亥六百十九年

庚子六百二十年

辛丑六百二十一年

壬寅六百二十二年

癸卯六百二十三年

甲辰六百二十四年

乙巳六百二十五年

丙午六百二十六年

丁未六百二十七年

戊申六百二十八年

己酉六百二十九年

庚戌六百三十年

辛亥六百三十一年

壬子六百三十二年

癸丑六百三十三年

甲寅六百三十四年

乙卯六百三十五年

丙辰六百三十六年

丁巳六百三十七年

戊午六百三十八年

己未六百三十九年

庚申六百四十年

辛酉六百四十一年

壬戌六百四十二年

癸亥六百四十三年

甲子六百四十四年

乙丑六百四十五年

丙寅六百四十六年

丁卯六百四十七年

戊辰六百四十八年

己巳六百四十九年

庚午六百五十年

辛未六百五十一年

壬申六百五十二年

癸酉六百五十三年

甲戌六百五十四年

乙亥六百五十五年

丙子六百五十六年

丁丑六百五十七年

戊寅六百五十八年

己卯六百五十九年

庚辰六百六十年

辛巳六百六十一年

壬午六百六十二年

癸未六百六十三年

甲申六百六十四年

乙酉六百六十五年

丙戌六百六十六年

丁亥六百六十七年

戊子六百六十八年

己丑六百六十九年

庚寅六百七十年

辛卯六百七十一年

壬辰六百七十二年

癸巳六百七十三年

甲午六百七十四年

乙未六百七十五年

丙申六百七十六年

丁酉六百七十七年

戊戌六百七十八年

己亥六百七十九年

庚子六百八十年

辛丑六百八十一年

壬寅六百八十二年

癸卯六百八十三年

甲辰六百八十四年

乙巳六百八十五年

丙午六百八十六年

丁未六百八十七年

戊申六百八十八年

己酉六百八十九年

庚戌六百九十年

辛亥六百九十一年

壬子六百九十二年

癸丑六百九十三年

甲寅六百九十四年

乙卯六百九十五年

丙辰六百九十六年

丁巳六百九十七年

戊午六百九十八年

己未六百九十九年

庚申七百年

辛酉七百一年

壬戌七百二年

癸亥七百三年

甲子七百四年

乙丑七百五年

丙寅七百六年

丁卯七百七年

戊辰七百八年

己巳七百九年

庚午七百十年

辛未七百十一年

壬申七百十二年

癸酉七百十三年

甲戌七百十四年

乙亥七百十五年

丙子七百十六年

丁丑七百十七年

戊寅七百十八年

己卯七百十九年

庚辰七百二十年

辛巳七百二十一年

壬午七百二十二年

癸未七百二十三年

甲申七百二十四年

乙酉七百二十五年

丙戌七百二十六年

丁亥七百二十七年

戊子七百二十八年

己丑七百二十九年

庚寅七百三十年

辛卯七百三十一年

壬辰七百三十二年

癸巳七百三十三年

甲午七百三十四年

乙未七百三十五年

丙申七百三十六年

丁酉七百三十七年

戊戌七百三十八年

己亥七百三十九年

庚子七百四十年

辛丑七百四十一年

壬寅七百四十二年

癸卯七百四十三年

甲辰七百四十四年

乙巳七百四十五年

丙午七百四十六年

丁未七百四十七年

戊申七百四十八年

己酉七百四十九年

庚戌七百五十年

辛亥七百五十一年

壬子七百五十二年

癸丑七百五十三年

甲寅七百五十四年

乙卯七百五十五年

丙辰七百五十六年

丁巳七百五十七年

戊午七百五十八年

己未七百五十九年

庚申七百六十年

辛酉七百六十一年

壬戌七百六十二年

癸亥七百六十三年

甲子七百六十四年

乙丑七百六十五年

丙寅七百六十六年

丁卯七百六十七年

戊辰七百六十八年

己巳七百六十九年

庚午七百七十年

辛未七百七十一年

壬申七百七十二年

癸酉七百七十三年

甲戌七百七十四年

乙亥七百七十五年

丙子七百七十六年

丁丑七百七十七年

戊寅七百七十八年

己卯七百七十九年

庚辰七百八十年

辛巳七百八十一年

壬午七百八十二年

癸未七百八十三年

甲申七百八十四年

乙酉七百八十五年

丙戌七百八十六年

丁亥七百八十七年

戊子七百八十八年

己丑七百八十九年

庚寅七百九十年

辛卯七百九十一年

壬辰七百九十二年

癸巳七百九十三年

甲午七百九十四年

乙未七百九十五年

丙申七百九十六年

丁酉七百九十七年

戊戌七百九十八年

己亥七百九十九年

庚子八百年

辛丑八百一年

壬寅八百二年

癸卯八百三年

甲辰八百四年

乙巳八百五年

丙午八百六年

丁未八百七年

戊申八百八年

己酉八百九年

庚戌八百十年

辛亥八百十一年

壬子八百十二年

癸丑八百十三年

甲寅八百十四年

乙卯八百十五年

丙辰八百十六年

丁巳八百十七年

戊午八百十八年

己未八百十九年

庚申八百二十年

辛酉八百二十一年

壬戌八百二十二年

癸亥八百二十三年

甲子八百二十四年

乙丑八百二十五年

丙寅八百二十六年

丁卯八百二十七年

戊辰八百二十八年

己巳八百二十九年

庚午八百三十年

辛未八百三十一年

壬申八百三十二年

癸酉八百三十三年

甲戌八百三十四年

乙亥八百三十五年

丙子八百三十六年

丁丑八百三十七年

戊寅八百三十八年

己卯八百三十九年

庚辰八百四十年

辛巳八百四十一年

壬午八百四十二年

癸未八百四十三年

甲申八百四十四年

乙酉八百四十五年

丙戌八百四十六年

丁亥八百四十七年

戊子八百四十八年

己丑八百四十九年

庚寅八百五十年

辛卯八百五十一年

壬辰八百五十二年

癸巳八百五十三年

甲午八百五十四年

乙未八百五十五年

丙申八百五十六年

丁酉八百五十七年

戊戌八百五十八年

己亥八百五十九年

庚子八百六十年

辛丑八百六十一年

壬寅八百六十二年

癸卯八百六十三年

甲辰八百六十四年

乙巳八百六十五年

丙午八百六十六年

丁未八百六十七年

戊申八百六十八年

己酉八百六十九年

庚戌八百七十年

辛亥八百七十一年

壬子八百七十二年

癸丑八百七十三年

甲寅八百七十四年

乙卯八百七十五年

丙辰八百七十六年

丁巳八百七十七年

戊午八百七十八年

己未八百七十九年

庚申八百八十年

辛酉八百八十一年

壬戌八百八十二年

癸亥八百八十三年

甲子八百八十四年

乙丑八百八十五年

丙寅八百八十六年

丁卯八百八十七年

戊辰八百八十八年

己巳八百八十九年

庚午八百九十年

辛未八百九十一年

壬申八百九十二年

癸酉八百九十三年

甲戌八百九十四年

乙亥八百九十五年

丙子八百九十六年

丁丑八百九十七年

戊寅八百九十八年

己卯八百九十九年

庚辰九百年

辛巳九百一年

壬午九百二年

癸未九百三年

甲申九百四年

乙酉九百五年

丙戌九百六年

丁亥九百七年

戊子九百八年

己丑九百九年

庚寅九百十年

辛卯九百十一年

壬辰九百十二年

癸巳九百十三年

甲午九百十四年

乙未九百十五年

丙申九百十六年

丁酉九百十七年

戊戌九百十八年

己亥九百十九年

庚子九百二十年

辛丑九百二十一年

壬寅九百二十二年

癸卯九百二十三年

甲辰九百二十四年

乙巳九百二十五年

丙午九百二十六年

丁未九百二十七年

戊申九百二十八年

己酉九百二十九年

庚戌九百三十年

辛亥九百三十一年

壬子九百三十二年

癸丑九百三十三年

甲寅九百三十四年

乙卯九百三十五年

丙辰九百三十六年

丁巳九百三十七年

戊午九百三十八年

己未九百三十九年

庚申九百四十年

辛酉九百四十一年

壬戌九百四十二年

癸亥九百四十三年

甲子九百四十四年

乙丑九百四十五年

丙寅九百四十六年

丁卯九百四十七年

戊辰九百四十八年

己巳九百四十九年

庚午九百五十年

辛未九百五十一年

壬申九百五十二年

癸酉九百五十三年

甲戌九百五十四年

乙亥九百五十五年

丙子九百五十六年

丁丑九百五十七年

戊寅九百五十八年

己卯九百五十九年

庚辰九百六十年

辛巳九百六十一年

壬午九百六十二年

癸未九百六十三年

甲申九百六十四年

乙酉九百六十五年

丙戌九百六十六年

丁亥九百六十七年

戊子九百六十八年

己丑九百六十九年

庚寅九百七十年

辛卯九百七十一年

壬辰九百七十二年

癸巳九百七十三年

甲午九百七十四年

乙未九百七十五年

丙申九百七十六年

丁酉九百七十七年

戊戌九百七十八年

己亥九百七十九年

庚子九百八十年

辛丑九百八十一年

壬寅九百八十二年

癸卯九百八十三年

甲辰九百八十四年

乙巳九百八十五年

丙午九百八十六年

丁未九百八十七年

戊申九百八十八年

己酉九百八十九年

庚戌九百九十年

辛亥九百九十一年

壬子九百九十二年

癸丑九百九十三年

甲寅九百九十四年

乙卯九百九十五年

丙辰九百九十六年

丁巳九百九十七年

戊午九百九十八年

己未九百九十九年

庚申一千年

辛酉一千一年

壬戌一千二年

癸亥一千三年

甲子一千四年

乙丑一千五年

丙寅一千六年

丁卯一千七年

戊辰一千八年

己巳一千九年

庚午一千十年

辛未一千十一年

壬申一千十二年

癸酉一千十三年

甲戌一千十四年

乙亥一千十五年

丙子一千十六年

丁丑一千十七年

戊寅一千十八年

己卯一千十九年

庚辰一千二十年

辛巳一千二十一年

壬午一千二十二年

癸未一千二十三年

甲申一千二十四年

乙酉一千二十五年

丙戌一千二十六年

丁亥一千二十七年

戊子一千二十八年

己丑一千二十九年

庚寅一千三十年

辛卯一千三十一年

壬辰一千三十二年

癸巳一千三十三年

甲午一千三十四年

乙未一千三十五年

丙申一千三十六年

丁酉一千三十七年

戊戌一千三十八年

己亥一千三十九年

庚子一千四十年

辛丑一千四十一年

壬寅一千四十二年

癸卯一千四十三年

甲辰一千四十四年

乙巳一千四十五年

丙午一千四十六年

丁未一千四十七年

戊申一千四十八年

己酉一千四十九年

庚戌一千五十年

辛亥一千五十一年

壬子一千五十二年

癸丑一千五十三年

甲寅一千五十四年

乙卯一千五十五年

丙辰一千五十六年

丁巳一千五十七年

戊午一千五十八年

己未一千五十九年

庚申一千六十年

辛酉一千六十一年

壬戌一千六十二年

癸亥一千六十三年

甲子一千六十四年

乙丑一千六十五年

丙寅一千六十六年

丁卯一千六十七年

戊辰一千六十八年

己巳一千六十九年

庚午一千七十年

辛未一千七十一年

壬申一千七十二年

癸酉一千七十三年

甲戌一千七十四年

乙亥一千七十五年

丙子一千七十六年

丁丑一千七十七年

戊寅一千七十八年

己卯一千七十九年

庚辰一千八十年

辛巳一千八十一年

壬午一千八十二年

癸未一千八十三年

甲申一千八十四年

乙酉一千八十五年

丙戌一千八十六年

丁亥一千八十七年

戊子一千八十八年

己丑一千八十九年

庚寅一千九十年

辛卯一千九十一年

壬辰一千九十二年

癸巳一千九十三年

甲午一千九十四年

乙未一千九十五年

丙申一千九十六年

丁酉一千九十七年

戊戌一千九十八年

己亥一千九十九年

庚子一千一百年

辛丑一千一百一年

壬寅一千一百二年

癸卯一千一百三年

甲辰一千一百四年

乙巳一千一百五年

丙午一千一百六年

丁未一千一百七年

戊申一千一百八年

己酉一千一百九年

庚戌一千一百十年

辛亥一千一百十一年

壬子一千一百十二年

癸丑一千一百十三年

甲寅一千一百十四年

乙卯一千一百十五年

丙辰一千一百十六年

丁巳一千一百十七年

戊午一千一百十八年

己未一千一百十九年

庚申一千一百二十年

辛酉一千一百二十一年

壬戌一千一百二十二年

癸亥一千一百二十三年

甲子一千一百二十四年

乙丑一千一百二十五年

丙寅一千一百二十六年

丁卯一千一百二十七年

戊辰一千一百二十八年

己巳一千一百二十九年

庚午一千一百三十年

辛未一千一百三十一年

壬申一千一百三十二年

癸酉一千一百三十三年

甲戌一千一百三十四年

乙亥一千一百三十五年

丙子一千一百三十六年

丁丑一千一百三十七年

戊寅一千一百三十八年

己卯一千一百三十九年

庚辰一千一百四十年

辛巳一千一百四十一年

壬午一千一百四十二年

癸未一千一百四十三年

甲申一千一百四十四年

乙酉一千一百四十五年

丙戌一千一百四十六年

丁亥一千一百四十七年

戊子一千一百四十八年

己丑一千一百四十九年

庚寅一千一百五十年

辛卯一千一百五十一年

壬辰一千一百五十二年

癸巳一千一百五十三年

甲午一千一百五十四年

乙未一千一百五十五年

丙申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丁酉一千一百五十七年

戊戌一千一百五十八年

己亥一千一百五十九年

庚子一千一百六十年

辛丑一千一百六十一年

壬寅一千一百六十二年

癸卯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甲辰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乙巳一千一百六十五年

丙午一千一百六十六年

丁未一千一百六十七年

戊申一千一百六十八年

己酉一千一百六十九年

庚戌一千一百七十年

辛亥一千一百七十一年

壬子一千一百七十二年

癸丑一千一百七十三年

甲寅一千一百七十四年

乙卯一千一百七十五年

丙辰一千一百七十六年

丁巳一千一百七十七年

戊午一千一百七十八年

己未一千一百七十九年

庚申一千一百八十年

辛酉一千一百八十一年

壬戌一千一百八十二年

癸亥一千一百八十三年

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四年

乙丑一千一百八十五年

丙寅一千一百八十六年

丁卯一千一百八十七年

戊辰一千一百八十八年

己巳一千一百八十九年

庚午一千一百九十年

辛未一千一百九十一年

壬申一千一百九十二年

癸酉一千一百九十三年

甲戌一千一百九十四年

乙亥一千一百九十五年

丙子一千一百九十六年

丁丑一千一百九十七年

戊寅一千一百九十八年

己卯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庚辰一千二百年

辛巳一千二百一年

壬午一千二百二年

癸未一千二百三年

甲申一千二百四年

乙酉一千二百五年

丙戌一千二百六年

丁亥一千二百七年

戊子一千二百八年

己丑一千二百九年

庚寅一千二百十年

辛卯一千二百十一年

壬辰一千二百十二年

癸巳一千二百十三年

甲午一千二百十四年

乙未一千二百十五年

丙申一千二百十六年

丁酉一千二百十七年

戊戌一千二百十八年

己亥一千二百十九年

庚子一千二百二十年

辛丑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壬寅一千二百二十二年

癸卯一千二百二十三年

甲辰一千二百二十四年

乙巳一千二百二十五年

丙午一千二百二十六年

丁未一千二百二十七年

戊申一千二百二十八年

己酉一千二百二十九年

庚戌一千二百三十年

辛亥一千二百三十一年

壬子一千二百三十二年

癸丑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甲寅一千二百三十四年

乙卯一千二百三十五年

丙辰一千二百三十六年

丁巳一千二百三十七年

戊午一千二百三十八年

己未一千二百三十九年

庚申一千二百四十年

辛酉一千二百四十一年

壬戌一千二百四十二年

癸亥一千二百四十三年

甲子一千二百四十四年

乙丑一千二百四十五年

丙寅一千二百四十六年

丁卯一千二百四十七年

戊辰一千二百四十八年

己巳一千二百四十九年

庚午一千二百五十年

辛未一千二百五十一年

壬申一千二百五十二年

癸酉一千二百五十三年

甲戌一千二百五十四年

乙亥一千二百五十五年

丙子一千二百五十六年

丁丑一千二百五十七年

戊寅一千二百五十八年

己卯一千二百五十九年

庚辰一千二百六十年

辛巳一千二百六十一年

壬午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癸未一千二百六十三年

甲申一千二百六十四年

乙酉一千二百六十五年

丙戌一千二百六十六年

丁亥一千二百六十七年

戊子一千二百六十八年

己丑一千二百六十九年

庚寅一千二百七十年

辛卯一千二百七十一年

壬辰一千二百七十二年

癸巳一千二百七十三年

甲午一千二百七十四年

乙未一千二百七十五年

丙申一千二百七十六年

丁酉一千二百七十七年

戊戌一千二百七十八年

己亥一千二百七十九年

庚子一千二百八十年

辛丑一千二百八十一年

壬寅一千二百八十二年

癸卯一千二百八十三年

甲辰一千二百八十四年

乙巳一千二百八十五年

丙午一千二百八十六年

丁未一千二百八十七年

戊申一千二百八十八年

己酉一千二百八十九年

庚戌一千二百九十年

辛亥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壬子一千二百九十二年

癸丑一千二百九十三年

甲寅一千二百九十四年

乙卯一千二百九十五年

丙辰一千二百九十六年

丁巳一千二百九十七年

戊午一千二百九十八年

己未一千二百九十九年

庚申一千三百年

辛酉一千三百一年

壬戌一千三百二年

癸亥一千三百三年

甲子一千三百四年

乙丑一千三百五年

丙寅一千三百六年

丁卯一千三百七年

戊辰一千三百八年

己巳一千三百九年

庚午一千三百十年

辛未一千三百十一年

壬申一千三百十二年

癸酉一千三百十三年

甲戌一千三百十四年

乙亥一千三百十五年

丙子一千三百十六年

丁丑一千三百十七年

戊寅一千三百十八年

己卯一千三百十九年

庚辰一千三百二十年

辛巳一千三百二十一年

壬午一千三百二十二年

癸未一千三百二十三年

甲申一千三百二十四年

乙酉一千三百二十五年

丙戌一千三百二十六年

丁亥一千三百二十七年

戊子一千三百二十八年

己丑一千三百二十九年

庚寅一千三百三十年

辛卯一千三百三十一年

壬辰一千三百三十二年

癸巳一千三百三十三年

甲午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乙未一千三百三十五年

丙申一千三百三十六年

丁酉一千三百三十七年

戊戌一千三百三十八年

己亥一千三百三十九年

庚子一千三百四十年

辛丑一千三百四十一年

壬寅一千三百四十二年

癸卯一千三百四十三年

甲辰一千三百四十四年

乙巳一千三百四十五年

丙午一千三百四十六年

丁未一千三百四十七年

戊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

己酉一千三百四十九年

庚戌一千三百五十年

辛亥一千三百五十一年

壬子一千三百五十二年

癸丑一千三百五十三年

甲寅一千三百五十四年

乙卯一千三百五十五年

丙辰一千三百五十六年

丁巳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戊午一千三百五十八年

己未一千三百五十九年

庚申一千三百六十年

辛酉一千三百六十一年

壬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癸亥一千三百六十三年

甲子一千三百六十四年

乙丑一千三百六十五年

丙寅一千三百六十六年

丁卯一千三百六十七年

戊辰一千三百六十八年

己巳一千三百六十九年

庚午一千三百七十年

辛未一千三百七十一年

壬申一千三百七十二年

癸酉一千三百七十三年

甲戌一千三百七十四年

乙亥一千三百七十五年

丙子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丁丑一千三百七十七年

戊寅一千三百七十八年

己卯一千三百七十九年

庚辰一千三百八十年

辛巳一千三百八十一年

壬午一千三百八十二年

癸未一千三百八十三年

甲申一千三百八十四年

乙酉一千三百八十五年

丙戌一千三百八十六年

丁亥一千三百八十七年

戊子一千三百八十八年

己丑一千三百八十九年

庚寅一千三百九十年

辛卯一千三百九十一年

壬辰一千三百九十二年

癸巳一千三百九十三年

甲午一千三百九十四年

乙未一千三百九十五年

丙申一千三百九十六年

丁酉一千三百九十七年

戊戌一千三百九十八年

己亥一千三百九十九年

庚子一千四百年

辛丑一千四百一年

壬寅一千四百二年

癸卯一千四百三年

甲辰一千四百四年

乙巳一千四百五年

丙午一千四百六年

丁未一千四百七年

戊申一千四百八年

己酉一千四百九年

庚戌一千四百十年

辛亥一千四百十一年

壬子一千四百十二年

癸丑一千四百十三年

甲寅一千四百十四年

乙卯一千四百十五年

丙辰一千四百十六年

丁巳一千四百十七年

戊午一千四百十八年

己未一千四百十九年

庚申一千四百二十年

辛酉一千四百二十一年

壬戌一千四百二十二年

癸亥一千四百二十三年

甲子一千四百二十四年

乙丑一千四百二十五年

丙寅一千四百二十六年

丁卯一千四百二十七年

戊辰一千四百二十八年

己巳一千四百二十九年

庚午一千四百三十年

辛未一千四百三十一年

壬申一千四百三十二年

癸酉一千四百三十三年

甲戌一千四百三十四年

乙亥一千四百三十五年

丙子一千四百三十六年

丁丑一千四百三十七年

戊寅一千四百三十八年

己卯一千四百三十九年

庚辰一千四百四十年

辛巳一千四百四十一年

壬午一千四百四十二年

癸未一千四百四十三年

甲申一千四百四十四年

乙酉一千四百四十五年

丙戌一千四百四十六年

丁亥一千四百四十七年

戊子一千四百四十八年

己丑一千四百四十九年

庚寅一千四百五十年

辛卯一千四百五十一年

壬辰一千四百五十二年

癸巳一千四百五十三年

甲午一千四百五十四年

乙未一千四百五十五年

丙申一千四百五十六年

丁酉一千四百五十七年

戊

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
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毘摩羅聞言遂發信
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
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
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
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即入
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
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
年甲午歲也

慎靖王定顯王子 治六年 王時六國皆自稱王

赧王延慎靖王子 治五十九年 東西周分治為諸矣所役王與居人無異王徒都太子治東

○十八年

丙子三十年宋滅矣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進不顧遂盤繞祖身祖因與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忘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以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詩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知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昭襄王稷昭王子 治五年至始皇時建亥正通覇五十一年

秦 雷氏曰昭襄孝文王子莊襄始皇胡亥三世共朝六君四十九年

孝文王戍昭王子 元年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施苑囿除喪在位三月運數一年

莊襄王楚孝文王子以不韋為相 治三年○次年癸丑日食

○十四國諸侯 ○戰國七雄



始皇政莊襄子昭四十八年正月旦日生于邯鄲其年十三莊襄崩仕立為秦王自號始皇欲至萬世傳繼曰朕年朝賀皆自二月朔衣服旌旗皆尚黑置守尉監築長城名民曰黔首用呂不韋趙高李斯為相蒙恬白起王翦為將併吞六國平一天下分三十六郡自後騎峨周遊至沙丘忽患病七日丙申崩于平臺矣治三十七年壽五十

壬午　滅韓

乙酉　滅趙

丙戌　滅魏

戊子　滅楚

己丑　虜燕王喜

庚寅　滅齊

下令逐諸侯客李斯諫而止

十年二十八年東巡郡縣上鄒嶧山及登琅琊刻石頌德又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值風雨於松下因封五大夫又遣徐福求仙

癸卯　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時國事匪遑弗克敬奉

築長城

焚書

坑儒作阿房宮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毘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遍相讚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即慕始皇三十五年

庚寅　二世胡亥始皇少子申韓李斯趙高矯詔立之殺扶蘇子嬰及蒙恬蒙毅而立焉帝之初趙高使壻閻樂殺二十一即位治三年

己丑　劉季起沛項羽起江東率諸侯

癸巳　滅秦子嬰二世乃引鹿俄之百官莫從將殺○伐秦陳勝吳廣起天下大亂矣

三世子嬰　扶蘇子○初趙高使壻閻樂殺二世乃引鹿俄之百官莫從將殺上胡亥即位三年劉季起沛項羽起江東率諸侯滅秦陳勝吳廣起天下大亂矣三世子嬰即位三世被壞者三高知天命不與乃立子嬰即位三日○後沛公入關于軹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璽降于軹道為泰王四十六日○沛公既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灞上○項羽後入關遂殺子嬰秦遂滅矣

右秦　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居帝位凡十五年而漢滅之

西漢　雷氏曰漢高息呂文景武昭昌邑宣九成衰平孺十有四君二百十四年

乙未　高祖邦　子季姓劉氏王火德治十二年初用秦正六初乙酉年改刊更正都長安今京兆也豐沛中陽里人隆准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初為泗上亭長單父呂公奇之以女妻焉後徙豐西澤中收之徒中壯士頗從者十人初行山澤斬蛇白蛇後人見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化赤帝子斬之秦二世元年布衣起于

沛而滅秦為漢以蕭何為相韓信為將張良為謀即漢有三傑焉共滅項羽于烏江生于秦昭四十六年壽六十二歲大定天下丁未夏四月崩于長樂宮葬長陵

楚將項燕之孫身長八尺目有重瞳勢可拔山力能舉鼎兵中子弟皆畏之秦二世元年從季父項梁起江東至三年滅秦自號西楚都彭城立五年漢會諸侯于垓下大潰破之追至烏江自刎而死矣

丙申二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十一月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抵譋罪餘去秦法項羽

使英布殺義帝于郴是年滅韓趙魏三國

滅齊

滅燕與項羽約洪溝為界以分天下

會諸將圍羽於垓下虞姬自刎

改咸陽為長安

孝惠盈字曰滿高祖子母呂氏十七即位能治天下遵繼于未央宮葬安陵壽二十四歲○

治七年始有笛帝時丘仲作之笛者滌也蕩邪穢納于雅正龍頌笛有七孔竹笛五孔篳笛三孔也

立長安西市脩建倉教

高后雉姓呂氏單父呂公女少帝幼太后臨朝稱制立諸呂為王欲謀天下戮危劉氏劉章首發同姓誅誅呂矣壽七十

治八年

地震○六月晦昃食○行八銖錢

秋星晝見

五年南越五自稱武帝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正月日食

文帝恒高祖次子母薄姬初呂后封諸呂為王陳平周勃劉章共誅諸呂三九迎立文帝性資寬惠溫恭謹慤衣衾不施帷帳木器無文彩以示儉約治霸陵因山不起墳臨終遺詔薄葬以稱朕意壽四十七治二十三年

文帝三年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龍樹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風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露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舍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晝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為說法非聲色也師得法後

傷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說傷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景帝啓文帝子母竇氏三十二歲即位好黃老二子各言人皆稱之同改元

三年用晁錯策七國皆反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攻之復用袁盎之謀斬錯以謝七國天下大定矣

○三年用晁錯策七國皆反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攻之復用袁盎之謀斬錯以謝七國天下大定矣

世尊示滅八百年矣

帝滅苦法定基令（）夫功大欲獻之逆嘔血而死

治十六年

治五十四年依運曆圖

武帝徹改建元

景之中子母王夫人嘗夢日二十七倒策果七年建元

十二歲崩于五祚殿葬于茂陵十七即位

辛丑建元東方朔為太史

帝好仙術敬方士文成五利等（）鑄半兩錢貪地好般○命司馬遷等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興禮樂建封禪

改元光

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矣

改元朔

改元狩

（）戰其儀累數萬人用孫弘為相衛青去病為將北伐匈奴開河朔之地（）又平南越王○東滅淮南王安衛山王賜以謚反誅

朝鮮為郡縣西愿王圍挽昆耶王收休屠王○擾遣張騫西使身專國母浮圖教果復之

四月初作誥定之有誥始此

改元鼎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迎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曰我已（）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懲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窮疑焉羅睺羅多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然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受神力

繫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付法已安坐歸寂

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宋 改元封
梁 改太初
唐 改天漢
晉 改太始
元 改征和
魏 巫蠱起江充等掘蠱於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奔太子母趙婕妤九歲即位屠光輔政至戊申四月賛（）死者大當歛葬
宋 昭帝弗武之子受遺詔以周公輔政至戊申四月崩未央宮葬于平陵壽二十二歲治十三年改始元
晉 改元鳳上官桀子安與霍光爭權桀知霍光之忠烈矣
宋 改元平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筏城實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懈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寐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舍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祖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

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帝 昌邑王名賀泰王髆之子武之孫在位二十七日狂縱淫戲無度罪犯一千一百二十七事霍光與田延年白太后解璽送之昌邑羣臣不能輔導遂以數諫得已
宣 宣帝詢改本始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而足下有毛初名病已慶太子被巫蠱事已在襁褓賴丙吉教養在於掖庭永家霍光昌邑秦太后就民閒迎之即位遠方來朝號中興主壬申十二月崩未央宮壽四十三葬杜陵時歲一石五錢

帝改神爵

皇改五鳳

成改甘露

辛未（）帝興自民間知民疾苦魏相丙吉為相以利民

世尊示滅九百年矣

時北天竺富婁父國有大論師名憍尸迦三子同號婆蘇槃豆此曰天親長曰阿僧佉此云無著首暢大乘阿瑜闍國大講堂中請聖慈尊說瑜伽論廣明五分十七地義次曰伐蘇畔徒此云世親首學小乘造俱舍論後從兄化演暢真宗造唯識等窮探大義幼曰比隣持弗婆提此云獅子覺造集論釋大有研尋異義哉三弘中道並譽五天妙旃檀林寧容荊棘俱求知足歸真應期御世談玄難可詳矣

帝改黃龍

誉元帝奠改初元宣之子二十七歲即位戊陵壽四十三開佛

治十六年

庚改永光

癸改建昭

子改竟寧

皇成帝驚改建始宇太孫元帝子二十即位以諸舅王風等為列侯更驚仲連為相五侯專政賢臣屏迹甲寅三月崩未央宮葬延陵壽四十五

六

在位二十六年

癸改河平

丁酉改陽朔

辛亥改鴻嘉。光祿大夫劉向傳比觀籍往往見有佛經

己巳改永始

丙申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人也姓瞿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時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過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踊然即時閉戶祖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

士

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己酉改元延

癸丑改綏和（）都水使者劉向集列仙傳檢藏傳則知自周以來自之人未識佛經六十餘卷編入仙人未識佛經六十餘卷編入仙

乙卯哀帝欣改建平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十九即位六年庚申六月崩未央宮葬義陵壽二十五

己巳改元壽景憲使西域大月氏王令太子口授浮圖經

辛未平帝衎改元始元帝庶孫中山孝王興之子三歲封為王元壽二年九月即位時方九歲王莽秉政乙丑崩未央宮葬康陵壽十四

治五年加王莽為大司馬又晉為太傅號安漢公

立莽女為后（）莽加宰衡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顯之子莽既鴆平帝在襁褓年二歲即位莽初行周公故事民稱臣帝至戊辰而崙矣

改初始王莽以得瑞即位矣符

治三年

新室 姓王氏郡長安以十一月建平合十八年
莽字巨君 元上帝皇后弟成帝之舅三舅之子帝后俱篡即位國號大新至地皇四年為漢光武軍師將軍所殺
在位十五年改元建國
改天鳳
改地皇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 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惙墮生忉利 欲界第二天 聞幡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 色界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 大
闇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乂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 大
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逞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閑夜多聞是語已領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靈靈欻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閻夜多孚言領旨即薙宿慧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廣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祖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指爪剪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劉盆子 太山式人萌之子初與樊崇起兵號赤眉光武遣武勇侯劉恭拜盆子為式王治一年

東漢 都洛陽姓劉氏火德 賢相靈獻遭殃十三主百九十五年

雷氏云 光明章和傷安北鄉順冲

世祖光武帝秀 字文叔南蔡人高祖九世孫長沙王發生春陵侯買聲林太守外舅龐都尉四南頓令欽之子生有赤光照室既長用讖子曉算復興漢室遂即位於鄗南後移都洛丁巳二月崩于南宮前殿壽六十二葬原陵 治三十三年改元建武

封孔子為褒成侯

世尊示滅一千年 此後護法諸大菩薩等相次出世遞輪矣

改中元 ○京師有醴泉出飲者疾愈矣

明帝莊 光武第四子十歲通春秋三十即位大興儒學乙亥崩于東宮前殿壽四十八葬顯節陵 治十八年改元永平

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至殿庭旦集群臣令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咸悉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也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後一千年聲教被及此土王使雙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將蔡愔博士

王遵奉憬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果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三藏持優塡王第四造白氈像并四十二章經愔等奉迎而歸于洛矣

癸 教流此土十二月三十日愔等迎二沙門于 壁 至于洛陽帝令模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并洛京西門以示萬姓梵漢二經安蘭臺石室

己 詔以釋迦實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帝於城西雍門外立寺與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騰蘭初譯四十二章經帝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冢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冢而騰蘭隨往髣髴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瑞珮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髣髴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矣

庚 法蘭出十地斷結經

辛 永平 梵王奏 皇 勑也 黃老與佛作圖讖以譏反廢徙汴陽自投累及千餘人 壬 北 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表以奏聞勑納表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時道士等將真元五千卷茅成子等二十七家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壇上褚貴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家而騰蘭隨往髣髴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蘭法師神變凌空泠然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山嶽㶿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乃至孫宣法戒藏等神通勝事驚心士庶投誠出家者衆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一千餘人出家慕道四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抽簪落髮夫人王婕妤等與宮嬪二百三十餘人厭俗歸真南嶽道士葬褚善信等上表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劉正念等北嶽道士焦德心等嵩嶽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表以奏聞勑納表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時道士等將真元五千卷茅成子等二十七家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壇上褚貴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家而騰蘭隨往髣髴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蘭法師神變凌空泠然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山嶽㶿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乃至孫宣法戒藏等神通勝事驚心士庶投誠出家者衆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一千餘人出家慕道四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抽簪落髮夫人王婕妤等與宮嬪二百三十餘人厭俗歸真南嶽道士葬褚善信等上表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劉正念等北嶽道士焦德心等嵩嶽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表以奏聞勑納表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時道士等將真元五千卷茅成子等二十七家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壇上褚貴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家而騰蘭隨往髣髴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蘭法師神變凌空泠然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山嶽㶿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乃至孫宣法戒藏等神通勝事驚心士庶投誠出家者衆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一千餘人出家慕道四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抽簪落髮夫人王婕妤等與宮嬪二百三十餘人厭俗歸真南嶽道士葬褚善信等上表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劉正念等北嶽道士焦德心等嵩嶽道士

為至焉有太宗恭儉之美而文雅威重過之有世宗經畧四夷之勳而無世宗滋侈之弊有中宗政治之明而崇儒尚德過之斯蓋無有三宗之長而無三宗之短是以班固傳載頌其勳德於漢為冠盛然世之學者不以班傅為信徒見鍾離意傳謂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遂以此為顯宗實録嗚呼豈篤論哉昔仲尼平章討論五帝三王治具以貽後世迫其發遣暴秦燔毀之餘世宗僅能舉之而已至顯宗乃始躬行儒術尊養三老五更饗社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是時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濟濟乎洋洋乎由三代以来儒風之盛莫甚於永平時也及章和之後諸儒闕館授道著籍者動逾千數蓋永平之化行猶周南麟趾之應也初雖獄訟繁劇帝臨政刻意裁斷精嚴善善惡惡之實猶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暨臨夾谷而盡誅優倡此誠不可以少假仁恕也謂之褊察則過矣予謂使孔子復生必曰顯宗吾無間然矣由顯宗包舉西漢三宗之美躬行古帝王之道此所以精奕與吾佛感通而聖教因之被于中夏與儒相表裏而廣天下以善也夫豈偶爾哉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壯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數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為首者名婆脩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虚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識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懽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吾吾與汝等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四八頁上一二行夾註右末字「徒」，清作「徙」。

一　八四八頁中六行「忘荅」，清作「應荅」。

一　八四八頁下四行夾註右第七字「漸」，清作「慚」。

一　八四八頁下圖表八行「曾問公」，徑、清作「曾周公」。

一　八四九頁上一行夾註左第一一字「位」，徑、清作「傳」。

一　八五〇頁上六行「傷人及抵謫罪」，清作「傷人及盜抵罪」。

一　八五〇頁上一七行「倉教」，徑、清作「倉廢」。

一　八五〇頁中七行夾註右「太半」，徑、清作「太平」。

一　八五二頁上一四行小字右「六嗇」，徑、清作「不嗇」。

一　八五二頁上二行「今」，徑、清作「今」。

一　八五二頁下一四行夾註左末字「色」，徑作「邑」；清作「免」。

一　八五三頁上一八行夾註右「二十七歲」，徑作「一十七歲」。

一　八五三頁下九行夾註左「徧入」，徑、清作「編入」。

一　八五三頁下一〇行夾註左「自之人」，清作「有之人」。

一　八五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逆」，徑、清作「逆」。

一　八五四頁下一行夾註左「嚴子陵」，徑、清作「嚴子陵」。

一　八五五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棨」，清作「楚」。

一　八五五頁中一九行「朱奕」，徑、清作「赫奕」。

一　八五五頁中二行「琉璃」，徑、清作「璃琉」。

一　八五五頁中六行夾註右「梵王英」，清作「楚王英」。

東漢

孝章帝炟改建初（一名炟明帝第五子十九歲即位乙巳歲）庚辰 治十三年

辰 改章和（厥壽三十一葬敬陵）

辛巳 和帝肇改永元（章帝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歲壽二十七葬慎陵）

壬午 殤帝隆改延平（和之少子隆誕百餘日即位于元興元年十二月時崩）

癸未 安帝祜改永初（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即位乙丑歲壽三十二葬恭陵）

甲申 改元初

乙酉 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飛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戊午 改延光

己未 王十八年也

庚申 止鄉侯懿（章帝孫濟北王壽之子閻太后立之是年三月即位至十月而廢治一百七十日）

順帝保改永建（安帝子年十一登位梁商父子秉政甲申八月崩壽三十葬憲陵永寧初為太子）

乙酉 改陽嘉

丙戌 改永和

丁亥 改漢安

戊子 改建康

乙酉冲帝炳改永嘉（順帝子毋曰虞貴人建康八月即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梁冀輔政次年三月崩壬寅于懷帝二歲葬于懷陵）建數一年

戊戌質帝纘改本初（章帝玄孫渤海王鴻之子也八歲即位聰惠夙成嘗朝會日梁冀曰跋扈將軍冀惡之鴆于壬堂前殿壽九歲葬靜陵）在位一年

己亥桓帝志改建和（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十五即位梁冀輔政永康丁未崩于德陽前殿壽三十六葬宣陵北）在位二十一年

己丑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讓之舅父舍國出家既至洛京譯經二十九部一百七十六卷絶筆于靈帝建寧三年因附舟浮游次廬山之郡亭廟艤舟祠下廟神靈甚能分風送往来之舟有乞神竹者未許而所神怒覆其舟致竹所處過者雀息汗下高之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乃不與俱来耶高至廟下神復降與高語奮因泣曰弟子家此湖千里皆所轄坐宿多嗔今報形極醜又旦夕且死必入地獄有繞千段并雜寶玩當為建寺塔為冥福高許之徐曰能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惡恶何高曰第出之於是出其首帳中蓋巨蝝也高梵語呪之蝝若兩淚俄不見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呪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高曰廟神已脫蝝形故来謝耳高至豫章建寺即今大安是也由高而名蓋江淮寺塔之始

庚寅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辛卯改元永興

壬辰改永壽

乙未改延熹

丙申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過婆脩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脩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遥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百為一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

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命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第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丁未 改永康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戊申 靈帝宏改建寧（章帝玄孫濟亭侯長之子 官者二十四葬文陳）在位二十二年（實武立之）

壬子 改熹平

癸丑 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若經棄文存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識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是歲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嚴佛調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詳曇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三百餘部

甲寅 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乙卯 改光和

丙辰 改中平（道始黃巾作叛初鉅鹿張角假（大賢良師以黃天不數年結三十六（甲子年同起投人達安）治病謀天自（稱大賢良師以黃天不數年結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以）

己巳 （益州黃巾馬相自稱天子）

庚午 （蔡綱自稱天子起兵作亂）

洪農王辯（靈帝收關佛子無少長斬之又改昭寧）

辛未 改永漢

太原牧董卓入朝（廢帝為洪農王留陳留王為少帝矣）在位一百七十日

壬申 獻帝協改初平（靈帝中子昭寧九年九月即位董卓廢皇子辯立之九歲卓自稱太師劫上遷都長安三年王允呂布共誅其（於是黃巾賊起黨獄賣官宦者十常侍弄權天下大亂）

癸酉 （發兵討滅之都縣內外大恐衆左中郎將皇甫嵩朱儁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戰）

甲戌 （太原牧董卓入朝留陳留王為帝卓又從之立陳留王卓誅其（即位卓誅其）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蒸研老子五千文舍玄妙爲酒漿誦五經爲琴篁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

牟子理惑論　第六

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蜿蜒其外毫釐爲細間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書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跋羊凌其巔深不絕消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蜿蜒其外毫釐爲細間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屢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褐適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書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跋羊凌其巔深不絕消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蜿蜒其外毫釐爲細間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軌詩書悅禮樂奚爲後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

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
夫子何常師之有乎老聃之有乎老事尹壽舜事務成
旦學呂望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
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
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
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
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
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
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
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
背橐眉八彩舜目重瞳皐陶鳥喙文王四
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
宇老子日角日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
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曾子臨没啓手啓足今沙門剃頭
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
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及善之乎牟子曰
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須臾之儔也論何容
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
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蹔夫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
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
此中士所施行恬悅者所不恤故前有陋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
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蹔夫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
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
此中士所施行恬悅者所不恤故前有陋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
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
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
子稱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
致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少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
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
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爲勇而死義不聞譏其致沒也沙門剃除
須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沙門棄妻子捐貨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
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
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正何
其違貌服之制乎措紳之飾也牟子曰老
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

其人稱有德而敦龐正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

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遙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

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

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椎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鼽叟生舜而頊

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桷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遠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屢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户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信員竊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賢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食不厭精鱠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年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跌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

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孚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老子曰予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熱實被絺綌以御寒雖實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老子不云乎

後談是非論曲直乎傑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老子不云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

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遽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我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淡泊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鄙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俚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豸而謂之分而剌仲尼見而謗夔舜接輿以毛蟲之分而謂之角皆犹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且余子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大六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贍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辭也牟子曰吾非辯也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蓽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大七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藤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議剌頗得疢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斷觿欲損崐崙側一拳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大八

崇德辨惑閒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蓋閱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騰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乘教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至牟子乃能玄鑑頴悟奘佛心宗得法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龍孔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於不聞道不過爲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以哉惜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

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在世尚莫能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靡靡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是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抵五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障嶺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

身捐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
毒害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
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
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
所傳述予聞之說也其國則敖乎中土玉

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鑒之所挺生神
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秘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
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
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
諭善蠲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
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
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緊其萬一又精靈
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
疑說則大道通矣釋字蔚宗生晉末仕於
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牓而始
袁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

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羣
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
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
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
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
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爲
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
中佩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
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
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遠大
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
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徹深遠
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
莫不饗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
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
足矣野人得廑正爾羨食之耳其後賈與
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煞廑之所以
美未有緣毫加於煮食時也袁宏漢紀論
佛世罕見全篇東坡大全集所載袁宏論
佛說乃唐章璜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
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爲正云

經六部凡十一卷於洛陽
和尚至自西土
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
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
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
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
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

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侍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恃通殫記事姿羅門厥師既逝第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

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難尊者乃審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已丑歲也

○道始作靈寶　敘陵客蜀居鵠鳴山作此又造章醮道書二十四

○正月魏王曹公薨于鄴號魏武帝廟稱太祖謚曰武王王土德姓曹氏都于鄴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　蜀吳魏年紀附見　魏五主四十五年　蜀二主四十四年　吳四主五十二年

摩武帝操　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爲濮陽令破黃巾定天下自撰兵法漢封武平侯遷相國封魏王壽六十六葬于高陵謚

太祖武皇帝　孔明爲諸葛相關羽張飛爲將立蜀三年崩永安宮葬惠陵壽六十三歲

文帝丕　字子桓武帝子母卞氏漢獻帝延康元年即位丁未五月崩嘉福殿壽四十歲葬于首陽陵

改黃初七年

蜀　主都于蜀二姓劉氏

先主備　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顧茅廬聘諸葛亮

大帝權　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孫武子策之弟吳郡富春人黃龍元年春即正位于南郊遷都建業太元二年改神鳳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蔣陵

謚大帝　改年黃武治三十一年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始分秉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庭於江峽五嶽摩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圖或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馮劍閣而規雍蜀孫氏英略高材長江橫武爪牙卧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爲心各跨雄場牙蕞關塞廣延俊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實爲國寶良匠妙法後此徂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

魏禁律刼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晉耀馬重疊再飜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録今大吳次

卷六

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畢蜀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四十一年崩于洛矣魏青龍二年武侯卒景元四年降于魏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此云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時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受業于支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讖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爲人習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細是智囊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爲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丁未明帝叡改太和字元仲聰悟能文文之子殿壽三十六葬于高平陵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願面試柰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精練邯鄲淳見而驚嘆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

卷六

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游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颸哀婉因倣其聲爲梵贊今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立爲嗣植荒酒自穢以故得免文帝頗嫉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既而十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年三十二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嘆曰後當葬我於此遂營墓遺誡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皆吳稱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卷六

季吳改嘉禾

登改青龍

丁巳改景初建丑爲正月

孫皓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齊齊王芳改元始字蘭卿明帝無子養蔡王子也景初三年庚申崩嘉福事祕人皆不知年

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爲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爲謗已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衆懼無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餅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椎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八歲承襲爵至嘉平六年爲司馬懿所逼自殺

辛酉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遊化爲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主欲幽之詔至

閻浮

閻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爲農澤

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羣籍廣翻見而稱之曰闓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罹亂歲深方至本國吳王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業老莊脩身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矣

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出宗鏡錄）

丁卯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習人故非人習定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社稷除釋衆復自秉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劒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儻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中）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

法信衣爲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祖曜難時乃在魏高貴鄉公己卯歲也

己巳 改嘉平

庚午 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芬陀至洛陽與康僧鎧 一云曇柯迦羅 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漢以來法流濫觴比丘特剪髮而已未有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祀至曹魏之初一同漢式迨嘉平間天竺曇摩迦羅 此云法時 及梵僧曇無德 康僧鎧師地梨茶耶乃阿瑜闍第九世弟子也鎧承其後妙善律宗淮用十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爲日用立羯磨受具中夏戒律之始也

辛未 吳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三十

吳

壬申 吳王亮 字子明 權之少子十歲即位改元建興治七年後孫綝黜亮爲會稽王立兄休子

壬戌 高貴鄉公髦 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己卯爲司馬昭弒之壽二十

改正元治六年

吳改五鳳

孚改甘露○吳改太平

癸亥 蜀改景耀

吳王休 字子烈權第六子孫綝廢立之改永安元年治六年壽三十崩

己卯 蜀賓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爲釋子不知恩遂毀伽藍罷釋氏二十四祖師

釋者遇害而寂

庚辰 陳留王奐改景元 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是年六月大將軍司馬師弒其君高貴鄉公後立常道鄉公即奐也是爲元帝咸熙二年二月讓位晉王晉王固辭八月竟孫晉炎繼其位帝奐又讓之炎受而立之是爲西晉矣 治五年

辛巳 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關文發足于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續經始此

癸未 蜀改炎興 魏亡而併之

甲申 魏咸熙元

吳王皓 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恣睢人頭或剝人面皮生

乙酉 蜀人服睛在位十七年死於洛陽壽四十二改元興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五八頁中二行末字「彆」，徑、清作「拜」。

一 八五八頁上四行夾註右第三字「日」，清作「目」。

一 八五九頁上一五行第七字「奮」，清作「舊」。

一 八六〇頁下一五行「迭賊」，徑、清作「逆賊」。

一 八六二頁中一五行「湏髮」，清作「鬚髮」。

一 八六四頁中一三行「商鞅」，清作「商鞅」。

一 八六五頁上三行「設大章」，清作「設大章」。

一 八六五頁上五行「柎手」，清作「拊手」。

一 八六五頁中一五行「宏明集」，清作「弘明集」。

一　八六五頁下六行「莫能」，徑作「不能」。

一　八六六頁中八行第五字「先」，清作「光」。

一　八六七頁上七行「所化」，清作「行化」。

一　八六七頁上一六行「佛惠」，清作「佛慧」。

一　八六七頁下八行夾註左「六二」，清作「六十二年」。

一　八六八頁中末行夾註右「蘭卿」，清作「蘭鄉」。

一　八七〇頁上一八行夾註左第九字「之」，清無。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西晉

雷氏曰皇景文武惠懷愍凡
西晉四主五十二年

高祖宣帝懿姓司馬氏王金德都洛陽字仲達河內溫人也高陽氏之後祖儁潁川太守父防東光尹常乃防之次子事魏忠烈大有賢能壽七十三崩葬高原陵

景帝師字子元宣之長子壽四十八崩于許昌葬墟平陵

文帝昭字子上景之母弟壽五十五崩于鄴宮葬墟平陵

武帝炎字安世文之長子宣武帝也壽五十四崩于宮葬峻陽陵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大始

羌之言威猛二年受魏禪即位

貝孫皓始即位改甘露元年下令徧毀神祠波及梵宇臣僚建先帝感瑞剏寺不可毀也乃遣臣張昱往告康僧會會拄其弊理辯鋒出昱不能屈歸以會才高聞皓召之至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列而嘉禾蔓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也皓曰然則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歎深言故畧示其跡佛教不止浇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圖得金像皓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為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効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怪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并取本業百二十頌分二百五十事使皓行住坐卧增益善意及授之五戒少項疾愈由是奉會為師

二

崇飾寺塔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讖晉言法護至洛陽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兼通其語及自天竺大賫梵本婆羅門經達於玉門因居燉煌世騃燉煌菩薩後游洛邑及敷演衆心門竺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

宏宣匪懈苦辛闡法為務讃於晉世譯
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文才實著翬傳妙
典日有實音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
信源道種相資而興焉

丙戌　吳改寶鼎

丁亥大教東流二百年矣

己丑　吳改建衡

庚寅　吳改鳳凰

辛未改咸寧○吳改天冊

壬申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癸酉○九月會公示疾而化

甲子改太康　滅吳　右吳四主六十年而晉併之天下一統

丙寅會稽育王塔緣起有劉薩訶病死入冥見
梵僧指往會稽育王塔處懺悔既甦出家
名惠達及至會稽徧求不見偶一夜聞地
下鍾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涌出寶
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達既見
塔精勤禮懺瑞應甚多明州塔此其始也

庚申惠帝衷改永熙

辛酉改永康

治十七年

辛亥改元康又改永平

三皇三洞之文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
三皇出天皇氏伏羲氏神農氏　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
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乘婦
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諱永康中
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
貞觀間吉州囚人劉鮑妻王氏有五嶽真
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參
軍吉雜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勅令
刑部郎中紀悚等追京下道士張惠元
成武英等勘問得在先道士鮑靜所撰妄
為墨本非令元等所造勅令毀除追諸道
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其年冬並集得之遂
甲寅於禮部廳前悉焚之瑞像到龜茲國已上
遠戒律非佛意也望見帝都宮室曰大暑
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
如此不亦侈乎未幾而洛陽亂域蠭歸天
竺數百人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
百餘家域分身同時赴之家喜其來及葵
跡洛南城徐行而追者不及即以杖畫地
曰於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寺
中有賈胡濕瘡者其夕會域宿於流沙蓋
一昔萬里沙門神迹於此為顯云初域來
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
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域已前
行路見兩虎踞耳搏尾域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乙卯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篡位遣詠之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分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蜀為

丙辰改永康

丁巳雷氏曰張軌據涼歸晉前涼九主六七
符堅侮亡　李特據益號曰
後蜀六主四六桓溫滅廣

治十七年

辛亥改元康又改永平

三皇三洞之文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
三皇出天皇氏伏羲氏神農氏　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
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乘婦
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諱永康中
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
貞觀間吉州囚人劉鮑妻王氏有五嶽真
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參
軍吉雜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勅令

劉淵平陽歸曰前趙四主二六
石勒平勒
石勒襄國歸曰後趙六主三二
冉閔除討
符健長安歸曰前秦五主四四
姚萇反臣
慕容皝據鄴歸曰前燕二主二二
滅於符堅
姚萇長安歸曰後秦三主三二
劉裕即真
乞伏金城歸曰西秦四主二八
赫連使實
呂光姑臧歸曰後涼四主十三
姚興復彊
慕容山中歸曰後燕四主四二
魏有天下
馮跋昌黎歸曰北燕二主二二
蒙遜威殭
蒙遜張掖歸曰北涼二主三九
拓跋乃昌
赫連朔方歸曰大夏二主二五

（北燕）馮跋滅馬
烏孤廣武歸曰南涼三主十九
熾盤僭王
慕德廣固歸曰南燕二主十一

（北燕）前涼張軌字士彝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代孫永寧初涼州刺史（建興年僭並為王依晉王（民國）章太炎移）
戊戌改大安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裔自氐羌之亂隨流入（至蜀號蜀改年建初）
癸　蜀武帝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曰羅氏（是年羅尚殺特而立帝二十（年改元建興咸和八年生殤）
六日而卒壽六十一）
改永興　前趙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寄址冒頓後初漢祖以宗女為公主妻（當時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冒姓）
劉氏都平陽六年改光熙）
癸巳改光熙（）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　字豐度武帝二十五子也（今明元生而姿奇後無罪為劉聰（本林日）

房之壽三十歲
戊辰　治六年
趙改永鳳
庚午　趙和字玄泰（年河瑞未載為銳景新於光極薨）

趙劉聰改稱漢　字玄明劉淵第四子性（帝改元光興在位八年時河東大蝗（摘星致災）田唯不食黍豆靳掌率人收埋之哭聲（辛未）聞十餘里鎮土復出黍豆竟盡食矣）
漢改嘉平　字彥奇武帝孫吳王晏之（癸酉）悠帝鄴改建興　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石佛至吳）吳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泥海而

盈百戶萬棘成林官無章服印綬唯乘（板署號函後被劉聰虜之使帝戎服執（戰前導降封懷安侯）
（遇害于洛壽十八歲）

治四年
涼張寔　字安逐在位五年（壽四十八號昭公）

至吳淞江泡濟口遇見浮遊道士巫師往
迎並風濤洶湧湯昇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
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汎自到背有銘誌登
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養（今明元寺事載（本林日）

甲戌三日並出西方
漢星隕平陽化肉
乙亥　漢改建元
丙子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 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武安楚恭東晉
丁丑元帝睿改建武 宣帝曾孫琊琅王覲之子生于洛陽劉聰破洛與王道南渡據江東壬午崩內謚 司馬氏王金德遷都建鄴避愍帝名改建康字景文壽四十七 十一年 八
治六年

敘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系乃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曆數在彤平蜀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寬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 自具出江東

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俘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於時忽有五日並出都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立元建武 九

因都建鄴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先是泰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伍振筮曰恭即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時望氣者云吳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之因發兵鑿金陵山斷絕其王凡自政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喪亂宗室中唯瑯琊王道解帶盤礴尚書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 十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顗廷尉桓彝吉友可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搢紳閒嘗對王導解帶盤礴尚書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 十一

而睿首基為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令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桓彝欲為友作目久之未得友曰屍黎密 此云吉友可謂卓朗奚絕嘆以為盡品目之極大將軍處仲聞友為諸公嘗重心未然及見不覺手足增敬周顗為僕射領選將入局過友

之務至是特盛焉

戊寅改大興
前趙劉曜 字永明到元海猃子少拔貴 曦光初 元年 十二年
後趙石勒 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匈 奴別部也年十四至洛陽依 梁上都門王衍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遣人收之會勒已去 後起兵攻襄國一十五年壽六十勒初 梁政及見圖澄缽長青蓮之驗回心納 梁延及子虎 梁德推賢
辛巳　涼茂 字成逊寔之弟在位四年
壬午改永昌上憂崩

嘆曰為朝廷選賢得如君真令人無愧耳
及顛殁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淩雲
又咒語千餘言而去王遵嘗戲之曰外國
有君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
豈得在此時以為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屍
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吳泰伯然

繫 明帝紹改太寧（掌惜乎降年不永未致太平崩壽二十七葬于中陵 字道畿元皇長子敏有機
涼駿（字公建宣之子立 二十二年壽四十 治三年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
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劒
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蔕
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歸無我慕
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

十一

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
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
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
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
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

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
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
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
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

子師

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聲王南邁達
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
供養王有二子一克暴而色力充勝一和
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
所疑又有咒術師怠祖之道乃潛置毒於
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
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即位
諫彼囚王遽問祖曰子國素絶妖訛師所
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
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
年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
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
曰汝既無心安得法傷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
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
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
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

十三

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
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
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
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
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
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
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
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
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
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於神變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
高一尺德勝王拘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
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丙戌成帝衍改咸和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后臨政壽二十五

治十七年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来遊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来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之信

壸

飛来由是得名師即地建兩剎先靈驚後靈隱常宴坐岩中鵬理公岩今瘞塔在焉

圭

孚　趙改太和

賨　後趙改建平

晨　燕慕容皝立

詧　蜀斑字世文雄兄之子初署南平將軍後自立為太子雄疾斑侍卒而立一年復為雄子越所殺之壽四十一

趙弘字大雅勒之次子立一年改元延熙壽四十二

畢　趙石虎勒弘自立盡殺勒種改元建熙

乙未改咸康（）趙改建武

蜀期字世運雄第四子立三年改元玉恒

丙申○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戊戌　蜀壽字武考騤之子雄二弟收期自立六年改元漢興國踰漢

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氷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

致琛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合而門下承氷風旨為駁尚書令充僕射褚翜諸葛恢尚書馮懷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於時沙門不易屈膝頃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

以通天下之志也臣等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氷固謂應盡敬下制曰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来矣達觀旁通誠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當無恆准況跪琛之禮何必尚然當後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邁

夏氷　馮懷　褚翜　諸葛恢

西

盤辟哉良有以也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無佛耶有則其道固弘無則義將安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體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廢眛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眛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失凡流慢逸憲度又是吾所甚疑也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執憲宏謨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浚度抗殊俗之慢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

壹

賤眛眛之名行實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興自漢世迄至于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議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頓塵露之微增潤岱岳區區之況上

壹七

裨皇極令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臣心窃所未安臣雖愚蔽詎敢以偏見疑悞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度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

陳愚誠乞垂省察氷猶以為不可復下制
曰省所陳具情肯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
盡然較料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用
大率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
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来
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
而更與世主略其禮敬服禮重矣敬大矣
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
區城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
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國體
宜而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脩之
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耶
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
猶未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
耶充等三上章執奏曰臣等雖誠愚獎不
通遠旨至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
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
卑憲度無或斬虧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專
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已
身不恪曷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
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備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尊一
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然天網
疎者恢恢踈而不失臣等懷懷以為不令致拜
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
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
脩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氷議
遂寢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
宴之孫少以文義見稱初為王敦掾敦兄
含守廬江貪汚敦嘗於坐稱之曰家兄在
郡定佳廬江士人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彼
郡人所聞異此敦默然坐客皆為不安充
宴然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
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若能總録朝端
為老臣副及充拜尚書令推能用功不私
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
宇宙勇邁前古充寡其故裕曰我圖數千
戶郡尚未能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
有五其後門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默
徹等並見大義闡明佛法云

癸卯 康帝嶽改建元 字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
崩式乾殺壽二 一即位庾亮為相專權穆
十三葵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 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
和穆死 膝十四圍善脩仰立五年改元太
建康 興 七

乙巳 穆帝聃改永和 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即
竹顯陽殺 位母褚后臨朝壽十九崩
葵永平陵

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涼張重華 字大臨駿次子主
七年壽二十七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己酉 後趙改太寧即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僎 姓慕容字子英祖名廆字奕昌
黎緝城鮮卑人其先有能之裔
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晉封燕王遷
都龍城生子皝僎乃皝之次子也居鄴
十一年壽
四十二歲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
養能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
孔以綿塞之夜讀書則拔綿出光照室又
每臨溪從孔中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飡
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

伏草野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
澄杖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
呪之俄青蓮花生鉢中光色耀目勒由此
神敬延之軍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
左右以為未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

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獨語也秀
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
禿當捉也言軍出捉得劉曜又令童子潔
齋三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奎於掌中舉
手示童子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一

人白晳以朱絲縛肘澄曰此即曜也勒遂
出戰果生擒劉曜勒稱趙王行皇帝事敬
澄彌篤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勒祖弟季龍
嚢其位徒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下令衣以
綾錦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

輿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
尚坐者皆起勅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
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季龍為鴟鳥耶及
晉軍侵淮泗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迨更
致寇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為商

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會有六應真吾其一
也有聖者曰此檀越報盡為雞乃王晉地
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疆
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興毒念
乎季龍悔謝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
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
慈忍顯讚法道不為暴雲不害無辜民有
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
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事佛而
所為不法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君雖崇

姓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餘久乎未幾石
氏果滅澄度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
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
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自大教東來
至澄而盛

論曰大覺璉禪師有云妙道之意聖人嘗
寓之於易由生民已來淳朴未散則三
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
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
遷故三王之教寖而嚴秋也至周衰先
王之法壞禮義已迨為秦漢則無所不
至而天下至有不忍聞者於是我佛
世尊之教入東土示以性命之理教以
慈悲之行冬也肯哉斯言觀澄公區區
西來當石勒季龍磽暴尪噬之際而能
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及將去世譯
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
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息苟德行無玷雖
死如生咸無馬千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
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
布政猛雲賞罰交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
延也季龍歸慟嗚咽澄安坐而逝後有沙
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命裒塚
視之唯瑰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吾
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稱帝於襄國引兵攻鄴敗還襄國殺顯及公卿奚宮室遷其民于鄴至幸夾
國除

魏冉閔殺石虎子孫十八人及胡羯二萬人壬子克襄國殺劉顯後為慕容儁所滅閔於遏柱山七里之內草木皆拔丰年不雨祭之乃雨國除

前秦符健 宇建業洪第三子洛陽臨渭氏人其先有扈之裔父洪宇廣世為西戎酋長初住石虎滅洪有師十萬自稱秦王生健背有仲字改姓符氏僭立四年都長安改元皇始壽二十九而終改元○

符子朗 堅之兄莫

世尊入滅一千三百年矣

符生 宇長生健第三子立二年改
乙卯 二年為堅殺之

涼張玄靚立 己巳

改升平帝加元服

燕改元璽 壬寅

涼張祚 改和平元
甲寅

符堅 宇永固洪之子雄武智器盡有中原以百萬之衆代晉為謝石所敗
立二十七年壽四十八終改元永興

燕改壽光

釋涉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遊化至長安時天大旱堅命師祈雨呪龍鉢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師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旱堅謂秘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雲漢哉其思仰如此

秦改甘露 乙未

燕慕容暐 宇景茂儁第二子僭立十年改元建熙
丙申

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祀神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癰裏兒而出或問法師高明剋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哀帝丕改隆和宇千齡成之長于即位修
丙戌 中毒崩于西堂壽二十五葬于安平陵 斷穀服長生藥過度

旃檀瑞像 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涼府

簡文改興寧 癸卯

涼張天錫立 駿之少子玄靚委政與臣謀殺自立至四子為苻堅所滅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屐至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

然恪加敬事師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旱堅謂秘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雲漢哉其思仰如此

秦改甘露 乙未

燕慕容暐 宇景茂儁第二子僭立十年改元建熙
丙申

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祀神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癰裏兒而出或問法師高明剋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哀帝丕改隆和宇千齡成之長于即位修
丙戌 中毒崩于西堂壽二十五葬于安平陵 斷穀服長生藥過度

旃檀瑞像 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涼府

簡文改興寧 癸卯

涼張天錫立 駿之少子玄靚委政與臣謀殺自立至四子為苻堅所滅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屐至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

按建康有市朝時簡文輔政沛國劉惔嘗遇潛於簡文座中朝曰道人亦遊朱門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為蓬户及辭還剋山支遁寓書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荅曰欲來當給朱門巢由買山而隱也寧康二年卒

武帝下詔曰法深理悟虛遠風鑑清高棄宰輔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世外蔫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用痛于懷其賜縑錢十萬助建塋塔潛字法深凡中國勑壟沙門自潛而始

支遁字道林與謝太傅安王右軍義之厚善安守吳興以書抵遁畧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欲還剋自治為之愴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意事殆磨滅都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消遣之一日千載也及竺潛辭闕有詔遁繼講法於禁中一時名士敬法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和尤王坦之恭彥伯並與結方外交天下想見其標致者劉系謂於白馬寺談莊周以適性為逍遥遁曰不然桀跖以殘

雲爲性豈亦逍遥乎於是注逍遥篇學者宗之王濛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遁曰與君別又而君了不足何也濛慚汗曰絳鉢之王何也郗超嘗問謝太傅曰遁談何如毬中散太傅曰毬勞力裁得半耳又曰何如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温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珣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温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珣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如敳浩太傅曰叠叠論辯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敳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来絶隆大法令真理不絶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賛給敦遣諸公祖餞于征虜亭蔡子叔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萬亟趍其處子叔還令褥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叔曰吾初不爲卿面計其爲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承無窮聽者多言自得遁旨詰之輒失者即色遊玄聖不辨知等論有遺其爲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縱之曰沖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

及卒戴達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也

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温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珣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温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珣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温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珣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如敳浩太傅曰叠叠論辯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敳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来絶隆大法令真理不絶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賛給敦遣諸公祖餞于征虜亭蔡子叔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萬亟趍其處子叔還令褥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叔曰吾初不爲卿面計其爲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承無窮聽者多言自得遁旨詰之輒失者即色遊玄聖不辨知等論有遺其爲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縱之曰沖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

家世英儒早失覆廕爲表兄所養悼年請書一覽無忘十一出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爲緇林奇表寧康初安於襄陽檀溪等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而止光明燭天傾都瞻禮歎呼動山谷秦主符堅送

微之功足叙正始甚重之又與沐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見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沐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虚願君無忘修德以昇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士恨公不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使大法流行爲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禄所司以時資給安固辭不受未幾符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

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安曰師莫如佛世也應沙門宜以釋爲氏又增一阿含経至乃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與経符合爲世益重之

又藍田得古鼎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有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由是符堅勑三館學士有所疑皆師於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符氏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唯建康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羣臣諫不從太尉符融者叩頭請安爲蒼生一言安諾及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進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奇參厠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秩安登輦於是翼跪而掖之堅顧謂安曰朕將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始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乎堅皆憂國至深其論可聽堅曰非區域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且有格言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欲往宜駐蹕洛陽棹戈畜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萬次壽春爲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遁還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爲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爲賓頭盧也因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而始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于是有法遜者傳教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而泣曰董衆無狀而遠遺師憂於是俯伏躬受其罰太元十四年正月晦日安命其徒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處問之僧指西壯即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是夕有數百小兒皆就浴而去識者以爲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貌侻而姿黑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許隆起如印時號印手菩薩著僧尼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豈無以異至於出處操尚若相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豈厝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澄安二公失身偏覇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情彼季龍符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不爲之屈耶此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上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趣時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逮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興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友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嘗作天台賦示友

人范榮期曰卿式以鄉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羊五十八卒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甚爲江左諸公卿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亹亹蘭文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帝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真長爲時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爲輕薄令尹又當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思玄度

成哀（）王珣與弟琨捨宅爲寺今虎丘是也

夏午 符堅滅燕

晉司馬桓溫未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而不倦浴必移墅訪而私覿見尼揮刃自割截支分繼有頃尼出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乃止尼遂辭不測所之出感通錄

未簡文帝昱濟宇道萬元之少才神識怡暢無

葬高平陵

改咸安（）是年慧星現帝以法曠禳之曠曰陛下當勤修德政以答天譴貧道當盡情帝乃齋戒災遂滅

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七二頁中一五行「少項」，徑、清作「少頃」。

一 八七三頁上末行夾註右第四字「雲」，徑、清作「虛」。下同。

一 八七三頁下一八行「六七」，清作「七年」。

一 八七三頁下末行「四六」，清作「四六年」。

一 八七四頁中一四行夾註左「二十」，十六年」。

一 八七五頁上六行夾註右「十一」，八七四頁中一四行夾註右「三十」。

一 八七六頁中一二行第三字「即」，清作「十二主」。

一 八七七頁上一〇行小字「壬辰」，徑無。

一 八七七頁中一行第二字「拜」，徑、清作「拜」。下同。

一　八七九頁上末行末字「商」，徑、清作「商」。

一　八七九頁中末行「瑰石」，徑、清作「塊石」。

一　八七九頁下七行一寓之」，徑作「遇之」。

一　八七九頁下一〇行「三王」，徑作「三皇」。

一　八八〇頁上七行夾註右「西戎」，徑作「西戎」。又左「艸付」，清作「艸苻」。

一　八八〇頁中一四行夾註「二十五」，徑作「三十五」。

一　八八〇頁中一七行上，徑、清有紀年「甲子」。

一　八八〇頁下五行「朱門」，清作「未聞」。

一　八八一頁上三行「慚汙」，徑、清作「慚汗」。

一　八八一頁下一九行「阿舍經」，清作「阿含經」。

一　八八三頁上一六行「未年」，徑、清作「末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戒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晉東晉孝武帝曜改寧康（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十歲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二月桓溫廢帝為東海王之志三月疾還姑孰七月丙寅卒第四子長有二十四子長兵盡忠王室三十五崩清晏敷弄陵治廿四年）改太元（）旃檀瑞像是年到長安住一十七年

秦後秦姚萇（字景茂之高祖安定臨涇人其先有自漢北幼子也初住苻堅為陽武將軍因南伐敗績而聊逐雄苻堅而據長安僭立八年改建興）

西秦乞伏國仁（出本西鮮卑人其先有自漢北單于鎮勇士川復陰山後降苻堅為南單于後號西秦據金城僭立四年乙酉改建義）

後涼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父蜚仕苻堅官太尉涼公封武威王後僭稱大將軍死光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手有龜文博涉書傳多才藝善騎射猛果而興之舉以為將每征討所向無敵苻堅以為鷹揚將軍後為西域都護因懼禍滯於中山年餘十一出關聞堅死自稱三河大都督涼州刺史三河王後僭稱天王年號麟嘉改元十年）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廆之第九子身長七尺八寸垂初為吳王後為燕王都中山年餘十一出關聞堅死自稱三河大都督涼州刺史三河王後僭稱天王年號麟嘉改元十年）

帛苻丕（字小什堅之長子堅以為鄴王後為燕王都鄴據晉之東

年改建興
壽六十四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于晉遠出廬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特粃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一言遠惟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太守桓伊為刱精舍一昔風雷拔樹皷

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時以為神運焉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鼓力致之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唯劍雄

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刱寺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若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鄱陽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良李碩等從遠遊并沙門千餘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遺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聞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珠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踪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著之什荅曰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遵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玷絕傳譯來睨粗述德風比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弘哉仁者善私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戚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且皆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媿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遣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

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惠是法性無照虛誕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卒頓示其要遠復咨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感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旦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略曰至極以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遂停其詔遠嘗稽考禪宗別傳之旨源流所自及祖師遞磨之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內及宗炳著明佛論頗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稟遠是正焉至隆安中桓玄重申庾冰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八座書令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荅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論即緩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欲與其敬令事既已宜體謙冲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安帝詔問勞勑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之相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于行在輔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詔問勞勑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奉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有能伸述經[illegible]寄大化者聽依所[illegible]悉令能道唯王

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遠社衆數千持居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范甯遠公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曰但今如弟所未易有況復賢耶遠臨終其徒進饍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曰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沒于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盟自信道也桓玄震威而抗對不屈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舉之蓋重有識而矯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躭湎于酒而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嘗勢而忍狐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風禀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

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申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敢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遠公識量遠人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四海秋色神山中賛遠公之名聞也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冊壑王次宗周續之畢頡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遠公遠曰諸君之来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擯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惠遠真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擯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次宗周續之畢頡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遠公遠曰諸君之来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擯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蕖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納謝俟天宮而長辭絡衆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太元初符秦盛時德業屢現太史奏外國當有智人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安喜以為應安謝讓不敢當固勸秦主迎疑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擯茲同人俱游絶域其有警世絶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樹瑶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盛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承相桓玄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禄之門君臣相疑疾讐相傾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時雷

羅什光見什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
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
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
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才不知道什蘊深解
混居其國三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羌
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
與之戰不利遂為萇縊殺之于佛寺萇襲
其位都雍閱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符
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判中其陰出血石餘
而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干
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朔
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端乃遣姚碩
德伐涼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
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旦宣譯至符秦
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
餘卷云

晉符堅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雷氏曰

太祖道武皇帝珪 其先十一主國號代晉
始拓拔部之始祖神元皇帝名力微即
北魏時碑第五書山有梵僧來入其地
始祖生章帝時思帝始將部落南遷平
城都焉歷平文帝鬱律惠帝賀傉烏帝
普根昭帝什翼犍已上十一帝皆以拓
拔為氏諱昭成帝什翼犍之孫烈帝
寔之子也符堅時為大酋甲山日磾
分散部落出居雲朔傳位子十餘年至
武帝珪即魏太祖道武皇帝也

後秦姚萇 羌人初為酋長有部落數萬
以為將佐西晉之末據北地自稱大單于
封馮翊公十六年僭即帝位國號大秦
都長安在位九年

前秦符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在位九年
改元太初為苻生所殺

後秦改建初 姚萇子在位二年改元
燕改建興

西秦乞伏乾歸 鮮卑人初為部落大人
拜為西秦王在位二十四年

西秦改太初 河南王在位五年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者南印度德勝王
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
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祖將至王與
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
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
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
如蜜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
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
者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
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衆生曰以
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
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
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
尊者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
當有聖人而緬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
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
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

日之事蓋翌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邯迈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頞王於寢上乘母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己丑　後涼改瓑加

癸巳　祢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三年矣

甲午　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為乾歸所殺國除

後秦姚興改皇初寿五十五歲字子泓長子弁之長子也里二十二年

北魏改皇始建天子旌旗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生而不慧至於寒暑不能辨年三十上崩于東堂葬休平陵一名儒宗十五歲即位治二十二年

後涼改龍飛稱涼天王

後燕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立二年改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寸婆德雄儁少子卑長八尺二渭堂號燕郡廣固僭立七年壽七十而卒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呂光遣使署為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徒樂都改年太初僭立三年

北涼改業據張掖沙年改神璽

西涼李暠字玄盛廣十六代係西成紀人漢將軍李仕張軌為將因據河右至暠()即唐太宗稱涼立十七年()八世祖也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踈食布衣志軀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薤茅居之時聞風而造者百有餘焉道德凝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子移風貢物飛苻馳使並駕

一苻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窅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逈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續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叡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徹想朗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頞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澄神靈緒慈蔭巨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戢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為咒願

恭魏武舍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白氎五十領銀鉢四魏太祖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
寺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
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
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
蘇天下幸甚天未忘宋武王即宴永康之

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
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
祿幸和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
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
意稱朕心馬五朝御曆師耆回荅恐煩不

錄見唐弘明集

丁酉 改隆安 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戊戌 後燕慕容盛 宇道運寶之庶子立三年改建平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

己亥 後秦改弘始 後燕改長樂 宇道文垂少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二歲

後涼呂纂改咸寧 北涼改天璽

庚子 南涼利鹿孤 烏孤之弟立二年改建和

是年作法師卒鳩摩羅什翻童壽天竺
人也家世勛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

位出家龜茲王聞請為國師以妹妻焉遂
生什曰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不
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
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臧稱涼弗獲師
面姚秦弘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逍遙

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
因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
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
紕繆什謹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
門數千衆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

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
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
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別
立廨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
若相効能食此者乃可畜室耳畢已進針

如常饍諸僧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
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什踐肩而
登座嘗與毋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
謂其毋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
缺度人如優波毬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梵

渡比在彭城聞什入關歎曰吾與此子戲
別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
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
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
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集衆告別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閙短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閣維日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賢士羅什至関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從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門至者例以神述顯化中國雖有奇傑閒出然多囿情外學迫什公之来然後大法淵源始淳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特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関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爰德梵行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彌勒出世尚何加焉

法師道碧以奉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公入関僧尼以萬數頗多徃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視以濟頹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與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僧尼自碧公

僧遷禪惠為悅衆以法欽惠斌為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関中馱其書至乞與僧辯論関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融曰子可以毀除須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與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邪山終世不出

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碧等奏童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

法師僧敷紹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絶倫秦主嘗問司徒姚嵩曰敷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敷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也敷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毗曇子有博學者乎敢輕遠来於是婆羅門愧服再拜駈足下而去

法師道悟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與語驚曰能辨乎敷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譚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中龍象也及歸関中詳定経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札勑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晉涼呂隆改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 晤松廣水胡人其先為虎如遜後殺歃立于張掖治

三十二年壽六十六改永安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

壬寅改元興

僭號南涼傉檀 利鹿孤弟步十三年壽五十改元弘昌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書関中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公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為已遠来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肯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致之耶舍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善毘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毘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

紫霄峯頂鑄塔以如来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元興二年太尉桓玄久懷篡奪及升宰輔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前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

庾亮作尊王而禮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論名躰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范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恭敬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虚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沽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尚書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干木漢光武之遇子陵皆不令屈體況沙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容于遠公遠既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愚大法之将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後之君子尚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無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

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因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惠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惠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垂道之與俗及者也若斯人者日擔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童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援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惠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惠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垂道之與俗及者也若斯人者日擔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童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援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惑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以天地得一為大王侯以順體而尊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

其統所謂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成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

閑其外者也若然則非躰極者之所不兼無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說況其外者乎請從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垂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闕鍵而不閑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老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垂有先垂而後合先合而後垂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垂而後合者歷代君王躰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垂者

也或有始拗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垂而後合者也若命垂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涯於一檢若命合而後垂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垂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垂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

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我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

咎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俙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

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黃帝之言形有美

[illegible]

而不化又云大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徵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寄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命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陋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輿服否咎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無言為教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什公倒屣迎之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天竺尊者佛馱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夏赴連勃勃[illegible]西涼改建初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酧其始擔之心況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徵故一徵空汝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徵塵是常更申請之跋

法什問曰法云何空荅曰衆徵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徵破色色空復云何破一徵荅曰以一徵故衆徵空以衆徵故一徵空汝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徵塵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徵故有衆徵徵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徵乎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隤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入庐山見遠公議論不為遠屈遠高之遺書閑中雪其枉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灶香湌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治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絕迹不見

丁未 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字子羽惠文侯熙之長子自云高陽之後因以為姓熙死僧立一年改國曰大燕年改正始）

翻明入社 淵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栗桑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即来遠許之陶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南 南涼改嘉平

北燕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突其先畢万之後子孫皆食采馮為姓者因以氏焉跋善飲酒一石不亂初仕後燕因段氏慕容熙立寘雲復為臣下所弒跋乃僭稱燕王改太平在位二十一年）

旨 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乃道武長子是年即位改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崩西宮葬雲中金陵）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宜城子

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天）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

訂譌宜始 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庚戌 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西天竺國使者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

訂譌西天竺國使者等 惠景曇整等入西域（曉人）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岩實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絕扇供佛者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曉人）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齕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妥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荅徐去有少年来顯問者年謂誰曰頭（天）（曉人）（元九）

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于京師

西秦熾盤（乾歸之子立十六年改元永康） 北涼改玄始

西域三藏曇無讖由龜茲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素奉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拓跋珪王中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来迎遜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詮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一奉

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留讖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意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讖於是拓跋珪街之道進者從讖求授菩薩戒讖曰當自悔七日乃未既而詣讖讖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脩三年夢帝感釋迦世尊為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讖讖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之初讖出関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孰讀久之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誣以為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擯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神手南來入虎丘山豎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之處慶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群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墨無讖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遂捨死奉法

魏改神瑞

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年晉劉裕滅之壽三十改永和

丁巳西涼李歆立三年改嘉興

戊午夏改昌武次年改元熙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裕使右兄弁度踰垣殺之壽三十六僭了

己未恭帝德文改真興

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涼都敦煌東晉都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宋歸于

庚申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悕改永建二年河西王稽熾悕自稱國三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讒帝命浩以公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大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逐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戚文仲祀鷄鶋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鷄鶋亦

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麥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毘自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毘歎異以為勝已及無毘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譖於河南王世子曇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曇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扳萃者玄紹有神力嘗指地出水以給衆如絡者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弘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岩壑無益也路乃可行王追渠蒙遂禮遇迎之禮以為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遂禮遇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誡敬今太子晃師事之

釋書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畧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焉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

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觸犯則墮惡苗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共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脩六度進萬行整度億流獨歷長遠登覺境而成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濟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緣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閒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籍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緣欲習虛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録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

三十五

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

論曰唐太宗世既脩晉書復有勸脩南北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爲外學或欲無之自非夙薰成熟頑力弃來莫能窺其彷佛況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焉而馳遷固之閒御靡旌以摩荀楊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八五頁上六行夾註左「廿四年」，清作「二十五年」。

一　八八五頁下一一行第九字「圮」，徑、清作「圯」。

一　八八六頁上八行「末有」，清作「未有」。

一　八八六頁中一九行第七字「勑」，徑作「初」。

一　八八八頁上末行夾註左「四九」，清作「四十九年」。

一　八八八頁中五行夾註左「禾通中國」，徑作「來通中國」。

一　八八八頁中六行夾註右末字「目」，徑作「自」。

一　八八九頁上一二行末字「矣」，清無。

一　八八九頁上一六行夾註左「三十上」，徑、清作「三十七」。

一　八八九頁上一九行夾註右第四字「乘」，清作「垂」。

一　八九〇頁上一八行末字「正」，清作「止」。

一　八九〇頁中一七行「精識」，徑作「精誠」。

一　八九〇頁中一九行第五字「商」，徑、清作「商」。下同。

一　八九二頁中一六行「偏信」，清作「偏」。

一　八九二頁下五行「沽其惠」，清作「沽其惠」。

一　八九二頁下七行第二字「於」，徑作「爲」。

一　八九二頁下一〇行「嘅然」，清作「慨然」。

一　八九三頁中五行第八字「曰」，徑、清作「自」。

一　八九五頁上五行「黃帝」，徑作「皇帝」。

一　八九五頁下二行「夏赫連勃勃」，徑、清作「夏赫連勃勃」。

一　八八九頁上七行「治中」，清作「沼中」。

一　八八九頁下一七行夾註左第五字「万」，清作「方」。

一　八九〇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逐」，清作「遂」。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或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庚申　宋（姓劉氏都建康）雷氏曰（高少文武前明後順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字德輿小字寄奴漢高弟楚元王交二十世孫彭城縣綏輿里人葛洪謂寄奴當興晉室卓建殿宮六十七歲崩于西殿葬之初晉陵交神道有銘云晉簡寒悠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交神康熙府山初營漫治二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壬戌　四月上祖

癸亥　營陽王義符（改景平（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孝小字車兒兵武帝長子多乘失望太后令終治一年）

文帝義隆（改元嘉（小字車兒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孝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厚於勤政事江左之政未嘗有也壽四十七葬于含嘉殿葬長寧陵在位三十年）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明元長子壽四十五崩于永安宮在位九年）

夏赫連昌（改永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魏崔浩自比張良

丙寅　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

挈十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馬嘗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氷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仄步欲登舟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村有傘工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衆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丁卯　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戊辰　北涼改永玄（）魏改神䴥

己巳　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優延入內供養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爲增智力夜夢神力士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爲衆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辛未　北涼改義和

壬申　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衆地坐及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箸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靄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之

北燕馮弘改大興（跋之弟殺跋之子翼自立七年）

癸酉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

之齊名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遠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爲娛太守孟顗事佛精懇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須惠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語及顗入朝屢爲裁抑不得名用晚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爲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興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怜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十九

戊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遇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

游闍婆國其王欲出家傳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暮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侯之見白獅子仰蹯柱而戲獨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迓勞殊勤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巳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巳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蘙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輒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桓寺講法華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即於寺譯菩薩善戒經等十八卷

乙亥魏改太延

十二年京尹蕭摸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爲指南比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法更蒙獎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安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達許詢及亡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戎宰輔冠冕戎人倫羽儀戎

致情天人之際戎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遁崇邃並亞迹黃中戎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是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愚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齊物亦爲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千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户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堅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漠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僞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絶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忻抃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詭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悦謂尚之曰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及頗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酌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孚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悦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啓爲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讀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有僧惠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輿常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卿纔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辨聰人情所歆慕以爲英靈者

（此佛世尊則以爲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惠琳毀形衣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爲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盲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開召對願問瑗伸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絶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值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聽法時以爲榮

魏太武燾即位改太平真君

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是年壯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爲寇謙之倚崔皓爲天師故改真

君之號迫今五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高崔皓妬晃讒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為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

過待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己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為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惠崇害之高弟子玄暢南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闕泣

曰和上神力當為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成壞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

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屢救護衆生崇已歸婆羅門養矣言訖不見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仙人成公興求謙為之弟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飢又共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

為帝王師耳未幾興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戾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云

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長安與崔皓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皓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太武太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閱其財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人皓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皓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宮勅臺下四方命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卉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禮儀大壞九服之內擁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涅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

首身死有司宣告征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切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

丁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兔帝以京之東南地建靚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遂受符録建靚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火焚棄厠初崔皓爲魏司徒自恃才畧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大武以皓監祕書其黨閔湛者勸皓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能對執皓檻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人行溲其面呼聲嗷嗷徹于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十人皓既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皓尸至糜潰乃止

已上見北史

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託跋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美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羅什出經詣長安見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如此既而皓被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畫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被及而無傷屈局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劒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辭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皃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云

魏改正平

魏太武以癘作二月五日卒矣

[丟]魏文成帝濬改興安景穆帝晃子先太子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崩立吳王改元于也既立有人君之度視前昏失復弘聖道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崩太華陵也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

[丟]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草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媱之儔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鹵黨是以先朝因按假豐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性行素薄鄉里所明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藥術守道不改於復教日即爲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爲下髮命師賢爲僧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丟]武帝駿改孝建一子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二十五崩王諱駿在位十年魏改興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丟]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化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善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厥[丟]罽以時當至南印度彼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

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
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
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
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歲
也（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注云以達磨傳燈作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丁酉非）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
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
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
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閒閑来
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
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譙王乎對曰
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
念當從陛下求爲王長修冥福帝悽然改
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
畢集名跋陀至皤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
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
跋陀超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来唯有
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二十載恩
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
一座盡傾
（宋）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爲新安寺鎮寺法主初
文帝間惠觀頓悟之理執精覈以猷對有
（夫）肯召入（帝）大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
絜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
帝拊髀稱善至是爲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
者腦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翔議元興
（孝）魏改和平
（秦）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遂拱凝居
非期弘峻拳跪盥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
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教特異
於此凌滅禮度傾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
迷至化之淵羨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
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
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
者腦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翔議元興
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剗於餘分今鴻源
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臚寶百神耆戢而畿
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
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
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
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丙）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闍反累及沙門雲標乃下
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条自非戒行
精苦之者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孝）魏改和平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遂拱凝居
非期弘峻拳跪盥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
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教特異
於此凌滅禮度傾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
迷至化之淵羨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
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
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
者腦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翔議元興
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剗於餘分今鴻源
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臚寶百神耆戢而畿
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
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
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
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
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爲沙門本出
家求道何関於帝王即日拂衣歸于林壑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艎還舶爲風擡
至一洲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

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迎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間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一沙弥送至舶沙弥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頃渡来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靡已而復游於世復至齊諸家同呂道惠杜天期水丘熙三大士在焉諧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內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襄宂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不復見

釋僧邕京兆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爲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輦後帝悅其賢躬爲壽春立光山寺勅開講首曰昔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已来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廢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上悽惶者哉因即涕泗四衆為之改容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一頂長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之猛火經日不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乎

明帝或改太始

改永光

魏改天安

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爲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亦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来晥山劒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閒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脩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之食者分啖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寂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爲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裘人慳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顧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来者曰昨日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淳源進驚問沙弥答曰昇尸時一

屢墮行急不及繫也

帝明帝詔僧璀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者必殺之璀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二十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畏

晉元

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寂有時望以書抵顒畧曰切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爲公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發現行乎顒得書懽然悟此論遂行于世矣

宋元魏文皇帝宏改延興獻文長子生多群君之度馬太后臨朝聽斷五歲受禪有人姓元氏遷都洛陽斷胡服番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崩葬長陵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迁都于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絶今古初登詔詰僞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廟野廄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孝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魯後廢帝昱改元徽宇德駿明帝長子湛慮五歲爲撫軍王夫戎不道廢爲蒼梧王壽十之在位四年

丙辰魏改承明

戊元順帝準改昇明宇仲謨小字智觀明帝第三丁巳于蕭道成爲司空總軍國事戊午三月以太傅爲相國又加九錫道成篡位于道成在位二年

己未齊　雷氏曰高武鬱林及和齊朝七主二十四年而禪

右宋八主六十年

魏改太和

太祖高皇帝道成姓蕭氏宇紹伯小字開孫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爲冠族相國何二十四代之仕宋爲濳中太守生帝能顧縛聲亦壯宋立功蒼梧王屢欲害之遂生靖臺而代宋爲齊王壽五十四歲崩臨光殿在位四年顧命世世勿生天王家改建元

庚申是年高祖有事于鍾山因幸沙門僧遠所居遠床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以房閤狹不容輿蓋遂駐蹕遣使勞問卽起而去遠居山凡五十餘年初猶有食食不繼澗飲二十餘年天下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来

武帝頤改永明宇宣遠高帝長子性儉約好積儲庫至八億萬金銀

勅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布帛不可稱計壽五十四崩延昌殿在位十一年

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爲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遊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

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庾冰桓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

會稽道絶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爲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

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惠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以其近於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況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

梁魏始服衮冕乘御輦
魏祀貟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感衆收逮建康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誌例與衆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比丘七輩從其後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焉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靈味寺沙門寶亮者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誌忽来牽帔而去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焉建武末平旦出門忽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辨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関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沙之數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經所說若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之風毀貝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逆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屨見刻有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大交相譀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垂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浹洹儻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迈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法可以進讒務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兼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導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歡雖同二法而意黨爲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道教司徒袁粲託爲沙門通公駁之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尊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涯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擬釋氏歡吞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猥廢迴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泾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弈然數佛弥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道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歡雖同二法而意黨爲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道教司徒袁粲託爲沙門通公駁之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尊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涯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尊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涯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擬釋氏歡吞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猥廢迴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泾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弈然數佛弥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貝必變變本後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尚涅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爲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感日損而湛然常住涅洹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歡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歡劇言道教不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覩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卓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弊彼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從窺萬宋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燋同道左右兩儀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歡和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燋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来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邈匡救褊心立仁樹義將近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善不爲盡美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哉且佛教敷明要而能博斆而能博則精踈兩級精踈兩級則剉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視易准夫以視爲貟者易以手爲貟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飡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文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違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棄契千載

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辯非徒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亂曰運往芳韜韜明玄聖兮幽幽驎長夜

兮悠悠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篤茂兮詖若焉相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滇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向

強號爲一在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不悟增上驚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滇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向圍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賸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

強號爲一在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不悟增上驚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滇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向圍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賸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諮夷夏論並章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汝南周顒高隱惠通並著駁夷夏論歡之作遂不勝其詞矣後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帝老莊立言之旨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陵著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著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

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獨立不改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偏脩偏脩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鬼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

雖同位寐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爲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本一物而爲鴻乙耳駈駈佛道無乃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已上出南史

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詆佛況佛化自晉抵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哉魏收改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

吾佛者未嘗諦之而不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乎當時群公評議二教而罪歡曰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歡翼之論猶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之制令以爲常准○祀孔子於中書省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

立其太子之子昭文改延興奢侯無度廢先君儲積數月而盡西昌侯鸞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明帝鸞改建武字景栖太祖兄安貞王道之子小字玄應性多猜忌好占吉凶利害壽四十七崩正福殿在位五年○立太子寶卷

孝魏改國姓元

資改永泰

東昏侯寶卷改永元

齊改中興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坡其步虛品經六十四篇出珠林

和帝寶融改中興字智昭明帝第八子簡文第五子即位深信佛法壽二十三葬于江陵明年三月禪位于梁梁武奉帝爲巴陵王在位一年

景平陵在位十六年

元魏宣武恪改景明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弟子目捷連子帝須帝須付弟子舼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舶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毗婆沙一部十八卷即共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望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花供養律藏即下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伯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舊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今以此究尋諸家傳記佛世尊誕

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〇二頁上九行「送志」，徑、清作「逆志」。

一　九〇二頁上一〇行第四字「徒」，徑、清作「徙」。

一　九〇二頁下一三行「增損」，徑、清作「增損」。

一　九〇三頁上七行「千人」，徑、清作「十人」。

一　九〇三頁下一〇行第一四字「願」，清作「顧」。

一　九〇四頁下一七行第五字「切」，徑、清作「一切」。

一　九〇五頁上一行「子遺」，清作「子遺」。

一　九〇六頁中五行「脩復」，徑作「脩復」。

一　九〇七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大」，清作「来」。

一　九〇七頁上一七行第三字「名」，徑、清作「召」。

一　九〇七頁下二行「右司」，清作「有司」。

一　九〇七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辈」，清作「聲」。

一　九〇八頁中二行「大上」，清作「大士」。

一　九〇八頁中五行夾註右「投之」，清作「殺之」。

一　九〇八頁中一八行末字「亦」，清作「尺」。

一　九〇九頁中四行夾註右「揚王夫」，清作「楊玉夫」。

一　九一二頁下一〇行末字「句」，清作「向」。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常集

梁（姓蕭氏四主都建康）雷氏云高太世祖武皇帝行改天監（字叔達南蘭陵鄉里人與齊興出亦相何二十四代孫父順之為舟陽尹母曰張氏生帝狀貌奇偉日角龍顏有圖光身不睹日受菩薩戒酷好佛法常將侯景及無衆兵圍帝于臺城斷食而崩于淨居殿壽八十太在位四十八年午（或閒曰梁武終身奉佛然因呼于荃城佛法之驗其在何也答之曰有是疑乎有是論也且夫人之性命衆生之善草我荃城之第也緣行菩薩之因業理既聊藏疑遣矣）

道家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乃梁時陶弘景妄造（出珠林）

梁武帝詔曰大士實誌迹拘塵垢神游寂寞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刹海中帝益不曉他日更問國祚有紹難否誌指其頸示之帝曰朕享國幾何答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為倍宋文之年時革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卹刑嘗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以指覆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儼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梵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雕誌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庭時法雲雲光二師俱有重望每講法天輒兩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跋請誌偕光雲三大士齋罷日誌獨起而光雲俱未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定林寺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勅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七士忽現於雲間萬衆懽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杷奇瑞顯應為天下萬一凡大士所為祕

識陽句多著南史為學者述大乘贊十篇科誡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于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盡明及長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曄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是化為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照灼因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置銀甕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畢世不復識立皇后云

甲申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升重雲殿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教不在崇奉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為喻弟子蕭衍比經荒迷躬事老君累葉相承染此邪法今捨棄奮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誓得神仙陟

大乘心永離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
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
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
諸佛正內之道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
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
之酒恃除侍中點前席捋帝須曰乃欲臣
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
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
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祿
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
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
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
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伸明佛法
累葉遵承至胤妊侍中敬容而止
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
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
高德無以憑也雲始從之雲最有譽當世
雅爲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爲天下第
一

魏

改永平

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
摩詰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
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
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都手不
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
法座親講大覺凡在聽聽塵蔽俱開然五
經治世之楷模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
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
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
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
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
餘寺僧至二百萬
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
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
輪妙選奇傑番次主之時以旻爲第一當
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葉嘗謂
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夕伸儒旨
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
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
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學慕旻公之講誓
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尸佛時
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
意荅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
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
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

心合無生則金墻五室豈易入哉

癸巳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省貪絕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勑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錦帛並斷又造斷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午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左目重瞳腰有紫誌少爲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贏時謂沈郎瘦甚爲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肓肥釀榮

六

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肓肥釀爲累甚切萬事紜紜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爲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事難卒從譬如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湍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頃息其

七

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乆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過中不食之法於此永寜此法既寜則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飡此蓋是遣累之筌罤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嘗著設會謂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分衛持鉢以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饍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蘇酥之具莫不攀戀以爲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爲僧徒鄙事既爲衆所鄙恥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寜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寜左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入者又十軀爲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熱其塔遠近咸見烟焰中有塔升空而沒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魏孝明帝詡宣武次子六歲即位胡太后臨朝在位十一年十九歲崩定陵改謚平

魏改神龜

晉會稽沙門惠皎以實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于是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爲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蓋爲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録世以爲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傴乞得飲膳即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法師道英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縈結如蓋覆之居久之棄去行龍臺澤觀游魚愛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隆冬覩巖氷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起睨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爾氣絶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孝政普通（）魏政正光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禀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禀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烏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悦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之弗罪蔵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已好惡絶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悠之左右呵止之蔵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宣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聞置良可愧服

僧游覽獨禁御座而已蔵公一日昇殿登（蔵本作座）

十一歳蔵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来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麈尾（禪評補遺）遺之而去蔵自是玄辯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

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

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蓍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

十一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崇泊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軒冕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蓍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

十一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崇泊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軒冕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蓍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

十一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崇泊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軒冕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蓍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

十一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崇泊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

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
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
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火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爲讖至多羅示滅師演化
本因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

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正師以震旦緣
熟即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曰告之
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田王泣曰灼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
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

以衆寶王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馭舟
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
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
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功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
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
爲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遂留數日遂度
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

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來見師師端坐
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
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
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
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
即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
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
可矣光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
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
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
竟又之爲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

二行入理入者謂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
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
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一等
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
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有

四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
法行謂報寃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
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
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
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

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寃進
道故名報寃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
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
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
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寃

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
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爲萬有皆空
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
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
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爲道行故

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爲
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
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
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
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無

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亦復利
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
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
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謂道副尼總持道
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
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
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肉尼總持
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
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大師惠可即禮三拜復依位
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頠謂可曰世尊以
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
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
法信可跪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
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後代澆
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方憑何得
法以何爲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
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
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
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
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
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

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
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
寺有期城太守楊衒之問曰西天五印師
承爲祖其遺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
應名之曰祖衒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
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
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
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賫詔
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
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
方啓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里乎
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屈詔命師
竟不下少林及師示寂宋雲自西域還
遇師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
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
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未
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
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
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
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
棺隻履存焉梁武帝聞師顯化始末如此
遂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嵩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
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
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

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乂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詧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来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録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悞也雖然吾宗從上来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劫於瞻息洞剌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入此門来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去来彼此時分而可辯哉

魏莊帝子攸獻文之孫彭城王勰之子是年二月孝明即位二年改元建義永安二號後復欲篡逆求九錫九月入朝帶知召榮手殺之其第爾朱兆舉兵向洛立東海王曄改元建明十二月殺子攸空宮百日北又以曄驍遠殺之而更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

改中大通

庚戌 九月上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回宮十月上幸同泰寺陞座講涅槃經十一月講般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監元年生於覇府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爲天命所集劫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八歲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集文雅之盛由晉已来未之有也嘗游後池乘綵文舸摘芙蕖以嬉姬人蕩舟沒溺而出感疾動股恐貽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勰者名士也雅爲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序定林寺藏經即其詮次也中書令沈約絶重其文常置几按閉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安定王朗改中興十月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乃奉太武玄孫朗行至芒山既而爾朱兆以朗疎遠又以恭英毅難制乃幽之俄安定王詔奉之文曰孫修即位

節閔帝恭改普泰是年安定王節閔帝皆爲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登國丙戌凡十二主百四十九年至梁中大通元年己酉之歲而分爲東西之焉

西魏孝武修改永熙字孝則孝文之孫廣平武穆王悰之子高歡廢節閔而立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欲

覺舉兵內發帝恐奔長安依關
西大都督宇文泰在位三年壽
二十五是年高歡巫相建府晉陽

癸丑 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法號善慧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爲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嵩頭陀者

壬申 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幾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鋏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

辛未 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因雙樹樹刱寺而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傅暐致書於朝其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衆

庚午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懃懷故遣弟子傳

己巳 暐告白暐接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譴卑豈敢進達暐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

戊辰 皓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如曰勿用棺歛但累甕爲壇移尸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

己巳 復有何言帝曰何爲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

百川藏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
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
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
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
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召大
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
遂還雙林至陳大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
其徒曰此身甚可猒惡衆苦所集要在護
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
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牀七日當

須吏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晉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孝文之孫清河宣王之子高歡迎立都洛遷鄴年十一即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誡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作皇基寺○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東魏定州孫敬德處事觀音爲賊橫引坐罪臨刑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高歡歡爲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世謂高王經出此

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啓壙視之唯存隻履

東魏改興和

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啓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啓曰佛法未興且同止此遂將梵本譯爲華言雲啓去游印土那連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雲啓所譯祖偈因緣傳居士萬天懿乃啟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讖寫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真君年中崔浩冤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文成帝和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

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參校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寶林傳光化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為聖胄集開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顗陀又錄光化以後出世宗匠機緣亦以祖偈為由集成續寶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燈錄進于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藏頒行天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奏石門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序文勅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祖偈以為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云云他宗不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大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父之毋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之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斯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未累召不赴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歿七畧則以道家為諸子以神仙為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

七錄內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凡天下之遺書秘記盡於此矣內佛法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為次列經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千一百三十六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之數也

東魏改武定

沙門尚圓為武陵王遣宮中鬼怪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是年黃門侍郎顧野王玉篇成上目天監以來事佛

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丙寅 改中大同
丁卯 改太清
己巳 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獨
梁武帝諱 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口苦索密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

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漏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賛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

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勑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倖愆犯多縱捨

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宗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坐是政刑猶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爲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裳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出南史

梁武帝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昏凶肆雲天倫及禍絆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

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詖頗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大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非有切身之慈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晃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

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此驗鄭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衆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爲萬世之公道哉

摩訶文綱改大安（字世讜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侯景破臺城立帝大安二年景又弒之）

右東魏十六年而高洋北齊（姓高氏五主都于鄴）雷氏曰（武成後主北齊五帝二十九年）

高祖神武帝歡（字賀六渾渤海蕃人崩於晉陽葬凍水矣）

文襄帝澄（字子惠高祖長子爲梁將所害壽二十九歲也）

文宣帝洋（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相位朝臣使受禪使中張亮謂孝靜曰五行遞運有始有卒天命有歸陛下遠法堯舜孝靜欽而出齊王洋入即位降封濟南王洋薨謚爲中山王洋薨遇禁弒改元天保壽在位十年壽三十一年）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寢地藏天莫知高厚閱中論發明論是龍樹所說故遺稟焉是爲台宗二祖（分東土二祖）

二祖北齊尊者（九祖傳鎮人初仕高歡爲將擁衆專制河南十三州歡死降梁祖後反攻梁祖立簡是年太始登簡自立稱漢改年太始登立百日陳霸先弒簡之）侯景（懷朔兵十年梁祖簡自立百日陳霸先弒之）

三祖元帝繹改承聖（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父夢僧賜一目執香爐云托生王宮已而母夢月墜懷中後生帝也首封湘東王統義兵于江陵既薑城失守即位于江陵復命陳霸先擊湘東王僧辯破侯景又爲詩四絕西魏進士袭寿四十七在位三年）

西魏廢帝欽（受帝太子宇文泰立雖在位而制由泰帝不勝憤欲除之泰覺遂廢帝立恭帝即位二年不改號）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承聖元年三藏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史歐陽頠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譯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頠之子紇居別墅在可洎閒諦每訪紇以坐具敷水面跏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畧不霑潤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泰祀之荊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音巳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絕寺爲梁湘東王所重即以閒散甚爲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了其意未久景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法和以白刃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刹約在其下也可徃擒之果得約抱刹仰頭出鼻法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王即位是爲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始不希釋梵天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

第法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
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
尸縮三尺許題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
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遍代坐又曰二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
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壯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啓
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
止稠至京師降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
盡停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屠殺
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
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爲弘通
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
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徒有
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

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異帝
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
其不敬誅之稠以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
里許候之帝怪問稠曰恐身血汚伽藍故
速來就刃耳帝憮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
朕不明幾亡聖師即奉之如故因從容
啓帝曰陛下前身羅剎也今好殺蓋餘習
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
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剎之狀仍有群羅
剎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
行道如旋風焉

敬帝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元第九子元帝泰卒其子覺襲相位遜封周公時年十有五歲其叔字文謨）

西魏恭帝廓（文帝第四子字文泰以弼之吉廢欽立）

王僧辯而立帝即位以霸先爲相進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

改紹泰

後梁（姓蕭氏都江陵）

宣帝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也字文）

三主三十四終

雷氏曰（宣詧華琮西魏附庸後梁）

北齊勃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勅
諸沙門與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
金陵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
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靜等忌
之詣闕請與釋子角法有旨令上統法師
尅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修靜等以術
咒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
顧缺然無對於是萬衆諠譁得以道流爲
勝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已爲神
仙葷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
術誘之耳帝顧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
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況出家人也既
承天命令拒可令寀下座僧對之于時有
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尸
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
衣柱而飛動帝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令取
稠禪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
逾時不能動帝勅取衣一加十輩並不能
舉顯即自取置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

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
我當現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
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爲相顧
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
爾佛自言爲內內即小也以道家爲外外

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歲忻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鑒臧否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真法在一求之正路寤泊爲本祭酒道者中世假妄俗人未悟乃有柢崇翹蹱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導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

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緜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弼字輔言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所荅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弼深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正是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丙子　改太平○右西魏二十五年而禪于宇文周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于鄴凡一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孫位於高洋即歡之弟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愚混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爲周所滅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

武宣帝後周　五主二十五年

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贇立自稱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宰宇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藏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皇帝小字黑獺邵代武川人其先出于炎帝之後炎爲黃帝賜子孫遷居朔野有爵孫普回徙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回以爲天授俗謂天文曰宇乃遂以國號宇文

孝閔帝覺小字陀羅尼文帝第二子奉帝受魏恭帝禪不改年號王本卒德在位二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一五頁中五行第三字「聳」，清作「維摩詰」。

一　九一五頁中五行末字至六行首三字「維摩詰」，徑、清作「維摩詰」。下同。

一　九一六頁下一行第一三字「夕」，作「勞」。

一　九一六頁中五行第一三字「多」，清作「因」。

一　九一七頁中三行「端急」，清作「湍急」。

一　九一八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循」，徑、清作「循」。

一　九一九頁上一六行「士夫」，徑作「大夫」。

一　九一九頁中一九行第一五字「劫」，徑、清作「劫」。次頁中五行第五字同。

一　九二〇頁上五行第五字「姓」，清作「姪」。

一　九二〇頁上七行第一四字「曰」，清作「因」。

一　九二〇頁上一〇行「不忘」，徑、清作「不忘」。

一　九二〇頁上一一行第一五字「商」，徑、清作「商」。下同。

一　九二〇頁中一五行「多雲」，徑、清作「多門」。

一　九二〇頁中一六行末字「問」，清作「同」。

一　九二二頁上一六行夾註右「朱瑩」，徑、清作「朱榮」。

一　九二二頁中一四行「法集」，徑作「法席」。

一　九二二頁中一六行首字「動」，徑、清作「慟」。

一　九二二頁下一五行夾註左「之文曰孫」，清作「孝文之孫」。

一　九二二頁下末行夾註左末字「欲」，徑、清作「歡」。

一　九二三頁上一八行「法器」，徑作「浩器」。

一　九二四頁中一八行第三字「事」，
清作「視」。
一　九二四頁中一九行「他」，清作
「也」。
一　九二五頁中九行第一〇字「未」，
徑、清作「末」。
一　九二六頁中一二行「音宗」，清作
「音樂」。
一　九二六頁下二行「肆雲」，徑、清作
「肆虐」。
一　九二七頁下三行「泰祀」，徑、清作
「奉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我一

嘉興路天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郡建康雷氏曰陳高覇先文帝廢宣後合爲五王三十二年

五高祖武皇帝姓陳諱覇先字興長成下里人受梁敬帝遜禪即位年五十七崩于啟殿在位三年

改元永定○周閔帝宇文覺從兄護殺之而立毓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来奔高祖建義内之封爲河南王乘寵作乱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陜使王僧辨陳覇先等平金陵未幾湘東王即帝位于江陵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爲覇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覇先即帝位于金陵以姓爲國蓋吴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髯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略衆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崇尚釋氏金陵舊来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二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鄴世欲脩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恒足以發囲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在位四年改元武定○周用明克讓曆

褒文帝蒨改天嘉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興之長子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遣部立之在位七年○周明帝中從兄護毒死而中從弟邕立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栢岩寺解二虎閑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宇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于政治

周武帝邕改保定小字孫羅宇文之第四子逐位雅布衣帔無金寶飾禁斷華綺上階聽政不施檻楯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爲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

一年因捕兎驚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重釋氏金陵舊来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

我一

二

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儀欲奪其志欽以冕巾偃聞命即絶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絶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爲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誠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秘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爲僧統綏禦有法四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爲師初梁魏間僧統威飾杖直僭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齊孝昭帝演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

我一

三

求瓊畫像其爲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墨衍繼爲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字仁遠啓弟三子在位二十三年神武弟九子淫亂無度信用嬖寵傳

齊武成湛改大寧

業
酉

斫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保六年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惰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名百僧入內道場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當之矣

周齊後主緯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警崔季舒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保定三年有半生足于背上出北史）

我　四

庚廢帝伯宗改光太（十九歲而卒在位二年）改天和用天和曆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以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辨親入道及稟具戒曰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若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唯南嶽獨斷高蹈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

我　四

何伏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蚕綿作衣准津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

我　四

華裀茜服恣尚鮮麗得無惡乎

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

我　四

艾納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蚕服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

我　四

巳丑宣帝頊改大建（尺三寸大有勇力善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字紹世小字即利耶烈王興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

五

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內教意謂上古朴素

我　四

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

（宗鏡錄論）利病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

我　四

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謀並是脩身之具若泯而分之數應爲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動於奉母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陁號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爲心有
周武滅佛 道士張賓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
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
輕釋親受符籙躬服衣冕是年巳丑三月
十五日名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
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家先出於無名
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
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
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
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
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勑司
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
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略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没隱顯變通
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
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
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臣
亦何人奉勑降問敢不實荅其道德二篇
可爲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

删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
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
笑不名爲道臣諏率下士見爲笑道論三
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
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
呈心魂失守出私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
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
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
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
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
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横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使乎使乎
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
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
法知國体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
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
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泯而別之則應有九
若總而合之則同偈儒宗其論文之作內
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　齊改武平
袁　周改建德

甲午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　八
妬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
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
詭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擯之于時
法師知炫對帝抗酧辭吐精壯帝意賓不

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
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
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焚道教罷
之

齊　齊改隆化　周兵圍并州上　鄴傳位太子恒　走

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爲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　周兵執之囚七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及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韋孝寬
揚堅等眷東平高氏名前脩大德並赴廢

下帝登座序慶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
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相
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
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
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

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開　九
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荅並
相碩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
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
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

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
妄相尊事帝又不荅乃曰佛經外國之法
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
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
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

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
不尊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
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
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
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

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
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
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
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荅遠曰退
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

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　十
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
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
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審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

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
檐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悖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
百姓得樂朕亦不辞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
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
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帝已行扈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
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
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
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
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爲得志焉法師靜謐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
忌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奉表求見武帝
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
證明白帝爲改容碩業已成既行之詔不
可迈因謝遣之謐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
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
衛士求謐謐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
迈謐以法滅歸泣七日夜聲不絶撰三寶
録二十卷假設主實抑揚飛伏廣羅文義
弘贊大乘并録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
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
將事捨身衆歸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謐
遵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内衣自條
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
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丹拆都盡以刀割
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
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
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
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
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贇立于同
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
祖爲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
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上聞大隋天子
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
爲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爲我助作功德
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
錢爲追福懺罪也

周宣帝贇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
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湎改元大成又改大象
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二十餘日酧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
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
周靜帝衍更名闡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楊堅備政
十二月封爲隋國公罷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元年孫位于隋
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荅

不稱表苔不稱詔隋開皇元年五帝年十九而崩葬之恭陵在位一年○五月天元殂以天元皇后之父楊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周改大定正月禪于隋二

右宇文周五主共二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也十三世孫銳太尉楊震之後八世孫銳武川司馬惠太原太守元壽仕魏太守定烈平原太守定興北平太守元秀小字黃奴宣惠將軍隋國公忠生帝堅相周封隋王我一其先漢

十三

年于子位三年

改年開皇

設無礙會舍身

改元至德

上殂太子立

器後主叔寶改元禎明

庚辰　隋初行甲子曆

卒　後梁琮字溫文歸太子寬仁大度器博學善射即位改元廣運奔陳其叔安平王嵩擁江陵仕庶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丁未　改禎明

（二）

右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併之後梁三主三十四年而隋併之

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毚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聲聞譬視啞語躄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駅宸土制水行興廢致之佛日火乘木運啓嘉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闉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簪皂廢周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

（一）

過隙目光外射才望與慧遠相將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舉綱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辭大祖從之問道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

（二）

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薦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歸寶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籙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三）

卒玄法師曇延姿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

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臣致
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
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勑有司擇日於
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
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
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
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
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略曰往逢道喪
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
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
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
留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爲稱首屈宸
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
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
季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
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
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
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能啼左右
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
即舉之乎曰那羅延因以爲小字抱詣太
祖語曰兒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
爲養之太祖逐割宅爲小門通寺以兒委
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爲龍驚墮于
地僊失聲曰吳爲觸損我兒令晚得天下
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
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
隱其家內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
山東來入爲天子大興釋氏僊前此而卒
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
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
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鍾磬之聲
是年開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
靈藏者帝爲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
趣向藏者椎魏帝聞之手勑曰弟子是俗
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
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
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
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
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頹子
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
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
其脩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
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
知何陰德之有寇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
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
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
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紘
爲黃能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
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
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
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
驗客人曰形子才云世有松栢化爲樗櫟
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
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
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
欺誣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
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

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聲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具大丈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我已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實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讖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荅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滏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丁巳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梁散騎侍郎宣毅將軍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田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卧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發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讖記云心中雖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爲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

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隱淪斯岩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荊湘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導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爲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誡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舊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詣解法相焦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爲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内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按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頒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内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徑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讃唄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變踊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如之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旛蓋香花讃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

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屢屢表奏皆如其言（見著作王郎舍利感應記）

癸三年文中子王通既沒慨然有濟世之志西遊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名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脩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姬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温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常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績亦著書歸東皐子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磵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二十四）

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可見矣弟今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贊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速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爲病伏羲氏病甚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泄道之容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剽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毗亂者安得贏歎而繼孔孟荀楊爲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爲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爲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窮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

是而實非也何則東皐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

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摝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頒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廬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不赴

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麪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咱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衆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煬帝廣

小字阿麼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宮文弒之壽五十九年爲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爲宇文弒之壽五十九年

計八百九十萬口抄

○時天下戶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揚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

東京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于江都民不堪命而群

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爲

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来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玄鍵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爲四衆說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麁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絶惱繫念垂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癡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虚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虚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

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来今

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蓁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矣求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泛汴而下入于楊州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孛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遥尊爲大上皇立代王侑爲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禪位與唐公爲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二年薨與唐封爲鄫國公武德十五在位二年

改義寧上在江都遥尊日甚宇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宫弑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爲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俄一日繞宫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曰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架裝覆黄金骨骨皆連鎖遽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

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蔫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灸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唯空棺爾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弒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驚絶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勑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疆宇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未纔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符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毫未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人皆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託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之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三二頁上四行夾註右「宇興國」，徑、清作「字興國」。又左「長成」，清作「長城」。

一 九三二頁上五行夾註右「遜禪」，徑、清作「遜禪」。

一 九三三頁上一七行末字「若」，徑、清作「字」，

一 九三三頁上一一行第二字「伏」，清作「苦」。

一 九三三頁中一一行第二字「伏」，徑、清作「狀」。

一 九三四頁中三行第七字「諏」，清作「輒」。

一 九三四頁中一三行第九字「火」，清作「大」。

一 九三五頁上末行第四字「眷」，清作「春」。

一 九三六頁下五行第一〇字「搏」，徑、清作「博」。

一 九三七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仕」，

清作「任」。

一　九三八頁上末行第四字「乎」，清作「呼」。

一　九三八頁中二行第六字「逐」，徑、清作「遂」。

一　九三八頁下一三行「形子才」，徑、清作「邢子才」。

一　九三八頁下一九行「欺誅」，徑、清作「欺昧」。

一　九三九頁中四行第七字「依」，清作「衣」。

一　九四〇頁上一九行第一四字「裹」。徑作「裹」。

一　九四一頁上四行夾註左「舍利感應訖」，清作「舍利感應記」。

一　九四四頁上一七行第八字「未」，清作「末」。

一　九四四頁中二行「毫未」，徑、清作「毫末」。

唐　姓李氏王上德都二京　雷氏曰神太高則中廢玄文武宣懿僖昭哀濮亡唐主二十二百九十二

庚寅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先武昭王李嵩之後我二　王重耳金門鎮將熙李天錫周八柱虎西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也虎卒周追其功封唐國公生昞襲封唐公高祖父也仕隋爲安州總管生高祖於長安氣宇寬仁厚又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既而帝遜位于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　性寬仁厚又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既而帝遜位于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　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祖之秋七月舉義兵冬十一月克京城明年夏五月恭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葬獻陵內禪太宗

太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清方維傳世二十二凡二百九十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吾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內外護聖賢之多與章名書幸顧稱全

之備亦無出此翻故於唐頗稱之敬君子與夫吾屬後之來者有以繙考焉

七廟制　東西直排皆面陽明始祖居中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靜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毋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己卯定租稅法

甲申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無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

乙酉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爲黃冠甚不得志既承華政得志朝廷及爲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爲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條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誅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已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爲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乘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髡髮出家洎符石亂華乃弭厥禁

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況今曾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爲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譖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內戌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與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

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行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 已上見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從官

寓襄陽後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乳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揚遠塵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歟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萬學究玄宗而益敬僧賡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遥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遵四部之稊莠導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蠭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王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

皇之命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
弘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
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
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
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
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
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
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
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
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爲尤此深訕上非徒
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
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
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
信今則萬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

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令
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萬敬志
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鈎深識不臻妙少
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
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

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聾之以
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
淫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厲詞鄙
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
於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
或蠲疾於腹心慕藿之飡儻救餒於溝壑
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
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
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
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

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
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
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
營之于壞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

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
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
遵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鐫鑄貨泉
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
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詰闕而効愚忠上
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
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
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
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

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
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
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
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
請辯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

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
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
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
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
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

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
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
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
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

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珎不必諸華之物

八

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珎道出遐方獨柰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来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

我二

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

九

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賀子駿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

我二

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敬藜藿長飯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

十

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尊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

我二

十

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

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賀子駿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

我二

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敬藜藿長飯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

十

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尊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

我二

十

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與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黄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

九

搖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

我二

十

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盖人倫羽儀王導孚度亮之徒戴達許詢

之事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敎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蚩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氏之先敎宇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寘感釋道東被發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闔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敎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弋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

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釁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差五福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迹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籍信翮以翔翔宜轉釁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咒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

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迸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口談衷惠而身行桀驁耳聽桀驁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爲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頤矣所深

頤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輒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獍之衆非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甲之有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衆媲不祥之惡爲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敎僧于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鄙之性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開逆亂之源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頓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賢髮謂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斃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

美見色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
槩而訶毀傷雷同而碩膚髮割股納肝傷
則甚矣剔須落髮損乃徵焉立忠不碩其
命論者莫知忿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
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
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須
髮之毀何足碩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
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
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
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
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
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
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擯紳之容亦
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
而信道歸心顧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脩
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
爲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爲不忠未之
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淫而生是以便
事淫凡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漠
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淫凡或彫或鑄則
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繒素復
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
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
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
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
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失以善爲過者故
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
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
則謂能仁設教皆闇遙雲之風菩薩立言
專弘禁衽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
衰大寶失與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
姒之笑二代之亡皆此惧也三乘之教豈
斯尚乎佛之爲治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
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
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
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
癸辛之劣總十惡以防禁向使禁遵少欲
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
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
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
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
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
無之爲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讐而
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讐乎傳又云
未有佛法之前前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
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
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啟之季何有
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亂
命於皐陶獵狉狉蟄蠢伐勞於吉甫而傳
謂佛興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
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
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
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
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
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
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
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
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失忽
於所未究覩其所先述背正法而異論受

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遂乃知釋教之忠篤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来戒以爲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夫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爲千載道德盛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爲名卿士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貌既卑無以自逞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

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孰覽之蓋天下精識讜

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爲警絶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

十六

論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地唯趍

十七

諠雜之方緇緇崎嶇毫宇殊錯拓舛隱慝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隣近屠沽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違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爲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
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
皇太子即位于東宮是爲太宗
丁亥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忘軀由汝爲擧兵高祖亦由汝爲擧與唐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六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遷賢任良（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與公卿大臣論議政事）吞蝗（以整年穀之凶其穀如故）用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敬德等皆賢爲相蔚遲敬德劉文靜爲將在位二十三年）

帝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
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饑人之易食帝曰
古不云乎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
徵曰此不爲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
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
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
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
人

帝嘗謂群臣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
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
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因致無爲
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既克而治桀爲亂湯
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

漸澆詭不復撲令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
化之哉德彝不能對然復以爲不可帝雅
以徵對爲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
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
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舊唐書不載傳）
方桀黠欺誑夷狄及流入中國蕞尚其教
皆邪僻纖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
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荅自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
穀爲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
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
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
海西極于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賫
糧取給於路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
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朕行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
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戊寅詔僧尼拜父母
壬辰（縱死囚四百還家）
癸巳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

舍城奘生洛州緱氏陳氏隋季出家具戒
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
西土訪求異本以叅訂焉以三年冬抗表
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
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

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
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
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
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
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

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
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毗邪羯那
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
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殑伽河彼俗以
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

殘以叅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
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
大乘居士爲奘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
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
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

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
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
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
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獃世後三年震
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

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
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
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猶國産
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
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

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
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
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
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
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撫然其天下諸州有

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
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
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犹省還俗及私度
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
可取亦任其闕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

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惎或謬稱醫巫左
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
曹罔致賕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
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
恭以金科明爲條制十年皇太子問張士

云
乙未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
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
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
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

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
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
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煎煩
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

淨仁恕如貪慳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
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
爲君明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及是則
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

之

丁酉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太道之與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兜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率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派之鎖表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罪有談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歎惜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四六頁上四行夾註左「二百九十二」，徑作「二百九十二年」。

一　九四六頁中一九行第三字「者」，徑無。

一　九四六頁下一一行第八字「送」，徑、清作「逆」。下同。

一　九四八頁中一七行第二字「商」，徑、清作「商」。

一　九五〇頁上四行第五字「宇」，清作「字」。

一　九五〇頁中一五行「青衿」，徑、清作「青衿」。

一　九五〇頁下一一行「梟鏡」，徑、清作「梟獍」。

一　九五一頁下九行「奸究」，徑、清作「奸究」。

一　九五三頁上二行「沙汰」，徑、清作「沙汰」。

一　九五三頁上五行夾註右「忘軀」，徑、清作「忘躯」。

一　九五三頁上八行夾註右「蔚遲敬德」，徑、清作「尉遲敬德」。

一　九五三頁中六行「桀黠」，徑、清作「桀黠」。

一　九五三頁中一七行「見戎」，清作「元戎」。

一　九五四頁上四行「原州」，清作「涼州」。

一　九五五頁上四行一太道」，清作「大道」。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我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晉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

我三

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冀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若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

出舊唐史本紀

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諳法師惠琳著論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讁制旨曰據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假遠開近爲破二之鴻基啓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宜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不省

己亥方七祭世英被誅法師

二

名義安能難人晃忙亂曲爲之詞淨乘勝剉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爲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頡蔑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

秦世英被誅矣

摩字○定嫂叔甥舅服

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盖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冀民懽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

法師著辨正論八卷爲諸死于蜀百牢關未載

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道尊迎善氣妃主

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傳奕感報 傳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傅仁均薛頡同司太史仁均先死頡昔欠仁均錢五千未償後夢仁均索討頡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涇人又問涇人者誰曰傅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傅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涇人長命入殿庭告頡頡亦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頡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爲涇犁中人也

蕭瑀傳 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常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祚姊爲后聞其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瑀家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之盛古未有也

貴善屬文通儒柳顧言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剏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嗚咽逡巡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製疏施絹二百疋自餘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令回向罷頃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未嘗剏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

時向熟寺宇未備令所施可別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

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奘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

圖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奨文仁邁

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
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
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原
州奏于朝宇初若不甚顯及群公擬定遂
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
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
諱柞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旰食無忘於
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徵
符文字粲然曆數惟永既旌高廟之業又
錫耿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
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
寡薄獨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
冥靈之貺以伸祇慄之誠
乙巳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賫經像歸于
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

六

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
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
誠額徵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
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
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

固不煩爲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惟
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
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
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
炎景之南聖威震葱領之外所以戎夷君
長每見翔雲之爲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
國歛衽而敬之況玄奘圓頂方袍親承化
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
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
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

七

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
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
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
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
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翻譯帝謂侍臣曰昔符
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
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
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
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
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
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
論不覺日莫帝曰勿勿言不盡懷欲共法
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
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病疾不堪陪駕帝
曰師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
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
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
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
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
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

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
太后刱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
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
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
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衆隙帝悅曰此
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即別有
旨差官監護

丙午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
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願揚聖教論大乘
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

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爲序非已所聞奘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奬

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業空踈謬忝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

斂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聰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奘聞日

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聵金玉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縣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許之

是歲帝得秘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

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搖及無辜

周憑十亂舜託五臣襄亮朝猷酬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況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

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桓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

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

也敎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古賦尊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彫題鼻飲之俗舟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猶狍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河爲被髮之野鄧鄴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逞殷周以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誓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偏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爲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頴而後知宗源杳曠碩儒道九流猶汀澄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珎裘豈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偏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爲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頴而後知宗源杳曠碩儒道九流猶汀澄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珎裘豈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

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劫
忻逢不勝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 賀表 序
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孔文
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煥錦 十三
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
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
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
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

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
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冲虛乘幽控
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
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
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
區庸鄙投其有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
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
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

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
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
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
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
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義一
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闕而

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
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
業隆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
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流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

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沾夫以舟木無知猶資善而
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翼
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
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

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羲冊覩奧
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
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
掩百千之日月廣利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無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奘識垂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懽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丸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承褒諾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時皇太子覩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幽通雅興窮於鳥篆老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録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睠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所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通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以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慈悲仁撫運拂刼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議校美前王馬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闡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蠶蚋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淹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際龍宮梵說之偈畢萃清襟覩乳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瀕茲甘露普潤芽蘖乘此惠雲徧霑翔走豈非皎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坡而頒朔跨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栖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

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閒凡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奘百金磨衲并寶剃刀奘奉表謝略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能仁撫運拂刼石而無盡鈍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昔有足生之慶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奘對曰

衆生寢惑非惠莫啓惠芽抽植法爲之資
弘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
塗炭八埏閉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
犯風霜宿于馬上頃加藥餌猶未痊除比
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
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所度僧凡一萬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
西南翔弘法院留裝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翔大慈恩寺
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
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
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刹數百具奉安新
（十八）
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旛導引
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
始罷皇情大悅
己酉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
駕每談叙淵奧帝必擗袂曰與法師相值
恨晚耳未盡弘法之意夏五月不豫詔太
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
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
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
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
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
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
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
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
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
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
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
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
（十九）
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
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
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
服然黄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
忠特以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
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
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
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
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
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
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
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
而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
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

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無窮之益也文忠

我三　二十

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捨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捨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無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況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

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爲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

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我三　二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五七頁上一〇行第六字「翼」，清作「異」。

一　九五七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忽」，經、清作「忽」。

一　九五九頁上一〇行「眇身」，清作「眇身」。

一　九五九頁下八行夾註左首字「諸」，清作「譖」。

一　九六〇頁下一三行「栢靈」，清作「桓靈」。

一　九六一頁中七行第七字「功」，清作「切」。

一　九六一頁下一〇行末字「翼」，清作「冀」。次頁下一三行末字同。

一　九六二頁上一八行「有趣」，徑作「自趣」；清作「旨趣」。

一　九六二頁中一三行末字「折」，清作「析」。

一　九六二頁中一七行第四字「潑」，清作「撥」。

一　九六二頁中一八行「周淤」，清作「周遊」。

一　九六二頁下八行第一四字「記」，清作「託」。

一　九六二頁下九行「零露」，清作「雲露」。

一　九六二頁下末行「利代」，清作「歷代」。

一　九六三頁上一行第四字「無」，清作「使」。

一　九六三頁上一四行首字「諸」，清作「讚」。

一　九六三頁下六行「梯航」，清作「梯航」。

一　九六四頁上一行第六字「惠」，清作「慧」。第九字同。

一　九六四頁上一六行「梵夾」，徑作「梵本」。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我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庚戌高宗治改永徽（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十年一云三十六年或云三十年）我四

辛亥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衆至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憫之敎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傚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丁丑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户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己卯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掌疹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奘三藏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

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宋元明清徑山本作所）録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曰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甲寅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徼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徼木又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須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援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録名附来當爲抄送木又

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裝荅長老智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數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内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項信度河失經一駄今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

玄奘譯并獻方物

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徼木又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

甲寅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

玄奘譯

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内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項信度河失經一駄今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

玄奘譯

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郭國公敬德之姪右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裴臺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絶倫領彼須經論録名附来當爲抄送木又

曰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始文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始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輦色

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旨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檀三藏於胄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窮衆師之說造曰明圖釋宗曰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竟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愊心媒衒公卿之前罵詬閭巷之側不慙頹厚靡勤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竈之堪

我四

六

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蟘觀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況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毘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蔑楷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撤譯經太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瀋荅還述頌矛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妾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曰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元超以下咸曰法師所翻經論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嚴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

宜令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為處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遊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

太后憑柯瓊樹凱泳泉源德照塗山道光
嫣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
扇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
坤維絕紐長淪茂軏撫奩鏡而增感望陟
屺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
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
緝翔斯金地却背邠郊黜千莊之樹錦前
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
而分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
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迴綺
閣淩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靄素天初
兎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亭佩紫茅
岩冬桂蜜戶棼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
鶴幡標迴刹綵縈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
文露而栖玉軽簾舒卷網鬘面而編珠霞
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鍾
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
慚輪奐閻風仙闕遥愧彫華而已哉有玄
奘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遂若
清風之肅長松縡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迴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
誠發乎齠齔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迴
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
投迹異域廣食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
炮罔
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詮文分象實未越於
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
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
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
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
銘不録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
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
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
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
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王曆乘時化洽四洲
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
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刱招提
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款發睿藻
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
内該八藏外冕六經奥而能典宏而且密
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
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
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宜
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幡寶蓋香花梵儀迎於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咸里侯王耆耋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

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迹報消息奘曰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爲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鞫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

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爲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神光滿宮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改葬父母勅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躯若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心

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鳥衔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一空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戊午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耶際本於道耶榮曰乎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與道乎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乎相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也榮曰道法自然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

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顧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遠而架往託慮神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儀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琢於即代奘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衆魏君之禮唯敘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羔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鑒俗綜有詮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沖者善楞伽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奘悟而止

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黃冠詩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勑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道生萬物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鼓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剋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賤斯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靳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驌驦復生豺狼豪蝟乎以至草木等類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爲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衣爲塵惡業多者沙壤爲地丸礫爲衢稗飯充饑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

然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奚榮亦杜默遂
赧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
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有觸
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
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
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
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
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曰
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
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
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騁對曰二家
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眾僧立義
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讜諭謗語至
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願以蔭名來難且蔭
以覆蓋為宗蔭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
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
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理
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
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漸
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冲濟天聽過
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嘗
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毀柱須具
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
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
得見柱若曠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
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
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生
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
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
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
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
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
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
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
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
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
是歲帝勅奘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
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
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
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毀柱須具
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
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
得見柱若曠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
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
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生
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
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
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
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
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
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
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并諸比
丘足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

書寫 訪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著
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
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
同軌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
高尚其事邈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
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不定有司
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棻等五百三
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閻
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
下詔朕謫確群議深研幽賾猥算頴之風
下及受虜琛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
頴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
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帝菩風疾委政武后
改龍朔
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勸人知自勉不勝誠
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
具錄備如弘明集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
文武百僚於中堂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六八頁中一四行第八字「項」，清作「頊」。

一　九六八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哺」，徑作「甫」。

一　九六九頁上二行「惠基」，清作「窺基」。

一　九六九頁中二行「太德」，清作「大德」。

一　九七二頁下一〇行「象鏡」，徑、清作「象猊」。

一　九七二頁下一八行「丸磔」，徑、清作「瓦磔」。

一　九七三頁上一五行第六字「薩」，清作「蘊」。

一　九七三頁中五行「曦光」，徑、清作「曦光」。

一　九七三頁下二行眉註「是談耳」，徑作「妄談耳」。

一　九七三頁下六行「怕請」，徑、清作「恒情」。

一　九七四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同」，清作「固」。

一　九七四頁上一六行末字「提」，清作「禔」。

一　九七四頁中五行「謫確」，清作「商確」。

一　九七四頁中一一行第二字「及」，清作「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我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沙門念常集

改麟德武后專政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光録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

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来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

慈顏南謨慈氏如来所居内院頓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并宿直慈恩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扎

哀録遺典勤恤喪事俄異僧奉栴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

内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歛以金棺銀槨塔于滻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惠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

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三乘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爲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

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辯真偽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蔵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

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

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百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虚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来何乃黄領獨知

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妖虚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攪佛經一千餘卷隋輔惠祥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道經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

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汙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宝）改乾封〇尊老君爲玄元皇帝〇米斗五錢

（卯）大教東被六百年矣〇用麟德曆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毋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顗於倫）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顗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顗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閒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覲聽法沙彌深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大會給侍）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爲之給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我乃）年復居紵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衆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鬼（四）

（三卷）拾毘尼義鈔（三卷）亡物輕重儀（一卷）重服儀（一卷）歸敬儀（一卷）正行懺悔儀（一卷）新學教誡儀（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內典（卅卷）（宋）改總章〇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僞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我五）爲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老子化胡經）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録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爲罪制（睿宗）改咸亨（肅宗）詔上稱天皇后稱天后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

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頃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勑偕親詣撫恤蕙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教門也

申戌改上元

乙亥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關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

六

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

我五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曰紿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乃問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

吳音裏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偈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

七

徒記吾言將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曰紿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乃問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偈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

八

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

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兩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缽爲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缽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

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
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
法爲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
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
（我五）
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
稱五祖前身蓋裁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
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
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
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
（進昇旨）
（界少至）
其來界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
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丙子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凉山逢
一叟問曰爾來何爲利曰求禮覲文殊叟
曰帶佛頂尊勝呪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
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
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
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呪
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
呪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帝中
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
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從
耶舍瞿沙受道爲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
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我五）
己卯改調露
庚辰改永隆
辛巳改開曜
壬午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
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勑葬樊川北渠近奘
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頂上
（聚質洗）
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龍顏伏然
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嘗
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
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
饌每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爲禮基嘗訪宣
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
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
遐邇增敬爲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
瑜珈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
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爲三乘法相顯理宗
謂之慈恩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
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未）
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
后處分太子顯即位
法師玄惲卒惲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
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
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
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
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爲
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爲則
（我五）
天明年七月沙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盛
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
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
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
皇帝

罫中宗顯改元嗣聖二月改文明正月立章
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二月天后慶上為
廬陵王立其弟豫王旦為帝居於別殿天
后臨
朝
則天武后盟改元光宅一云順聖聖神并州文
水人也父武士彠官
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
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李寺見而
悅之選為昭儀進號宸
妃帝崩后擅政立
諸武為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狄梁公仁
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
年乙巳崩于上
陽壽八十一附之乾
陵在位二十一年
改垂拱〇制毋齊嫘古者毋亡綅年而已
喪服篇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制綅年禮也自天皇上元
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毋三年下詔依行
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慶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〇始建明堂
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頴達等十人定
議制度不成乃止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
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下詔
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
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
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
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
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銕為槽二十四
步為辟雍之水造舟為梁以通道路與前
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
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
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
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
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為休應故名曰慶
山
改永昌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
寶復問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
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
經以来於是于闐主以實义難提此云喜學妙
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
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
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
饌焉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
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
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
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
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
十大德為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
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高僧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
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
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
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識心流注
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
天嘆美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
稱為老安國師
罫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戊戌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夾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义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义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己亥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

李白生

庚子改久視○十月復夏正

詔歛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觀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畫功寶技殫於綴嚴瓌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搥楚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掛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閙閧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物業水碓莊園富有其多不知猒斁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算及三維浪沸五嶺烟騰列刹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況壯風塵屢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所未堪伏惟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為名乎

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

雖歛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偏於天下久矣蓋有為住相布施非求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

舟之寄大壑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秋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為哉疏謂如来設教以普濟群品為心詎以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泥矣

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
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
木以爲塔寺極治之金以爲尊像勞則多
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
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
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
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
蝡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
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
不忍害其生而不忍苦其力乎
宋元明本作忍計工匠率多貧屢朝匱暮役勞筋苦骨簞
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
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
又營築之役僧尼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
宋本作六尤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
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豈佛標喜
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
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
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
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西南北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
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
言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
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爲伏惟察
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爲尚無以人廢
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
我五　十六
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
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
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
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之
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
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曉
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
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
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
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
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爲僧尼
我五　十七
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天以
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
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
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
旨藏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
宗之目爲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貴〇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
我五　十八
諫曰臣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
羣生非假修崇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
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濟辯且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糇糧
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
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
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獎省勞役
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
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
成率百僚禮祀
己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狄仁傑諫正月張東之桓彥範等五王以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于上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老君爲玄元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公主拚餅中進毒上崩壽五十五奉相王旦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

梵僧般剌密諦賫楞嚴梵夾至剌史請就
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
剌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
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
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
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
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
表辭疾願終林藪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
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
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
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
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
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
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
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慧暗況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
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
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
明其性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
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
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
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
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
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
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師語帝
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
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
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
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
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實也觀心若
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力持至德萬刼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頓授
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
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
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
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爲書生游問
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
律儀說通訓詁音衆吳晉爛乎如龔孔翠
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
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
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
東来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
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避阻
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
同軸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
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
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
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椎目之曰
此正楞伽孤峯庳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
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

華去聲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来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迹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来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止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鴛鷺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訴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兩普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鄉表德非擬局猒諠囂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碩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氷背棟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宴遂夙心大常卿臣鍾盖先帝所鑄群經乃後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攖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旛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細盖先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内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絶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塲數如前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珎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遷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馬可作窮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領珠内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軌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諸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奠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未之有

玄宗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
給二美人奉事未幾忽求歸鄉河水左右
倉皇莫能得又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既
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國公圖形
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
歸因號萬回高宗閨其名詔入宮度為沙
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
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拊
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寵

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嗤曰血腥不可近
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回拊
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聲宗為相王每
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来少頃而相王
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
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
眼不繫一法出蓮藏真空不壞靈智性
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本来成佛道寂
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

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
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
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
則法雲童童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
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
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
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永式令齊
班並集云

國師惠安卒誡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
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
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尸偃
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舁尸
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
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冉詔于闐國三藏實义難提至帝降
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
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
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
木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
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旱有旨
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即有濃雲
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

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
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灶香祝之許送歸淮
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
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
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
事迹具如蔣顗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来
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
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
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
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
是歲冉詔于闐國三藏實义難提至帝降
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
然燈如来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
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旨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因

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踞巡
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
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
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
德政律蔵奥旨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
為榮焉 我五 二十五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弟興聖寺有柿樹天
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
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蔵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
露亭譯大寶積経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
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経成凡五十九會總
一百二十卷

庚戌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韋安石賚詔起嵩
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荆州
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剋國
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
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経讀之數日
而還崇曰此経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
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

太行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
淵奥退謂人曰此後生類子也由此知名
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
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
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派水行
立門屏間僧於庭中布算聲而語其徒曰
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来求吾算法已合到
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嘗
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
遂承其言處趍入再拜咨求其法彼盡授
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面入嵩山
依普寂禪師叅決禪門宗旨及遍當陽山
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
不忘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七七頁上一九行「般若」，清作「般舟」。

一 九七頁中五行「筆愛」，清作「筆受」。

一 九七九頁上一九行「開曜」，徑、清作「開曜」。本頁中八行同。

一 九七九頁下末行末字「帝」，清無。

一 九八〇頁中一八行「復問」，清作「復聞」。

一 九八一頁上四行「淨義」，清作「義淨」。

一 九八一頁上末行第八字「盡」，清作「盡」。

一 九八一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得」，清作「待」。

一 九八二頁上一〇行「貧屢」，徑作「貧窶」。

一 九八三頁下一一行「重迹」，清作

「踵迹」。

一　九八四頁上一九行第六字「儀」，徑、清作「懷」。

一　九八四頁中五行「氷背」，清作「氷指」。

一　九八四頁中一一行「大常卿」，徑作「大常卿」。

一　九八五頁下末行「入宮」，清作「入言」。

一　九八六頁中七行末字「到」，徑作「開」。

一　九八六頁中八行末字「當」，徑作「向」。

嘉興路本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睿宗旦改景雲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爲帝者七年而廣封相王壽王十五立隆基爲太子任宋璟姚崇爲政賢相輔治天下大安功專攝在位三年

壽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七月傳位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撫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爲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悚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及返曹溪而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衆曰吾受六祖得法偈曰

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不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珎重即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　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築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埒及忍卒

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

睿宗玄宗隆基改開元睿宗第三子竇妃楊貴妃玄宗宋璟姚崇張說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皆相繼用事至十九年而後已

甲寅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妙戴氏少歲出家悖貫三蔵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慧禪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本無速祖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曰如是如是師乃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盛傳于世

和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賫詔詣當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之有旨安置光泰毀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穆公主出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使廉察遣行諫以為高宗未年唯有一女呵以特加優禮而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閃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頗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為天師焉

和尚高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峨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厲聲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珪曰汝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況汝不能焉能生殺我耶神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日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上是為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無戒又奚戒神曰此理也我聞莊昧止求師戒我身願為門弟子珪即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不爾即曰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無乏我也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汝能不貪而福潘不供而福善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動畢竟寂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憒也是謂無心而已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

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
窮億刼事而不能化漠無緣佛能度無量
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
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
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
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
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
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
行今頗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
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
我六
我為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
信心不信心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
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
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寤叛
佛耶豫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
六

障莽然無樹壯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
能移壯樹於東嶺爭神曰既聞命矣恐昏
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入門
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
靄烟霞紛綸閒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
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
鳥驚呼師謂衆曰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
和霽則壯山之松盡夷嶺森然行植焉師
誡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
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
七

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
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
之初一夕夢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
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陵圖於殿壁及
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然
異之館於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
和雨畏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
誡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
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
戒得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荊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
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
誰何吾道之寂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
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
我六
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
孔孟之教變動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
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閒之歎曰達人
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旁出者也其
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
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
屢畏笑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
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
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
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
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
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
水中已透濕於是震風淩雨飄蕩廬舍士
民悚懼日而息又嘗霖霽逾時詔畏止
之畏於寺揑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

罵者即刻而雪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
神未幾通華言譯座主藏毗盧遮那蘇眞
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實月
等參預其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
習之累表求還帝堅留不許

戊六　八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擡曰
弟子頴畢世外護大法析一樣瑞表信言
訖微風飄香氤氳襲人俄而甘雨傾注唯
偏一寺之內琼忻躍而去未幾召入與姚
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戊六　九

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
十卷銓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誤凡五千
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數
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

戊六

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
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
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
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
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度
之二十九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
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
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
地中略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
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
藏之於集賢院

一行事實

那行慶原

〇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嗥
將喪自言酬先世齋之報以此示人
是歲沙門牛雲者少不慧因詣臺山禮文殊初
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
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尒往見
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甚
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
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
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
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宿中有淤
肉在當為汝鑽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
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鑽鋤其胸然不甚楚
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
現身為文殊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
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
總持辨悟為時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戊六　十

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於揚州奉僧
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
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於時律師
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
之會敞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

飄入魚鼈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
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毗盧遮那
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皆以次稟
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丁卯三藏善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
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
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
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
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
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德
之盛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
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
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
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咄
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
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其
等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
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
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
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
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是
其衆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
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畫物我一如可謂如
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脉豐
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
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
古如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
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
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
亦然師後不知終
是年十一月巳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
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
床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
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
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
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
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
四十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
悼聽停罷三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容貌如
生而鬚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於石出內
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
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鑾
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荅
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
發盒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末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媼素
供行而媼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媼悲泣請
救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稚豕七行日
藏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咒之七日壯斗盡
啟六
十三
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
之帝密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
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
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媼子由是
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
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
衍論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
長曆三卷釋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筭術
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譋六壬髓經天
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里
十四
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
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
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
三月駕幸温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為駐蹕
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
十疋令蒔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
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
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
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
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
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
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
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
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
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異方之教
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郯子
之賢迈不若江人黃人得書於經豈亦
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
政呼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絶世累
顖脫塵表者與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
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徵
意乃呼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
閎八百年之識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
為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縕天地貫
幽明歷數百年而其徙益驗果聖與賢耶
善弗得而知矣
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用大衍曆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
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
嘗謫岳州而詩益悽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
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著石刻般若心經序
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
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空
通如来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来說諸法

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
見復非空耶是故定之與慧俱空法中入此
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
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
深藝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洒手
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来之華業
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
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
聞而嘉焉贊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
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
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
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徵言
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
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
折槁荷磨文石節理洒落固非人力之所
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
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
遺塵委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兩露生
成恩惟一揆依如来教報是功德萬一乎
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
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
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
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
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
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
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
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
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至哉初上人
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
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
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
生滅諸法等如是
事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母三
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寢米上
言衆議紛然自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
斬服以縗麻臣孝於君亦爾二期年服十
三箇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
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八月壬申朔三藏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
圓時吾遊矣至時選毗盧像頂梵夾退歸
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
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
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来東土初達南海
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
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
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
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鷹門不允遂遷
薦福寺為人語默與居容止凝粹喜慍不
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
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
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
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
為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

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原城佛像皆
新名東行及窘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
汝有授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
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
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
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
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
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賫旛花迎之
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詔賜號大智禪師

葬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
製碑初神秀雖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
欽重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普寖
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葬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
自言數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
今復見之帝聞遣中書侍郎徐嶠賫璽書
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疑之時邢
和璞者善筭能知人壽夭帝令筭果愕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

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
閒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寒以堇汁
賜之果飲三巵顦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
酒也傾之取鏡視齒則盡黑命左右取
鐵如意擊齒噭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
復生

之齒復粲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
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
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造高尚深
入窈冥草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
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

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終

亥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
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
廣化寺藏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

戊寅

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
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遮那經
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全字
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
叉驍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遷隨之入水於是

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
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
類此

是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梨
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
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厚象逸莫敢禦
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
不空皆頓止跪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
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
量裁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
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秘呪要其大歸不
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災釋患而已
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

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幺麽邪術
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豈
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
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
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

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傅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縶遂不復蘇此史僧忽僵仆若為物所縶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咒非真咒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厭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畏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瞻諸公共肯坐視絕域僞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蘖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咒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八八頁上六行夾註右首字「功」，清作「恃功」。

一　九八九頁中二行「未年」，徑、清作「末年」。

一　九九〇頁上一行眉註與二行眉註，互置。

一　九九〇頁上一〇行「增減」，清作「願」。

一　九九〇頁中三行第一五字「師」，徑、清作「使」。

一　九九一頁上五行第三字「累」，徑作「屢」。

一　九九五頁上一行「原城」，徑、清作「京城」。

一　九九五頁中一八行「四全字」，清作「四金字」。

一　九九五頁中一九行至末行「托馳」，徑、清作「馳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我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賢○始建昇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舍衆衆五百領施回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遠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咸無得焉一日道逢一僧遂而問曰託置粲粢今成未秀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裹糧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山行二日至深絶處所見唯雲物掩苒嵓

洞嵜嶇進過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出火炷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刹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上漸聞午梵清圓鍾磬交作須臾望見其寺有領曰回向其僧即趨而入命閽者授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俄項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爲人主久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即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爲辭帝吹玉簫楊妃起舞獻甚疑飄摇而仙去

○封孔子文宣王

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長者美髯長眉朗目丹唇紫肥冠櫸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

識其爲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柏葉餅如七大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揆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晝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

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爲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即委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爲也

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即於是夕煙雲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疑布嵓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科釋略及緣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綠觀偈贊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始獲之遂行于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

也姓劉氏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尚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

曹溪師乃堅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

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便云去時蒙和上許鉗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頭即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寂門人咸尊爲七祖馬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因薦與則天得度爲僧秀歿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

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上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某月日塟于太照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初挺之師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塟大照塔次示

不得遲至是預爲墓誌曰天寶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歸閒無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奬擢不盡驅策驚蓋何階仰

慧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爲李林甫所抑靜籌

和尚慶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箇鉗斧子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有永劫沉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迈甚速書達不

幸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爲相帝亦

禁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

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塟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皆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

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晃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勑庭光賫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開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皆縱口詞辨傾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元和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正甫製其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慶劫遷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捨曹溪而遐擧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焉躋其堂室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線亟從剃落以荊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友暢異馬而胳合同受祕印因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託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折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趨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鷰焉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

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頓影形儀顯若究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于

耿光以示来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旨〇立楊太真爲貴妃矣〇道士吳筠是年
詔見于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
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
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
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
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
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
還山下詔爲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剡
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
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
游大惡筠呵爲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
邕著翻迷論以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
實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塵外摩尼論中
師子
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
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内結壇爲
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
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
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
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鏡力不
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
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
神自立于座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
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
焉霾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
人法鏡法海親奉徽言繕崇龕座菩薩戒
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翰故刑部尚書張均
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
卿故潤州刺史徐嶠章昭理故給事中韓延
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人望莫盛於此
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
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
深者大理評事楊詰過去聖賢諸功德藏
志之所至無不聞知會史從告兒乎傳信
故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
華製碑其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
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泣者可思量否
至有浮江而莫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
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黄鶴山西原
象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
江湖震悼曩於寺内移居高松互偃涅槃
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
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登原風雨如掃慤
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
至乃見膏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
木皆變啓迪瘖聾唯吾大師息言成教捨
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
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
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内光無盡萬
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
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
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刼壞智

月常圓

登西蕃砬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冑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師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顗顗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爲號每曰泉石可以洗腎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憩其閒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彌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荅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辯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畧曰禪師誨人匪勤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屢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輸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

（卷七）

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且

（十三）

千言絶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食不鹽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焉初兄之娶也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

止家貧求爲魯山令歲滿筍餘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爨嗜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

（卷七）

不逢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燋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録之以繫于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其母至京師母亡廬墓側刺血寫佛經數

（卷七）

哀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枵屢簞瓢而已元結所稱儼然一高士

（卷七）

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宪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誡荒嬉貪侈綺紈溪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已之操及其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實唐史數千人中遂嶄然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剺血寫佛經數千言絶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爲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佛國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爲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爲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塗同歸奚必斬斬然以儒釋歎哉

乙未〇安禄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十五萬鎮范陽陷東都

（卷七）

冬十一月庚申肅宗改至德元載玄宗第三子禄山反於鳳翔曰即位李泌爲相郭子儀李光弼爲平安禄山史思明之亂帝在位七年玄宗幸蜀立太子亨是爲肅宗

五月逆賊安禄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蜀之初有守臣與禄山偕反者其

人曾為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劒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盒當歸之讖於是洗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旬日諸鎮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為相兼元帥討賊未幾為祿山所敗于時蒐難方剋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誦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牒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而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丁酉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弒祿山而自立九月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誦讚唄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字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帛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閤門合掌淩空而立足去地尺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辭畢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慧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黨孚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為人師若波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忠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荅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已清淨法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曰日久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荅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凉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

忠以不取相爲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爲真得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爲對耳帝由是凝心

（切天下立放生池碑）玄宵三月巳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肇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邦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思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霄契丹大食循鑾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

（廣異記）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尉闕五年推鋒而（開元）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詮伏行就沸鳥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同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習異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隨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姬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已亥春三月已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王奉明詔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書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

（其淵）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劒南黔中荊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鱉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賦詩相酌爲樂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爲佛祠

（沂曾）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網漢武垂惠纔致衛珠之答雖派水救涸實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

（書）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所以）謂真如曰中國有灾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侹奉表獻于朝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闊二寸黃玉也有文云辟兵疫）二曰玉雞

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教璧徑六寸裏肉白玉也四曰西王母環二枚徑七寸玉也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珠徑一寸許如意珠形如卵光如月大如雞卵者二枚長二寸許九曰玉玦如環缺其一十曰琅玕珠二枚長二寸許如鵝卵者二枚十一曰皇后採桑形如麻以即麻子著屈其末十二曰雷公斧長二寸廣二寸半刃有文如麻子形如著屈其末十三曰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定國寶帝以獻自楚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灾宜以第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及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踵十四日而崩年五十四皇太子即位是爲代宗

佛祖通載通載卷第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九九七頁上一九行「俄項」，徑、清作「俄頃」。

一　九九七頁中八行夾註「十哲圖」，徑、清作「十哲坐圖」。

一　九九七頁中末行眉註「注華嚴合論」，徑無。

一　九九八頁下七行末字「其」，清作「某」。

一　一〇〇一頁下三行第四字「詰」，清作「諸」。

一　一〇〇二頁上一一行第二字「迭」，徑、清作「逆」。下同。

一　一〇〇四頁下一行第一一字「甲」，徑作「申」。

一　一〇〇四頁下一八行「第二寶」，清作「第一寶」。

一　一〇〇五頁上卷末經名，徑、清作「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我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癸卯代宗豫改年廣德（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相而熟李沙及誅元載後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禁宸內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葦送西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冦平○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踣群戎來冦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簪屨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荊山約百川於滇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如（音阿）（主）

丙午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改大曆元年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七月始作孟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鑾輦建巨旛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太廟迎入內道場鐃吹鼓（音閥）（主）

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拜導從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太廟二宮生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皆屬和

丁未○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閒今和上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宰）（如）

（諸）（皇）

（宰）（如）時庭樹鵲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鵲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鵲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閒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

（杜相法起信論）

（杜相所法）

從理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
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荅曰見境心不起
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
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荅
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
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
不依寂不来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
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
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

（相相似沙門英）

顧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辭宰相釋
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
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
謂聞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

也鴻漸靈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
剔髮鬚服僧衣遂與宋朝王文正公旦肖
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勳完名高節卓冠名
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暮年付囑諸
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

苑著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
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
跌大事本爾現成柰何人自棄昧往往終
身役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
是若二公能自田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

（我人四）

夫豈易得也哉

（凡伸）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
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
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
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
內勑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
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
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
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
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

（我人五）

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縣是博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
字及四圖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
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
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變身爲龍）

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墓尾蟠北
墓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
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
像也初爲衆講之感景雲疑停講堂庭前
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
又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
之帝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
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算曰
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
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

曰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

忠曰郤是山人算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荅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郤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孔(契)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憒

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爲實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實者矣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

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郤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郤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謚大覺禪師

牛(已)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錫

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嘷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汝可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妄直心真實菩提道場至是

將(禪宗菩薩)終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

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

(唐咸)云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問

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麽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孫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麽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

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馭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以爲禪之者凡貶剥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不躐等矧吾宗(嵐力涉)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躐等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啣花虎狼給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絶流者有空中神播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

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祕密大寐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我人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埶知鳥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汙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闍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歎許迄吉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中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我人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祀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燭立邀蕩蕩其無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祖即阿闍黎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鬛以定力對之未移畧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絶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祖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絶本行託予勒崇昔承徽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漢壇宇清愴慕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

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心力降愚窅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辦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刋石爲碣傳之大都

（玄）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闕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緣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

（十一）

（天）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奥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賾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兗國公陸（元以）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鄴中

（十二）

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天）南事鈔括其同異譯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壯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窀穸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湯湯崇山田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窋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隋内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澄

十三

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衆生之弘擔以根本墜于地也頷申無遺衆生之不

我人

紆罔極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需然降興廢繼絶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寤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煌崖谷衆

當云慶

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

十四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治禪師三葉其風寖廣真加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荄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

音於
音戲呼

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佯盛於戲徵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迷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

我人

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撥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攖與王命之迫

十五

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掌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浮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闡度門即

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涸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

李魯郡公頵真卿撰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内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

竺五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霞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顧顧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澄（壺本作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肄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冲：持中）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蔵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允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曰是名動輦轂屬禄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比栁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睿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十六）我人作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墨基局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我人）顏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十七）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蔵選龍興蔵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日有二三千人曰是名動輦轂屬禄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比栁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睿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十六）我人作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墨基局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我人）顏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十七）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蔵選龍興蔵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十七）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蔵選龍興蔵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十七）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蔵選龍興蔵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

罽賓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角法有旨兩街選僧剋日校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上命惠昇座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鄮木村陵第也父惺守東都爲祿山所害源以故不幸寓鄮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居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噱終日偶相率游峩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音邪斜谷源以爲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我人爲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慕而澤亡大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迈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絶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十九

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令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麽朝恩曰則事作麽生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符子作麽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麽帝曰不會真述偈曰相之南潭之北中若作天子改郤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帕殺此奴
丁巳 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
家鍾乳五百兩胡牀八百斛他物稱是縉
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
妻死以第爲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容
我八 二十
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
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臣
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
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戊午（米斗三文）貓鼠同乳

某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
得法於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
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
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師曰萬

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
已分上作麼生乃曰達磨來與未來作麼
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
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
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
不中也問宗門中請師舉唱荅曰石牛長
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西
來意曰白狨抱子歸青嶂蜂蝶啣花綠藥
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庚申 德宗迨改年建中 代宗長子諡天下勿上 祥瑞放馴象出宮女用
我八 二十一
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日於薦福
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
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菩薩祕密菩提三摩地法
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徹妙身
我八 二十二
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
五聞奏開元聖上皇於薦福御道場內至
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燒香火起首
翻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伽千
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

緣記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
本及五天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乂
難陀婆伽令送此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
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
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大興善
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遷復伸咨決大
教瑜伽心地祕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
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
元菩提寺遂將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
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超重與抄寫出一切
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祕密金剛三摩地三
密聖教法門述經祕義諸佛出世應物隨
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
緣感赴必籍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
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徹妙身
我八 二十三
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慧學顯現通達證
如來地以信爲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
述曼殊之德靈迹號伽聖覺無方神力潛
運以多摩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
現爲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凉

之山導引羣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
信生奇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爲利
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提也
十戊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癸亥　稅間架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〇〇八頁上五行第七字「珮」，清作「玩」。

一　一〇〇八頁上六行第七字「算」，清作「弄」。

一　一〇〇八頁中一四行第六字「妄」，清作「忘」。

一　一〇〇九頁中二行「肅中」，清作「肅宗」。

一　一〇一〇頁上一二行「誕鍾」，清作「延鍾」。

一　一〇一〇頁中五行第一三字「迸」，徑、清作「逆」。

一　一〇一〇頁下三行「鏡智」，清作「鑑智」。次頁上一三行同。

一　一〇一一頁中一八行首字「撥」，清作「揆」。

一　一〇一二頁上末行第七字「曰」，清作「由」。

一　一〇一二頁下一一行第八字「請」，清作「讀」。

一　一〇一三頁上末行第一三字「慕」，徑、清作「暮」。

一　一〇一四頁上一行第七字「帕」，清作「怕」。

一　一〇一四頁上一七行第七字「干」，清作「于」。

一　一〇一四頁中一五行首字「遂」，徑作「教」。

一　一〇一五頁上四行「富商」，徑、清作「富商」。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改興元（心五）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驟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錢債也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率相李泌乾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嗤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疑坐畧不以介意使者難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乁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旦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乁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飯但知嗡世間多事人相趂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馬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褲力

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御大車以檠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順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一三之蘊進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

四

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

五

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

六

愛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

七

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絶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大鵬夏蟲之議層氷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未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始於正觀而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

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閡遼邈與凡境杳絶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譬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睹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

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滌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須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之迈其辭之鄙或雜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睇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懞懂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戊辰 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

代宗御序 代宗皇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也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備矣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屢校梏足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

如來為善薩說歷劫曠遠真偽寂寥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能說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為法而

常离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波羅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花雲集仙盖甘露流液光明煒曄使

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意恒沙億衆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乂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邈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祕梵文徒懷滿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罰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利言為之飜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實城識衆尊之淵宇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肅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聞寔為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流不讓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俗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洪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翊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因現地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洪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惠海自家寶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彼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慶午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主

大寂湖南主石頭徃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書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躰一汝等當知自已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

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大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衆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關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醎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

慶元（○）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

也

孚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罰宥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

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来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
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
野井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
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
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為南
十三
我九
康王韋皐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
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
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
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
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
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
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
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
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己卯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
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
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
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
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
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
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寨
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剎以
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
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
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
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
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
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
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
玄不空四句之文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
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
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
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
黷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
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
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
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来執
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
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
以八戒禮而師之
我九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尭佐製
其碑曰大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
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
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
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歷歸依堯言玉振微文氷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須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揭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嘗苦胷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胷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齎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乃羽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香以滌塵迷近睇松壑以永清凉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趙風望景攀危攀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大林精廬浹法月然慧炬俾夫恫恫圜繞者割其纏導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史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群今吏部侍郎鄧公士戎況故御史大夫盧公簡辭於陵禹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慶元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過高僧異之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瀆然則臣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悭異自蘆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于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非岩房峭絶僧行孤峙則入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炮雜乎履舄嵐露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入眸子每炮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蔑上冥冥馬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驂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絶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朕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不知其幾膺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儀莫不震動悼懼如聽擔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慢歎忻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凡

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幻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来求道者吾師示以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音條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空有而人知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

十八

伐木蓽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往也我九

十九

日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溪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輿秘必通以興祠宮遞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郢世德有爽從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丕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壬午○雪下一丈○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突閒祀之為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榮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名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名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

紀瀆

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田紇入朝驅馬

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以為儀乃以陸為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

紀施

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侻陋口吃而辨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名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徑)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山)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走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遺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非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

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家故道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看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瑣機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大師真際之塔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潭上人歸淮南序曰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數演教戒於中國者雖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教頗其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賦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

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覩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鵠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

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生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甲申南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

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毘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羅藏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徵登壇蓋

戊九　二十三

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圌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縈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活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一十而志不

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者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剗岩磵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敲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

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以敦如水期壅派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斧劊岩磵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敲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

斯竹簡而誥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延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餚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軌究其跡諮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颺

己酉順宗誦改永貞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

文肅壽四十六崩咸寧

殿葬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韋皐薨皐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羨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皐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群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皐為之記畧曰頭圌

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尊
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柔
（鸚鵡念佛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皐為之記曰元精
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
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
（二十五）
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
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
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
前歲有献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
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
（二十六）
西方有珎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
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
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
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
或教特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
（二十六）
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
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
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
生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以為緣起也真
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

（下五紙）穆如笙篁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
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
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七日
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
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二十六）
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歟冀委足不
震不仆翛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
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
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
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榮然在
（二十六）
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
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
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
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
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
（二十六）
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
（帝問歷於佛光）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嘗在東宮
行烏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
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
是用不愧直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
寢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

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
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荅曰佛從
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
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
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
（二十六）
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
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
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
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
滿復荅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
（帝問道於清涼）
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
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
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
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
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荅之其畧曰至
（二十七）
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知不昧性相宛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
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
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
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

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性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一〇一六頁上末行第六字「箕」，徑、清作「算」。

一　一〇一七頁中七行第五字「聖」，徑、清作「空」。

一　一〇一七頁中一七行「始末」，徑、清作「始末」。

一　一〇一七頁下一八行「醯鷄」，徑、清作「醯鷄」。

一　一〇二〇頁上九行第二字「彼」，清作「波」。

一　一〇二二頁中末行末字「句」，清作「苟」。

一　一〇二二頁下一三行上「辛巳」，清無。

一　一〇二三頁中一行「夫子」，清作「天子」。

一　一〇二三頁下二行「精榮」，徑作「精瑩」。

一　一〇二五頁上末行「一十」，徑、清作「二十」。

一　一〇二六頁上一五行第三字「特」，清作「持」。

一　一〇二七頁上六行末字「忘」，徑作「妄」。

一　一〇二七頁上末行「第十九」，徑作「卷第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我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憲宗純皇帝元和 順宗長子以止突厥承璀為招討使白居易陳自中興之主官為統師若天下安宰臣請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妻今興佛法帝不承命受服冊藥致性懇慈後為中官陳弘志弒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我十一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對僧郤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上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惡何而立禪師云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柰何師為道有對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師曰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之塔時異事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野好冠樺皮冠著木屐衆納繼縷狀若風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　我十二

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為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莱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至食時對佛而食又於憍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深怪之不　我十三

頭陀苦行精敏絶倫甚為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舁有殘臛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寫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絶塵雖古名流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歸山林人在魯蒙白幘旦愛衆踈巾道有巢許操耻為堯舜臣獨猴單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曰人脩脩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延倚岩生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　三

有嬋娟子顏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為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莱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至食時對佛而食又於憍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深怪之不可以知不可以識

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爲烏鼠所殘拾得杖擊神而罵曰汝食猶不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志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我

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閭丘問而見之干命水噀濡之須臾頭風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

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閭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豺宇蕭條庸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閭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爲遽返

寒岩次日閭丘令遣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丁亥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

我十四

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貽盛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慕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麽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辭壽六

我十五

人擡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衢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

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衆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親兹發怒令

監本解

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閒曰文貫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寂唐正議大夫户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渚宫人姓崔氏子玉之後削髮受具戒遊方至衡嶽謁石頭頫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世與國師侍者庵真南還謁馬祖祖曰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祝髮受具戒遊方至衡嶽謁石頭頫居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論曰寂音尊者傳燈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出家依具眥謁經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

乃膺宗撰人沙律悟他應
造三人寺姓悟乃真
十石碑淞文則曰南
顯五及幾千道莫
和觀悟言悟其闢達丁
亥顯四月禪師示所疾集壽五六十家
得雲曹石江子三千故悟
幽岩頭洞陵王日言
間嚴間宗下城之化其
州渚畢正後西訣今
東宮云巖飄天矣傳
陽一馬大馬王緣燈
人曰祖夫祖寺同却
也江說立玄道悟時
姓陵曰東日莫攀
張城他素撰人四
氏東日莫攀銘
嗣天皇寺舊
石頭元道處幾

兩原馬海濟流龍出藏出
派思大海故出師思出
一曰出出八石頭十運四大員滿善知識內有下出百出臨
南嶽讓自讓出馬下大師又一分五宗大
出藏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
兄盡得先師真髓請瞻禮師以兩手撥胸
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
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
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旨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
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雲以仁厚為先
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即禁鞭背刑列聖所

十年素潭孫宗悟濟夢道
戌南所數其趣二堂源
戌載出人狀下宗重集
六四讓曰列于注競傳
十月有禪後馬曰校燈
三初傳師有祖兼可錄
示考法碑道之稟三
其疾一傳人聞名人圭人崇信歸住登答曰以間錄下
十傳唐悟冏一徑笑山六今人皆舉宴林德溪列
三正日如兩歸人寐然寿八玄龍法國道臨壞僧為
人圭明用德王天士著嬰
首舉白殺山道皇後亦
曰荅方活洞悟道於霄鋒
江裴信不山塔悟達疑恐
陵相吾同出記塔觀之自
道國擇今以石頭記賓記韻云天
悟宗法驗立符二不又以道處
其趣下狀人列不謬耳又禪悟
下狀列馬祖之辯音討師似
注曰兼稟祖胴然得處或
曰馬祖之胴然得處或
兼稟祖胴六示諸立玄唐有
祖之胴六諸立玄唐有
稟祖胴六方玄符人
祖之胴六方玄符人
稟祖胴六方玄符人
祖之胴六方玄符人
稟祖胴六方玄符人
祖之胴六方玄符人

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靡機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illegible]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秬耶建中二年于吏役道干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按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妙旨毘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烏知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唐貞元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冕冕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忘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疑窮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勑有司

[illegible]

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灶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璅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来何為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

[illegible]

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

[illegible]

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按杖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

[illegible]

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惟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迈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相號栢岩姓謝晉亂避地閩福權德輿作記余如傳燈錄

謁石頭和尚玄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
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
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
紫誰為鑑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
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
機妙句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

百靈和尚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
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
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
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
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

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尚川云
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
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愽士云阿師
老老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
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
只是反箇樸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
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
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荅公話士云有問
有荅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怪
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
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
歸方丈又訪松山和尚喫茶次士舉起索
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
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
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
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
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惠啞龐公惠
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士
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
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

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舉
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
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
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以
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
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
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
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
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
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袁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
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
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
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此自幽都来求厥道或值之無巡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蔬以為僕役而媟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

十三

以疾至故示尊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

十四

成都唐公次資川誌公誌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教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聚為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將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十五

臨洪咨謀徃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為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来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上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来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

十六

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剌史李承眭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遠今餘二十年廡隅毀頹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

十七

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莊嚴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餘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

十八

能戈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講居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為吾達解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

十九

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闕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辨食布施飛大勸于時其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

群鳥大集搏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
願禹法侶後二十年誓往鄴城開講座下
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立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叅神秀禪師得旨
結茅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
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
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師之徒衆
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
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
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

見不聞無盡緣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
謂見惟不惟其惟自敗云
（吳元濟反 拒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
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少歲離塵三學該鍊
爲馬祖闡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
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
二大士為角立馬及祖遷化師往新吳百
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
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

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
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
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
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

十六

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
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
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
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
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

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
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
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
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
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

十七

脫荅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
守無求為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
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
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
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

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
淚心裏憧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
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為緣
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
惡業悉現於前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

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
何得自由荅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
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
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究轉切就

自心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已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章陀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為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乃剏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為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衆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臘次安排設長連牀施被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唯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鷹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恥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preserve為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

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
紘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隊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
西麓洞庭南裔全石刻辭彌億千歲
義和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葬大浮圖無窀穸
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檀得用碑以
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
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
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
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
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
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
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来涕
泣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
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
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
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
縞冠素舄来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
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聲衆
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
梁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梁韋氏女世顯
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
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
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蕘問嶺南三年
以佛氏弟六祖未有稱號跡聞於上詔謚
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
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
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皷增山盈
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
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
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
相賊殺喪其本實諍乖湮流莫克返于初
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
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
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
磨談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
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
動遂受信具遍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
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
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
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
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
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屠氏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
来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
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耨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
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
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
在溪之曹龐合狠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
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
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
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
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
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
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
所被洎扶風公所屢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
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縅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
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
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
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
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
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無
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
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
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
之乃具石請于書其文
甲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
屬吳元濟阻兵蔡州建拒王命官軍與賊
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
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聞
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馬師姓鄧氏
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衆馬祖
言下契旨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
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
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
来碾損老僧脚底出来師便出於祖前引
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
有奇詭反之以神異頗顯恐惑衆乃入
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衆曰諸方遷
化坐去臥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衆
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
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
衆為舁尸荼毘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
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咄之曰
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
於人乃以手推之僨然而踣於是閣維收
舍利塔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
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
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
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
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
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麽邊事師舉拳示
挪金邊
挪子大萬卷書向什麽處著渤俛首而已
之云會麽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
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
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
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
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
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
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
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
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
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麽僧云聞師云我何
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後一日上堂云
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云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

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趂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仕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絶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群芳數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決旬而容見瘦頓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韶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禪師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鳥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瑕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寐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韶光為勸請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鳥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〇二八頁上七行夾註右「元徵之」，徑、清作「元徵之」。

一〇二八頁下一一行「班曰人」，徑、清作「班白人」。

一〇二八頁下一四行「倚岩生」，徑、清作「倚岩坐」。

一〇二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春」，清作「於」。

一〇三〇頁上一行夾註右「示疾」，徑作「示寂」。

一〇三〇頁上一五行夾註右第七字「謚」，清作「益」。

一〇三二頁下一三行「鋒捷」，清作「鋒捷」。

一〇三三頁中一二行第三字「上」，徑、清作「土」。

一〇三三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友」，徑、清作「求」。

一　一〇三四頁上七行「天幻」，清作「天幻」。

一　一〇三六頁上一行「是慧」，徑作「是心」。

一　一〇三六頁上五行末字「冗」，清作「穴」。

一　一〇三六頁中一四行「乖淫」，徑、清作「乖淫」。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校勘凡例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底本以《趙城金藏》爲主；《趙城金藏》缺佚，則以《高麗藏》等作底本。各卷所用底本的名稱及涉及底本的其他問題，均在校勘記的第一條中說明。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選用的參校本共八種，即《房山雲居寺石經》（石）、宋《資福藏》（資）、《影印宋磧砂藏》（磧）、元《普寧藏》（普）、明《徑山藏》（徑）、《清藏》（清）、《高麗藏》（麗）。

一 校勘記中的「諸本」，若底本爲金藏，即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麗全部八種校本；若底本爲麗藏，則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全部七種校本。其他情況若用「諸本」，校勘記中則另加說明。

一 校勘採用底本與校本逐字對校的辦法，只勘出經文中的異同及字句錯落，一般不加評注。參校本若有缺卷，或有殘缺、漫漶等字迹無可辨認者，則略去不校，校勘記亦不作記録。

一 一經多卷，經名、譯者、品名出現同樣性質的問題，一般只在第一卷出校，並注明以下各卷同；分卷不同時，以底本爲主出校。

一 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通假字及同義字，一般不出校。如：

古今字：宍（肉）；猗（倚）；距（跋）；鉾（矛）；詖（義）等。

異體字：膟（檕）；剎（刹）；臾（貌）；惱（惱）；導（碍、礙、閡）等。

正俗字：怪（恠）；滴（滴）；體（躰）；刺（刺）；閉（閉）等。

通假字：惟（唯）；嫉（疾）；頻（嚬、顰）；揣（搏）；眇（鮮）等。

同義字：弗（不）等。